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六

遠山堂曲品
遠山堂劇品
曲品
新傳奇品
古人傳奇總目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六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六

目錄





遠山堂曲品



明·祁彪佳著



遠山堂曲品提要

遠山堂曲品，明祁彪佳著。祁彪佳字虎子，一字幼文，又字宏吉，號世培。浙江山陰人。生於一六〇二年（明萬曆三十年）。一六二二年（天啓二年）得進士，除興化推官。一六三一年（崇禎四年）擢御史，后巡按蘇松。因爲執法嚴峻，不畏權橫，受到周延儒的排斥，退居家中達八年之久。崇禎末再起官，又因力劾吳昌時，改官南京。甲申變後，力圖抗清，也處處受到奸臣的阻撓。潞王監國時，任蘇松總督，正在計劃舉兵抗敵之際，而清兵已大舉南下。事不可爲，遂在乙酉閏六月初六日晨，自沉在寓山花園的池中，殉國而死。

祁彪佳的著述很多，主要的有祁忠敏公日記、祁忠惠公遺書等。在戲曲方面，曾作有玉節記（一作全節記）傳奇，譜蘇武故事，而更重要的，却是遠山堂曲品和劇品。劇品全稿今存，曲品則有殘缺。

遠山堂曲品，是就呂天成曲品加以擴展的。體例大致同於呂書，而分爲妙、雅、逸、艷、能、具六品；此外又有雜調一類，專收弋陽諸腔劇本。呂品所收的不到二百種，祁品只此殘稿，已達四百



六十六種；又呂品評語，多偏於讚揚，祁品則抒己見以論優劣，不失之空泛，也較呂書爲勝。

祁彪佳的父親，即明代名藏書家澹生堂主人祁承㸁。澹生堂藏書中，戲曲一類很是豐富，傳到祁彪佳時，又不斷增益，曲品、劇品的寫成，和這一批藏曲是有極大關係的。

遠山堂曲品，現存有下列各種版本：

（一）明遠山堂藍格稿本。

（二）明啓元社黑格鈔本。

（三）西廂記與白蛇傳附錄本　此本係節錄啓元社鈔本。西廂記與白蛇傳，黃裳著，一九五二年上海出版公司初版。（再版本抽去附錄部分。）

（四）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本　黃裳校錄，一九五五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曲品敍

予素有顧悞之僻，見呂鬱藍曲品而會心焉。其品所及者，未滿二百種；予所見新舊諸本，蓋倍是而且過之。欲嘖評於其末，懼續貂也，乃更爲之，分爲六品；不及品者，則以雜調黜焉。品成作而嘆曰：詞至今日而極盛，至今日而亦極衰。學究、屠沽，盡傳子墨；黃鍾、瓦缶，雜陳，而莫知其是非。予操三寸不律，爲詞場董狐，予則予，奪則奪，一人而瑕瑜不相掩，一帙而雅俗不相貸，誰其能幻我以黎丘哉。然陽春調寡，巴人之和者衆，必且不自安其位，齊起而爲楚咻，予舌危，予筆且爲南山之移矣。不知夫予之品也，愼名器，未嘗不愛人材。韻失矣，進而求其調；調譌矣，進而求其詞；詞陋矣，又進而求其事。或調有合於韻律，或詞有當於本色，或事有關於風教，苟片善之可稱，亦無微而不錄。故呂以嚴，予以寬；呂以隘，予以廣；呂後詞華而先音律，予則賞音律而兼收詞華。要亦以執牛耳者代不數人，慮詞幟之孤標，不得不奬詡同好耳。世有知者，吾言不與易也。如或罪我，吾亦任之。

曲品凡例

一、品中皆南詞，而西廂、西遊、淩雲三北曲何以入品？蓋以全記故也。全記皆入品，無論南北也。

一、文人善變，要不能設一格以待之。有自濃而歸淡，自俗而趨雅，自奔逸而就規矩。如湯清遠他作入『妙』，紫釵獨以『艷』稱；沈詞隱他作入『雅』，四異獨以『逸』稱。必使作者之神情，與評者之藻鑑，相遇而成莫遁之面目耳。

一、呂品傳奇之不入格者，擯不錄，故至具品而止。予則槩收之，而別爲雜調。工者以供鑒賞，拙者亦以資捧腹也。

一、詞曲一經改竄，便與作者爲二。有因改而增其美，如李開先之寶劍列『能』，陳禺陽之靈寶刀列『雅』是也。有因改而失其眞，如高則誠之琵琶列『妙』，蓮池師之琵琶列『雅』是也。故凡删改原本數折已上者，別自著評，各爲標目。

一、音律之道甚精，解者不易。自東嘉決中州韵之藩，而雜韵出矣。自人誤認中州韵之分三聲，

而南調亦以入聲代上去矣。才如玉茗，尙有拗嗓，況其他乎？故求詞於詞章，十得一二；求詞於音律，百得一二耳。品中雖間取詞章，而重律之思，未嘗不三致意焉。

一、才人名妓，詞壇之所艷稱。作者每竊其名以覆短。如盧次楩之想當然，韋長賓之箜篌，馬湘蘭之三生，梁玉兒之合元，考其眞姓名而不可得。未能闕疑，姑以從俗。

一、作者如林，大江以南，尤標赤幟。予耳聞旣陋，交臂尙寡，故有有姓而無名，有姓名而無別號，有名號而無居地，尙望同志者有所見聞，詳以告我。

一、姓字之下繫以傳奇，皆予所已見者。如顧道行之風教編，鄭虛舟之大節，皆以未見，故不敢嘗同呂品。且有因傳奇湮沒，遂不得表著其姓字，可慨矣。是以旁搜廣羅，不啻饑渴。

遠山堂曲品

明・祁彪佳著〔註〕

逸品

博笑　沈璟

詞隱先生遊戲詞壇，雜取耳談中可喜、可怪之事，每事演三四折，俱可絕倒。

四異　沈璟

巫、賈二姓，各假男女以相賺，賈兒竟得巫女。吳中曾有此事，惟談本虛初聘於巫，後娶於賈，係是增出，以多其關目耳。詞之穩協，不減他作；至於脫化，乃更過之。淨、丑白用蘇人鄉語，諧笑雜出，口角逼肖。

二淫　呂天成

不知者謂呂君作此，實以導淫，非也。暴二婚之私，乃以使人恥，恥則思懲矣。搆局攢簇，一部左史，供其謔浪，而以淺近之白，雅質之詞度之。此鬱藍遊戲之筆。

西樓　袁晉

寫情之至，亦極情之變；若出之無意，實亦有意所不能到。傳青樓者多矣，自西樓一出，而綉襦、霞箋皆拜下風，令昭以此噪名海內，有以也。

櫻桃夢　陳與郊

炎冷、合離，如浪翻波疊，不可摸捉，乃肖夢境。邯鄲之妙，亦正在此。先生此記，盡洩其慨世之語，而其才情宕逸，皆不可一世；乃其守律正音，則居然老宿也。記中櫻桃園之事，出豔異編，李丹已採入矣。

鸚鵡洲　陳與郊

此即元兩世姻緣劇，但其傳玉簫處，從雲溪友議來，較劇更詳。傳玉環者，以此女爲妓，寃矣。此記逸藻翩翩，香色滿楮，襯以紅牙、檀板，則繞梁之音，正恐化彩雲飛去耳。禺陽自謂爲：『寫

之無逸景，用之無硬事，鋪之無留情，』乃世之評者云：『局段甚雜，演之覺懈，是才人語，非詞人手。』是耶？非耶？

玉麈　　祁豸佳

短牘輕、玉麈尾，風流佳話，不謂遺之至今，乃供止祥摹寫！烟姿玉骨，隱躍詞中；香色聲光，綑縕言外。

花筵賺　　范文若

洗脫之極，意局皆凌虛而出，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溫之癡，謝之顚，此記之空峭，當配之爲三。

東郭　　孫鍾齡

掀翻一部孟子，轉轉入趣。能以快語叶險韻，於庸腐出神奇，詞盡而意尙悠然。邇來作者如林，此君直憑虛而上矣。

亦嚴。

睡鄉　孫鍾齡

孫君聊出戲筆，以廣齊諧。設爲烏有生、無是公一輩人，嘻笑紙上，字字解頤。詞極爽，而守韻亦嚴。

夢境　蘇元儁

傳黃粱夢多矣，惟此記極幻、極奇，盡大地山河、古今人物，盡羅爲夢中之境。呂仙得太陰相助，一戰入利名關，四十年窮通得喪，止成就得雪下一餓夫耳。嗟哉！世人乃逐逐壓噫乎？

白練裙　鄭之文

豹先爲孝廉時，遊秦淮曲中，遂搆此記，備寫當時諸名妓，而已仍作生，且以刺馬姬湘蘭，並諷及王山人百谷。俄爲大司成所訶，僅半本而止。

蕉帕　單本

槎仙生而不好學，故詞無腐病；生而不事家人產，故曲無俗情；且又時以衣冠優孟，爲按拍周郎，

故無局不新，無詞不合。龍驤、弱妹諸人，以毫鋒吹削之，遂令活脫生動。此君於詞曲，洵有天才。

露綬　　單本

全是一片空明境界地，即眼前事、口頭語，刻寫入髓，決不留一寸餘地，容別人生活。此老全是心苗裏透出聰穎，眞得曲中三昧者。舊本佩印之傳朱翁子，何足道哉！

獅吼　　汪廷訥

初止一劇，繼乃雜引妒婦諸傳，證以內典，而且曲肖以兒女子絮語口角，遂無境不入趣矣。曲、白恰好，迥越昌朝他本。

蝴蝶夢　　謝弘儀

寫雲功成而不居，在世出世，特爲漆園吏寫照。舌底自有青蓮，不襲詞家淺濇，文章之府，將軍且橫槊入矣。

杏花　胡遵華

爲士子傳一段感憤不平之槩，遂有疑鬼疑神，不可方物之極思，直欲搔首青天，俯視一世。乃其詞一遵詞隱功令，又何其婉而切也！

想當然　盧柟

相傳爲盧次楩所作，譚友夏批評，然觀其詞氣，是近時人筆，即批評亦未屬譚。劉一春事，本之覓蓮傳，此於離合關目，亦未盡恰，但時出俊爽，才情迫露。

玉鏡臺

玉鏡臺故事，凡三〔一〕傳。其在花筵賺〔二〕，尚矣。此本與孫君作爭衡，雖孫之韻律較勝於此，而此中佳句，亦自不乏。

青雀舫　徐陽輝

陳眉公曰：『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乏本色，故自有致。』

此數語爲古今鬬大戲場，玄輝、林宗，遂借之爲鉗鍾捧喝矣。疎疎散散，靈氣統於筆墨，若無意結搆，而湊簇自佳。

風流院　　朱京藩

春波影傳小青而情鬱，鬱故嫵媚百出；風流院演爲全本而情暢，暢則流於荒唐，故有所謂窈窕仙子，幽囚落花檻中者。且傳得湯若士粗夯如許，大煞風景。至其詞，時現快語，不得以音韻律之。

半𦈢　　朱京藩

以非烟之不終合也而合之，差快人意。詞極輕爽，正於疎處更見才情。然較之風流院，此亦可爲應規入矩之作。

彈指清平　　陳情表

聖鑑不得志於時，此記多寄其感慨。而珠娘、檀娘婉媚之態，令人魂消。至其超軼處，自行自止，驚破世眼，當別設一格以待之。

當壚　陳貞貽

傳長卿者多矣，惟驌驦裘能集衆長，此亦足分半席。雖音律尚疎，好句多爲疵掩，而筆性迺上，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爽爽有一種風氣。舊本入買臣妻生離，爲文君對症，近以賓勝，去之。

廣爰書　三吳居士

不盡組織朝政，惟以空中點綴。謔浪處甚於怒罵。傳崔、魏者，善摭實無過清涼扇，善用虛無過廣爰書。

秦宮鏡　白鳳詞人

傳崔、魏者，詳核易耳，獨此與廣爰書得避實擊虛之法，偏於眞人前說假話。內如『儒穢』、『祠沸』數折，尤爲趣絕。

豔品

紫簫

湯顯祖

工藻鮮美，不讓三都、兩京。寫女兒幽懽，刻入骨髓，字字有輕紅嫩綠。閱之不動情者，必世間癡男子。先生稱『禹金玉合，並其沈麗之思，減其濃長之累』，然則此曲有曼衍處，先生亦自知之矣。向傳先生作酒、色、財、氣四劇，有所譏刺，是非頓起；作此以掩之，又爲部長吏抑止，僅成半帙而罷，然已得四十三齣。十郎塞上初歸，會於牛、女之夕，亦可作結體，正不忍見小玉憔悴一段耳。願知音者亟附紅牙。

紫釵

湯顯祖

先生手筆超異，卽元人後塵，亦不屑步。會景切事之詞，往往悠然獨至，然傳情處太覺刻露，終是文字脫落不盡耳，故題之以『豔』字。

紅渠　沈璟

此詞隱先生初筆也。記中有十巧合，而情致淋漓，不啻百轉。字字有敲金戛玉之韻，句句有移宮換羽之工；至於以藥名、曲名、五行、八音，及聯韻、叠句入調，而雕鏤極矣。先生此後一變爲本色，正惟能極艷者方能極淡；今之假本色於俚俗，豈知曲哉！

三星　呂天成

煙鬟閣主人，色天散聖也。此記以自寫其壯懷，備極嬿婉歡笑之境；而赤虹、紫電，噴薄紙上，自是詞場大觀。

戒珠　呂天成

勸之每下筆，藻采颷發，傾倒胸中二酉。如此記傳王、謝風流，收羅一部晉史。語以駢偶見工；局以熱艷取勝。

藍橋　呂天成

於離合悲歡、插科打諢之外，一以綺麗見奇。字字皆翠琬金鏤，丹文綠牒，洵爲吉光片羽，支機七襄也。直堪對壘曇花；且能壓倒玉玦。

金合　呂天成

盧子良薄神仙而欲作人間宰相，卒不免風雪長安。以此爲張無頗遊仙對證，名根安得不淡！『水晶宮』一段，光景奇幻，閱之令人目眩。

神女　呂天成

此勸之未解音律時之作。沈詞隱評之，謂：『東隣客舍，曲有情境，而音律尙隨時趨。』乃其才情富麗，每一詞如萬綉齊張，亦堪配騷，亦堪佐史。

玉合　梅鼎祚

駢驪之派，本於玉玦，而組織漸近自然，故香色出於俊逸。詞場中正少此一種豔手不得，但止題之以豔，正恐禹金不肯受耳。

曇花　屠隆

先生闢仙、釋之宗，窮天際地，出古入今。其中唾罵奸雄，直以消其塊壘。學問堆垛，當作一部類書觀，不必以音律節奏較也。

玉玦　鄭若庸

以工麗見長，雖屬詞家第二義，然元如金安壽等劇，已儘塡學問，開工麗之端矣。此記每折一調，每調一韻，五色管絃百鍊而成，如此工麗，亦豈易哉！

箜篌　韋宓

組織藻繪，不見雕鏤之痕。『初陽處處蒲萄綠，零露枝枝纓絡珠』，吾嘗舉以贈此詞。乃以才人艷筆，而因乩仙之作，豈仙人亦襲一二人間語耶？吾友葉瑛石目擊乩筆若飛，片刻成數紙；彷彿其才致，云『大類徐文長』。然此曲以較四聲猿，尚遜其奇快。

雙合　王澹

澹翁饒有才情，閑於法而工於辭，雖纖穠之中，不礙雅則，但人面桃花，情長而景短，引入他事，慮其蔓衍，不引入，又慮寂寥，所以此曲終未得爲大觀也。女殤在崔舍人從戎先，及其凱旋，自

云已歷半載，而情感復生，乃其死方三日之內，是其粗處。

紫環　陳汝元

內傳麗雲入宮、出宮，瑶娘失偶、得偶，不必作意紐合，自是大家舉止，饒有豐韻。若其霞明霧湧之詞，是主人剩技耳。

金蓮　陳汝元

記蘇長公，此可稱實錄。然亦有附綴以資諧笑，如鮑不平之雪憤是也；亦有省削以爲貫通，如賜蓮之在廷對、焚券之在瓊崖、再謫之後即內召入直是也。至於韻金屑玉，以駢美而歸自然，更深得鍊字之法。

太霞　陳汝元

函三主人作此侈杜將軍閥閱功名之盛，卒之默契玄詮，以證仙終。其稱全者，即杜也；太霞者，將軍集名也。眉公評之以『駢麗精整，雄奇變幻』，足爲此曲定論。

天函　文九玄

為汪昌朝作譜，極意敷詞，粗見亹亹。但其談玄晰理處，未免改鼠為璞、呼驢作衞耳。以其所入北詞，皆妙選舊人者，故入艷品。

紈扇　謝廷諒

為申伯湘作譜。或曰『其自況也』。一意塡詞，雖綺麗可觀，而於闔闢離合之法，全是瞶瞶。

鈿盒　戴應鰲

所傳皆天寶以後事。縱筆於綺麗之場，用唐律供其揮灑。末以遊仙結明皇，便無驚鴻記情終之恨矣。但字雕句鏤，微少天然之趣。

陰德　王休

記竇諫議積德累行，五子駢第，身都諸福，而卒列名丹臺。此與俗本五桂、全德絕不同。詞意甚古，賓白則出入經史，字字典雅，可想見其胸中武庫。

能品

牧羊

此等詞，所謂讀之不成句，歌之則叶律者。故南曲全譜收其數調作式。

羅囊

高漢卿之於繼母，酷肖鸞釵；其後立節於異域，又似懷春雅集所稱蘇道春者。詞雖有雜韻，而質甚古。

銀瓶

不傳鄭公淸之訓理宗於潛邸事，而獨傳其少年瑣尾之狀。穩熟輕脫，是極利於場上者。

尋親

詞之能動人者，惟在眞切，故古本必直寫苦境，偏於瑣屑[三]中傳出苦情。如作尋親者之手，斷是荆、殺一流人。惜兩加改削，訛處遂多。

瓊臺

吳彩鸞瓊臺仙女，下嫁文簫，其意境俱無足取，但頗有古曲典型。

茶䑩 存[四]

三生記所傳蘇小卿，是馮魁負雙生者，此則反是。曲有古意，當位置於尋親、八義之間。

孤兒

此古本八義也，詞頗古質；雖曲名多未入譜者，然與今信口之詞，正自不同。後如徐叔回等所改八義諸記，皆本於此。惜今刻者、演者，輒自改竄，益失眞面目矣。

雙盃

張廷秀累遭困辱，易邵姓顯達。相傳爲浙中一大紳，然實無此事也。近日詞場，好傳世間詫異之

事，自非具高識者不能，不若此等直傳苦境，詞白穩貼，猶得與荆、劉相上下。

斷髮

李德武婦節孝，可以垂之彤管；匿李密事，亦必有所據。惜作記者猶不脫寒酸態耳。詞甚工整，且能守律，當非近日詞人手筆。

漁樵

楊太僕義臣先機而隱，復雠而遁，記之者燦若列眉，當是隋唐間第一佳傳。但調有錯雜，而東鍾與庚靑，魚模與尤侯，兩韻混用，難以經有識者。

金丸

鍊局鍊詞，在尋常繩規之內；惟『拷問』南北曲，叶支思一韻，古雅絕倫，或即元人抱粧盒劇中語耶？聞作此於成化年間，曾感動宮闈。

躍鯉

任質之詞，字句恰好；即一節生情，能展轉寫出。

精忠

雖庸筆，亦不失音韻。『金牌宣召』一折，大得作法。惜開諢過繁。末以冥鬼結局，前旣枝蔓，後遂寂寥。

鸞釵

王元美評幽閨有三短，終本不令人墮淚，其一也。若此記，點點是淚矣。蓋繇作手輕熟，故轉折不費力，而科諢無不妙合。傳爲吳下一優人所作。

四豪

記孟嘗、春申、信陵、平原四公子。首之以周天王之分封，合之以邯鄲解圍，中分記其事，各五六齣，如四節例。搆局頗佳，但塡詞非名筆耳。

赤松

全以簡鍊爲勝，遂使一折之中無餘景，一語之中無餘情。且有踏襲千金處，『夜宴』曲更不宜全抄。

赤鯉

劉司獄以逸囚被譴，歷種種苦趣。即記中所載，亦是有氣誼漢子，但爲僧不了，奈何！傳者照應精密，每於俗境，更見雅詞，斷非近日詞人手。

百順

記中述王公旦立朝大節，及丁謂搆寇公事。一覽朗徹，詞章爛然。

花園

其事大類釵釧、風箏。詞之撰造處，設色亦濃。但訛字幾不可辨，當取定本較正之。類風箏者，是周錫珪所作苦風箏，非近日李笠翁之風箏誤也　孫晉識

合縱

雜入張儀一事，較金印稍詳。曲有數語襲金印者。雖其他稍遜之，而時出本色，令人會心。

金雀

輕倩之詞，利於搬演，不耐咀嚼。『安仁擲果』一段，正可想見當年。

金釧

金時之狎劉小桃，似玉鐲所載王順卿事。守律之詞，粗見亹亹，但不堪縱觀耳。

四友

以羅疇老之蘭、周茂叔之蓮、陶淵明之菊、林和靖之梅，合之爲四友。於四賢出處，考究甚確；但意格終乏瀟散，故不得與四節並列。

珠衲

作者刻意求新，亦輕脫，亦纖巧，但詞局猶落小乘耳。趙旭初遇仁宗時，止與以一緘，令兩承局挾之至西川，第云引其干謁；及至而迎者滿道，承局始告之故；出其緘，則安撫文憑也；趙且驚

且喜。倉卒間易貧士爲貴人，此是絕妙之境，記中何以不及？

摘纓

止就絕纓一事，敷衍成曲，雖乏婉轉之致，猶不致於龐雜。

錢神

直刺時事，毫無忌諱，遂有以縉紳大老橫罹粉墨者。詞亦不俗，但俱是拗嗓。

五福

韓忠憲事功甚盛，此獨取其還妻一事。先後貫串，頗得搆詞之局。詞有叶處，亦有用韻不穩處，若出兩手。

完貞

記王順卿全彷原傳。說白極肖口吻，亦是詞場所難。較玉鐲稍勝之。

百花

內傳元時安西謀逆，江女右花、江生六雲以被擒爲內應；而安西之百花郡主，卒與六雲偕合卺。結構亦新，但意味尙淺。

雙釵

格局大類紫環，此則反以淺近勝之。胡僧之舞天魔，最可觀。記中以押衙之槃，屬之劉福通，何也？

平湖

聶、戴二公，皆豫章人，萬曆間成進士。此何以入之戲場？蓋餘杭丁姓者，以豪貴估南湖，唐煜、費俊諸鄉民與之爲難，賴二公得平，遂作是記，亦去思意耳。事情了徹，一覽易竟。

運甓

詞氣宏敞。陶士行之忠孝，凜然當場。惜塡詞過繁，未免收處有病。

三益

以三益、三損爲朋友者箴，取境不入惡俗。人以粗淺故棄之，予以粗淺故收之。

平妖

永兒、王則之亂，記之井然有緒。然終是神頭鬼臉，景促而趣短。

西洋

鄭和歷使西洋諸國，凡十數年而後報命，此在永樂間，可謂中璫之表表者。作手似與三遂記同，總是鋪敍爲詞，不知本色當行之道者。

玉掌

一涉仙人荒誕之事，便無好境趣。第以筆下設色亦濃，故勉收之。

古劍

知者道也。

紅絲、四義，僅以傳郭代公耳，此兼傳李多祚。頗有豪俠之槩。但演之場上，有不合處，第可爲

絳雪

李愬雪夜擒吳元濟，向未有記之者，記之自此始。且以張雲容、蕭鳳臺爲開元時宮人，因服絳雪丹返魂，爲薛昭、李愬之配，有此一段風韻，便自可觀。

金花

作者目中，止識數字，便欲掉弄筆端；雖淺淺鋪敍，而優人已有歌舞之矣。其事大類木蘭女，以女僞男，不免涉近日之俗套。

還帶　沈練川

裴晉公生平事功，表表唐史，還帶其末節耳。是記雖無雋冷之趣，而局面正大，詞調亦練，其金印、孤兒之亞流乎？

雙雄　馮夢龍

此馮猶龍少年時筆也，確守詞隱家法，而能時出俊語。丹信爲叔三木所陷，幷及其義弟劉雙；而劉方正者，不惜傾貲救之。世固不乏丹三木，亦安得有劉方正哉！姑蘇近實有其事，特邀馮君以粉墨傳之。

旗亭　鄭之文

董元卿遭胡金之亂，得遇隱娘，既能全元卿於宋，復能全己於元卿，隱娘之俠，高出阿兄上矣。區區衲中之金，何足窺此女一班哉！曲亦爽亮，但鋪敍關目，猶欠婉轉；後得淸遠一序，殊爲增色。

芍藥　鄭之文

盧儲之婦，能賞其文於未第之先，閨閣中如此具眼，不愧『女狀頭』之號矣。登第、成婚，俱是順境，無他曲酸苦之態；詞之秀逸，亦雅足配之。鄭君詞曲，可稱文人之雄；所少者，曲折映帶之妙耳。

孝感　王淡

吐詞豐蔚，守律亦嚴。但爲許君作傳，欲盡傳其生平，而幷以貢諛，自不能有一段凌空出奇之妙矣。

長生　汪廷訥

汪鹾使奉呂祖惟謹，一日忽夢若以玄解授之者，乃敍其入道成仙，以至顯化濟世之事。井然有條，詞亦濃厚可味；但於結構之法，不無稍疎。

威鳳　汪廷訥

記韓生閱牆之變，曲盡慘苦。搆詞雖未超軼，亦自有大雅體裁。

彩舟　汪廷訥

江生、吳女旣私合舟中矣，吳太守無可奈何，遂令僞爲溺者，遽認作故人之子，許諧婚焉。此段情事可摹，但舟次數數往返，記凡八齣，未免入閨情之套。

義烈　汪廷訥

張元節一人逃死，禍及萬家。迨其後黨錮之禁雖解，而終以賢奸互擊，漢祚隨盡。藏身之智固巧，謀國之才却疎，故記此者，如天寶父老談喪亂，語至暢盡，感慨隨之。

投桃　汪廷訥

作手猶未脫俗，惟守律甚嚴，不愧詞隱高足。投桃傳情，亦小有致。

二閣　汪廷訥

鬱藍生傳此爲畫扇，翩翩逸韻，是少年場中得意之語。吕朝此記，雖雅有裁鍊，但於二閣初之失和，繼之合歡，俱不能刻入深情，覺未大快人意。

三祝　汪廷訥

范文正父子事功文章，既表表一代矣，至敦倫尙義，此記能闡其微。

種玉　汪廷訥

霍休文一平陽小吏，而有去病霍光以爲之子，尙復何求！曲中於休文身上，全無發揮，不過現成得妻子、受祿蔭耳。調有倩語，局亦簡緊。經梅花墅改訂者，更勝原本。

飛魚　汪廷訥

漁隱子垂釣溪頭，不過一渺小丈夫耳；及見棄於楊翁，有意外之得，遂據貲自雄，結客破賊，以豪俠終，豈不可垂之靑翰！爲我明一奇事，所以清遠道人作序嘉賞之。

同昇　汪廷訥

無無居士，昌朝自稱也。偕潘太史習林居之樂，悟三教合一之理，大槪卽天函記中意耳。乃以穎二陽爲生，而盛述其家慶，末第與居士略一嘆帶，終覺氣味寞索。

天書　汪廷訥

記孫、龐事，不肯襲元劇中語，亦堪自家生活。但北詞多譌，是以昌朝再訂之，而後付梓。

北亭　王元壽

此記作在李丹之前，而境界多相似。波斯仙叟之贈金，則又似小說所載杜子春事。李丹之王敬之，提醒以裴信玄；此記之李令伯，提醒以盧二舅。學仙者豈不能如禪家直截機鋒，而必令魔內生魔，方以道證道耶？令伯爲田水月所困，則伯彭乃自寄其所慨耳。

玉馬墜　王元壽

玉馬墜原有傳記。乃若黃損以追尋素玉，轉展困苦，正堪爲癡情者解嘲。然非我輩有情，不能道此。

一輪畫　王元壽

陳建伯自是多情者，與綠翹作合一段，絕得穠色之趣。但其後巧遇之處，反欠恰合。

擊筑　王元壽

高漸離不死，而始皇卒以荊卿死，快極！快極！傳之者，激烈中轉爲悠揚之韻，覺滿紙蕭瑟，令人

泣下。

紫騮馬　王元壽

取意於王煥百花亭劇。乃其失婦、得婦處，别搆一局，自是文人流利之筆。此伯彭得意作也。

將無同　存　王元壽

匠心獨搆。談生、賈妹，皆無是公也，故名其曲曰將無同。風流自賞，如昔人評謝康樂詩：『似東海揚帆，風日流麗。』

中流柱　王元壽

傳耿樸公強項立節，而點綴崔、魏諸事，俱歸之耿公，方得傳奇聯貫之法。覺他人傳時事者，不無散漫矣。

紫綬　王元壽

記文姬保孤事，有陸無從、欽虹江各出其長。近日馮猶龍删合之，足稱合作。伯彭此記，於李燮

傭工處，描寫苦狀，閱之令人酸楚；且陳列條暢，竟可與欽、陸二先生爭勝。

石榴花　存　　王元壽

伯彭喜爲兒女子傳情，必有一段極精警處，令觀場者破涕爲歡，若此記羅惜惜尋花下之盟，竟致悞約是也。然結末只宜收拾全局，皆叠起峯巒，未免反致障眼，如惜惜之悞謁，非乎？

莫須有　存　　王元壽

雜取博笑記中事，串入於巫嗣眞一人，巧笑叠出，想見其胸有成竹，非徒資謔浪於他人者。

寶碗　　王元壽

伯彭諸詞，帶有一種秀媚之致，全似翩翩少年。此記首尾關鍵，俱爲濯錦小兒所播弄，較他曲更覺輕洒。

領春風　　王元壽

爲柳耆卿寫照，風流不減當年。可與周禹錫之宮花爭道而馳。

（原稿此處粘有一紙條，上寫：『宮花惟首列詞則內有之，目錄不載，品內亦不及，似漏。』）

鬱輪袍　王元壽

大意本王辰玉劇。『應試』一折，全用劇中之曲。『萬戶傷心』之咏，乃仍之奪解者；但王推冒試、王球復冒婚，則伯彭意爲之，恐閻門太寥落耳。然末段似多一二轉，於煞局有病；至若詞之清新，當爲諸本最。

鴛鴦被　王元壽

取意於錯送鴛鴦被劇，而穿插別一情境。朱次栴投之江上，反以登山破賊，及得第處乃從辨卷來，事俱可詫；但每從一被上生出情致，正自不必。

題燕　王元壽

劉方、劉奇事，自葉桐栢作劇之後，已再見於黃履之之雙燕記矣。此記插入妓女夜來，而二劉顚連之狀，層叠點綴，令觀者轉入而轉見其巧。

異夢　王元壽

無端渭塘一夢，王生幾遭縲絏。顧女兩厄於奸人，其魘夢耶？賴有李中丞、吳學士，成名成婚，方不負碧甸環之約耳。此曲排場轉宕，詞中往往排沙見金，自是詞壇作手。

鸞書錯　王元壽

向有錢秀才錯配鳳鸞儔一傳，奇姻已出人意外。今之錯中更錯者，則伯彭之巧思耳。

梨花　王元壽

紅梨花傳奇有兩種，皆本之元人三錯認劇。此記結構稍幻，而三婆說鬼一段，情趣少減；惟後之再遇金蓮，覺有無限波瀾。

靈寶符　王元壽

予向閱元人看錢奴、來生債二劇，喟然異之曰：『是可以砭錢虜矣！』乃摭爲傳，寄示伯彭。不一月而新聲遂爾遶梁，北詞之雄，南詞之婉，兼極其致。

玉扼臂　王元壽

取汪昌朝所傳韋將軍聞歌納妓劇，而雜之以虎易美姝〔三〕事。其中以豪俠肝腸，不乏麗情婉轉，是作者傳神處。

空緘　存　王元壽

劉元普之仗義，奇矣；李伯承一不識面之交，以空緘托妻子，奇更出元普上。此記貫串如無縫天衣，詞曲中忠、孝、節、俠，種種具足。此與紫綬，皆伯彭有關世道文字也。

紫綺裘　王元壽

田夫人幽配崔煒，事極詭異。記中崔子以好施受耻，任賊以撲滿招尤，作者欲以惕世也。

紫臺怨　存　王元壽

向見元人漢宮秋劇，覺染指一臠，猶有餘味。伯彭以工詞麗響，爲明妃寫照。後之紫臺相合也，更足以消磨青塚之幽恨矣。

孝泉

陳□

海樵，越之高士。其傳姜詩也，不無道學氣。以之登場歌舞，似遜躍鯉一籌。

檀扇

史槃

叔考諸作，多是從兩人錯認處搏捖一番。一轉再轉，每於想窮意盡之後見奇。幸其詞屬本色，開卷便見其概，不令人無可捉摹耳。

靑蟬

史槃

海公子盜池生書物，乃爲金媚娘所易，竟達空函。絕處逢生，取境甚巧。末段反覆說明，詞、白絕無重複，深得詞隱作法；但靑蟬、鷂釵，每從此一物轉摺，覺布置過繁，閱者費解。

雙鴛

史槃

曲多兒女離合之事，而無駢語、讔語，易諧里耳，故叔考一記出，優人爭歌舞之。如李郃宛轉作劉賁之合也，有意想不到處，想叔考胸中有九曲珠，故多巧乃爾。

唾紅　史槃

叔考匠心創詞，能就尋常意境，層層掀翻，如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詞以淡爲眞，境以幻爲實，唾紅其一也。

朱履　史槃

童殺主人云：『近日富春實有其事，而借南宋時人以譜之者。』備諸苦境，刻肖人情。但菊花莊殺仇已後，頭緒太煩；細繹之，乃見貫串之巧。

鶼釵　史槃

此記波瀾，只在荆公悞認宋廣平爲康壁耳，搬弄到底，至於完姻之日，欲使兩女互易，眞戲場矣。柳沃若桃關一段，大有逸趣；但韋安石之搆國香〔六〕，境界叠見，其中宜删繁就簡。

合紗　史槃

傳兒女子情者，須婉轉，尤須灑脫。若合父、母、兄、妹、門生、故友，盡人而商量一紗，雖奇

姻巧湊，不無反爲情累乎？叔考於曲道稱大匠，此處猶不無傷指之慮。

瓊花　史槃

於梵貝中標出慈雲一事，可以仰配雙修，抹殺妙相矣；但語過率眞，未是叔考得意之作。

櫻桃　史槃

丘素平櫻桃之盟幾敗矣，而作之合者，乃在黃巢。此君作賊，猶不失英雄本色。後以死丁香易生愛娟，鑿空出奇，大可捧腹。

孿甌　史槃

於錯處見境，爲沈爲彭，幾令人莫可端倪，而巧笑於中疊出矣；但關鍵原佳，二甌反覺爲嗜物。

夢磊　史槃

文景昭富貴姻緣，俱得之於石，故夢中白玉蟾以『磊』字授之，其中結搆，一何多奇也！但劉以

司農而夜送女於文生旅邸，與檀扇之以甥女私慰淩生，皆非近情之事。

雙串　史槃

大荒此記，操縱合法，韻度俱勝。叔考少加損益，便有史叔語氣矣。

忠孝　史槃

傳沈公青霞著，叔考難兄有璧香記，初以宮商相舛，乃盡更之，沈公浩氣丹衷，恍忽如見，故叔考作此，亦遂有冠冕雍容之度矣。

雙忠　姚茂良

傳張、許事，詞意剴切，可以揭忠義肝腸。但睢陽已陷之後，必傳大創安、史，收復兩京，方爲二公吐氣；乃以陰魂聚首，結局殊覺黯然。張之母、妻，亦何必同遊地下也？且後半詞亦不稱。

伍倫　丘濬

一記中盡述伍倫，非酸則腐矣；乃能華實並茂，自是大老之筆。或謂：『文莊有鍾情麗集〔七〕，自述

少年所遇。或有譏之者，遂令門客促成此記，以節孝掩風情耳。』（原稿此處粘有一紙條，上寫：『相傳丘文莊之少也，其父爲之求配於士宦黎氏，黎誚之曰：「是兒豈吾快壻耶！」不許。公爲鍾情麗集，言黎女失身辜輅。辜輅者，廣人呼狗音。他日黎得之，以百金囑書坊毀刻，而本已傳遍矣。』）

寶劍　　李伯華

中有自撰曲名。曾見一曲採入於譜，但於按古處反多訛錯。且此公不識練局之法，故重複處頗多。以林冲爲諫諍，而後高俅設白虎堂之計，末方出俅子謀冲妻一段，殊覺多費周折。李自負在康對山、王渼陂之上，問王元美：『此記何如琵琶？』王謂：『公辭之美，不必言，第令吳中教師十人唱過，隨腔字字改妥，乃可耳。』李拂然罷去。尙有登壇一記，未見。

嬌紅　　沈壽卿

盧伯生爲申、嬌作傳，中有種種情態可摹。沈翁之詞，能斬絕葛藤，雖近於古，然不無淺促之憾矣。

龍泉　沈壽卿

節、義、忠、孝之事，不可無傳。沈君手筆，絕肖丘文莊之五倫記。

紅葉　祝長生

此記守韻甚嚴，而葩藻之詞，如三峽波濤，隨地委折。但于祐拾葉在未第時，無一種軒舉之氣，所以終遜題紅一籌。

清涼扇　王應遴

此記綜覈詳明，事皆實錄。妖姆、逆璫之罪狀，有十部梨園歌舞不能盡者，約之於寸毫片楮中，以此作一代爰書可也，豈止在音調內生活乎！

蛟虎　黃伯羽

黃伯羽取周孝侯除三害事，有合於過勿憚改之義，作者思深矣。孝侯死於王事，此故生之。鋪敍亦當，但氣色不振耳。

四喜　謝讜

傳二宋事。作手雖平，詞亦明麗。但小宋既有宮人瓊英，又何必增紅樓青霞也？小宋張燈宴客，大宋詰問鹽虀時語，此段正當補入。

合釵　秦鳴雷

調不傷雅，而能入俗。清風亭遇子〔八〕一齣，宛然當年情景。弋優盛演之。後半稍淺略，爲強弩之末。

紅拂　張太和

湯海若序此記云：『紅拂已經三演：在近齋外翰者，鄙俚而不典；在冷然居士者，短簡而不舒；今屏山不襲二家之格，能兼諸劇之長。』然呂鬱藍謂其『通篇不脫俗氣』，當亦不能爲屏山諱。

玉簪　高濂

幽歡在女貞觀中，境無足取。惟着意塡詞，摘其字句，可以唾玉生香；而意不能貫詞，便如徐文

長所云『錦糊燈籠，玉鑲刀口』，討一毫明快不得矣。

節孝　高濂

陶元〔九〕亮之歸去辭，李令伯之陳情表，皆是千古至文，合之爲節孝，想見作者胸次。但於二公生平概矣，未現精神。且賦歸十六折，而陶凡十五出；陳情十六折，而李凡十三出：不識場上勞逸之節。

玉香　程文修

此即天緣奇遇傳也。其詞不能別有巧搆，而朗朗可歌。但爲子輈妾者，玉勝而下，尚四五人，不特場上不可演，即此記之後，亦收煞不盡，不能不舉此遺彼矣。尚有傳此名玉如意者。

呼盧　全無垢

傳宋武微時至發跡，後以臣節終之，恰得結體。組織富麗，稍欠輕脫，且白之閒語亦多。

題橋存　陳濟之

此於長卿記傳之外，無所增飾，覺情致尙少婉曲。然搆詞不輕下一語，雖未能琢宮敲羽，亦自華整可貴。

錕鋙　　兩宜居士

敍事有條。此與斬祛之記晉文，各得明暢之旨。但如老農圃談稼穡，雖皆實際，却多俚詞。

奪解　　秋閣居士

王辰玉作劇，以鬱輪袍爲王摩詰諱。余以爲此是文人不羈處，非熱心功名，不必諱也。但此記又嫌其太直截耳。以王爲李林甫婿，恐是附會。

合璧　　王恆

寫事必暢其本末，詞亦朗朗如日月之入人懷，但覺才情少減。解大紳之脫獄，作者飾之以爲結局耳。

雙環　　鹿陽外史

記木蘭從軍事，全不蹈徐文長一語。鋪敍戰功，爛然生色；但於關情之處，轉覺未盡。

玉鏡臺　朱鼎

玉鏡臺故事，元劇絕有摹擬。此不及風情，而惟鋪敍太眞事蹟，於緊切處反按以極緩之節，不逮孫、范兩君及淸阮堂之作遠矣。

金魚　吳鵬

此記傳韓君平非不了徹，但其氣格未高，轉入庸境，益信玉合之風流蘊藉，眞不可及也。鬱藍生論詞才、詞學，而歸之詞品，信然。

練囊　吳大震

傳章臺柳，插入紅線，與金魚若出一手。白玉合成而二記無色矣。

龍劍　吳大震

傳哼承恩事。作者未識裁鍊之法，故喧而未雅。以魏公學曾爲生，殊無事功可見。中間如蕭、龐諸

帥，米、梅諸公，忽隱忽現，雜出不倫。曲白雖工，未足樹詞壇之幟也。

純孝　張從德

董叔達斬仇人之頭，歸報其母，遂以奇孝證爲正神，邇見夢於其裔孫。按事塡詞，殊不嫌其平實。

錦帶　楊夷白

詞章斐然，第苦不得佳境。中如喬招討之背約，馬當戶之奪婚，卽作者或以意創，終似近於蹈襲。

節俠　許三階

傳裴伷先伯任在武后朝，大有丈夫本色。語多藻麗，從組織得之。

龍膏　楊夷白

楊君見呂鬱藍金合，謂龍宮近怪，乃易龍女爲元載女。艷異遠遜呂作，而色澤亦自不減。閒半出之王伯彭手。

紅絲　許三階

郭代公之生平，四義傳之鄙而雜。此以採絲爲婚姻之始，驅虜爲功名之終，結搆殊恰。詞有新創之五色絲、桃葉歌、鳳樓十二重等調。在許君工於音律，必有當於抗墜掩抑、頂叠關轉之法。

龍綃　黄惟楫

黄山人在王新建座上，作此爲新建壽，三日而成，又五日而伶人遂歌以侑觴。鬱藍云：『舊有傳書記，姑蘇周侍御亦撰其傳，皆不及此。』乃此記猶未能免俗。安得奇幻之筆，令人驚魂蕩魄耶？內雲華怨、黄鶯尾二調，不載譜，不知何所本也。

遇仙　心一子

塡詞打局，皆人意想所必到者。然語不荒，調不失，境不惡，以此列於詞場，亦無愧矣。

杖策　涵陽子

鄧禹杖策謁光武，爲中興名佐，封侯時方二十四歲。此記半雜以家人離合之情，不使有偏喧寂。

但作手頗平，通本不脫學究氣習。中以鄧爲梅福壻，不知梅壻乃子陵也。

玉玦

泰華山人

馮玉玫之節，不可以不傳。若王仲良，不過因仙人指度，僥倖成功耳。詞亦奔流滔滔，但乏委曲。

合劍

泰華山人

載唐、隋事，一味鋪敍，詳略失宜。但其中以北朝天子配南二郎神，北偷秀才配南甘州歌，北醉太平配南宜春令，北駐馬聽配南駐馬聽，南北各配四五調，歌之頗叶，似可採以爲式。太宗爲生，不與旦對，結尾以十八學士各陳治道，亦見作者之非庸蕪。若節取『晉陽起兵』、『娘子軍功』、『禁門喋血』錯綜演之，當不失爲善曲。

釵釧

月榭主人

皇甫嵩受欺於韓時忠，身幾不免，可爲密事告友之戒。獨惜史女碧桃，計贈完姻，無愧女俠；而幾爲奸輩所窘，倘非遇張侍御，已作河伯婦矣，可傷哉！此曲詞調朗徹，儘有本色，是熟於科諢排

場者。舊有『賊殺侍婢』一段，今稍易之矣。

玉杵　楊文炯

文彩翩翩，是詞壇流美之筆。惜尙少伐膚見髓語，而用韻亦雜。若與彭藍之藍橋較才情，此曲當退三舍；然律以場上之體裁，吾未敢盡爲藍橋許也。

溉園　趙於禮

此以王孫賈爲生，插入『齊世子灌園』一段。於覆齊、復齊處，言之獨詳，而賈績之可紀者，轉覺寥寥，是爲客勝於主。

畫鶯　趙於禮

丘文莊公自述少年所遇，鍾情麗集遂飾爲辛生輅事。傳之應規入矱，似古之爲曲者。

丹管　汪肇邰

汪宗姬，詩人也，故其爲詞多風雅。李斌之拜官，用孟東野故事；後以羇旅而仗劍刺賊，差快人

意。

姻緣 存　　馮之可

此與分釵，俱傳賈雲華、魏寓言事。惟雲華之死而復生，稍異於彼。詞似非近時人作，而曲有全抄明珠，何也？

白璧　　黃廷俸

張儀蒙盜璧之疑而以舌在自解，及蘇秦之籠絡儀處，確是一本佳傳，惜演之猶未暢快。然詞近本色，白亦恰當，可取也。

西廂　　李□□日華

觀其中不涉實甫處，亦儘自堪造撰，何必割裂北詞，致受生吞活剝之誚耶？然此實崔時佩筆，李第較增之。人知李之竊王，不知李之竊崔也。

紅梅　　周□□儀玉

手筆輕倩，每有秀色浮動曲白間，當是時調之雋。裴舜卿無端一遇，遂冒門壻拒似道之聘，倘非李惠娘以幽歡解免，舜卿危矣。書生乘輿之事，其可再乎！

軒轅　王　濂

意調若一覽易盡，而搆局之妙，令人且驚且疑；漸入佳境，所謂深味之而無窮者。詞甚輕快，雖偶有數字不叶，亦無愧於大雅。但鄭仲經邂逅結姻，崔夫人終不說出心許之故，豈擇壻者輕率至此哉？

珍珠衫　柳□□

此易蔣興哥爲王士英。『詭姦』一節，皆六婆爲之，而巧兒卒以貞終。然末段收煞，殊少精神。

翡翠鈿　柳□□

邇來詞人，每喜多其轉折，以見頓挫抑揚之趣。不知轉折太多，令觀者索一解未盡，更索一解，便不得自然之致矣。如此記『擇壻』一段，自饒雅韻；而韋祥之奪婚，頭緒過繁，大有可删削處。然柳君之詞，皆輕倩圓軟，殊不易得。

橘浦　許自昌

余閱黃山人所撰柳毅傳奇，嫌其平衍，乃此又何多駢枝也！於傳書一事，情景反不徹。詞喜用古，而舌本艱滯，反爲累句。惟錢塘君數北調，有豪舉之致，故拔入能品。

水滸　許自昌

記宋江事，暢所欲言，且得裁剪之法。曲雖多稗弱句，而賓白却甚當行，其場上之善曲乎？

檢書　王元功

用調恰當，無一可删處，演之儘可悅目。但耳子爲女，賈女作男，止入傳奇纖巧一道耳。輕烟爲廣陵之妓，安能遽逸至滇中作賊？賈女亦安能以紅粉戴鍪鍪，從戎對壘哉？

水滸　王元功

此梅花主人改訂者，曲白十改八九，稗弱亦十去八九矣。前本用犯調，有不便於歌者，今取調極穩；前本宋江有妻似嚬，今幷去之；惟下韻仍雜，不能爲全瑜耳。

保主　王元功

趙子龍爲生。傳事能不支蔓。但曲有繁簡之宜，未必一齣便屬勝場。如此記，每一人立脚未定，便復下場，何以聳觀者耳目？

看劍　王元功

格善變，詞善轉，便是能手。此記生、旦通本不脫豪俠之氣，而始終作合者，乃在一黎女，大奇！大奇！其間聚散，原不關一劍，此中似可省一二轉摺。

靈犀佩　王元功

大凡情緣一起，必有一種大不快人意處，爲之顚倒，爲之齟齬，方見吾輩獨有所鍾。乃蕭鳳侶但繫情於寶湘靈，而幷以得梅瓊玉，無情有情，其何以解？至於兩魂互換，各不相認，似涉于穉。

瑪瑙簪　王元功

無功諸作，一以曲折爭奇。阿兄伯彭有將無同記，此略取其意，惟卞生之遇薄女不同耳。無功喜傳女俠，故紅俠中每有技擊者。

弄珠樓　　王元功

輕描淡染，不欲一境落於平實。但姓名之錯認，創於拜月，遂多爲不善曲者所襲。無功今之作手，何不別尋結構耶？

種玉　　王元功

此梅花主人改訂者，簡鍊過原本，一洗脂粉之病。

花亭　　王元功

此無功改百花本也。彼以鄒化爲生，此以江六雲爲生。情節亦不無稍異。

金晃　　王韶

譜楊恆陷虜事。事在天順間，大類蘇子卿。情境淺促，一過便嫌易盡。然亦輕脫，故取之。

八翼　何斌臣

爲陶士行作記，而攢簇江左風流之概。詞甚整麗，有鳴珂佩玉之度，當不得以板實少之。

女狀元　何斌臣

爲女狀元增一弟純嘏，蓋以結周女嬌鳳之配耳。就徐劇略演之，爲齣止十八。其中數折，不失文長本色。

凌雲北　韓上桂

曲藻云：『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則辭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辭情少而聲情多。』故自南辭易諧於耳，而北音亡矣。天遊子力返於古，爲司馬長卿作北曲，詞不易宮，宮不易調，入明以來，僅見於此。但其爲詞有蕪雜處，而流利覺少；且一折中用兩人唱，亦非舊式。

躍劍　潘□□

作法撇脫，且能即景會情。以曲打科，以白引曲，遂爾轉摺生動，勝蛟虎記多矣。

合元　梁玉兒

此即文長女狀元劇所演者。閨閣作曲，終有脂粉氣；然其艷香殊彩，時奪人目。紅兒、雪兒，玉孃以一人兼之矣。

採眞　包胤祺

傳仙鬼者多矣，靈奇怪異，已透露幾許聰明。此記取境猶平，但喜其輕脫如弄丸，洵翩翩褭馬中語也。獨自怍假符召鬼，桃妖反借之以愚趙生，此段致趣不乏。

金合存　程守兆

程君工於曲，而科諢之妙，猶未深曉，故少洗脫之工，便覺意爲詞掩。梁伯龍紅線劇，不減梅叔之崐崙奴；此與李旣明所作，俱不足爲伯龍註脚。

鴛簪　王國柱

李節鎭器重歐生，遂有要姬之贈，不必俟紅拂夜奔、磨勒宵竊，其賢於楊越公、郭汾陽遠矣。乃歐生之所以報之者，亦在崔、李二君上。

海棠詩　王國柱

是時曲氣格，但兩金生綰合處，不至如他曲之枝節耳。文氣大概疎爽，惜詞有失韻處。

碧珠　王國柱

周惟光排陷趙懷之，懷之因居於龍宮者六載，絕似袁凫公之竇娥冤、沈寧菴之合衫記。曲用雜韻，爲近日錮疾；獨此一曲之中換兩韻，似尤礙口。

德政篇　徐應乾

弘農之渡虎，中牟之驅蝗，潮州之馴鱷，被之絃歌，足爲治譜；至廣寧還烏，則徐君自道也。

兩詩　徐應乾

徐君官醫巫，以強項爲當事所扼，乃直記其事；而盛斥李寧遠、趙中丞，快其胸臆，不顧悠悠之

有口也。

籌虜　徐應乾

邊臣啓釁促彊，卒貽遼左十餘年不結之局。非君一片熱腸，安能寫得明透如許！

戻㕈　徐應乾

百里事，於此凡三見矣。此記清婉不及張伯起作，而氣昌詞暢，以視端平川者，迨過之。

三遷　徐應乾

劇場意欲纖，格欲變，詞欲淡而雅，於泰山巖巖之氣象，自不相肖。

汨羅 存　徐應乾

聞友人袁凫公有汨羅記，極狀屈子之忠憤，記成乃爲秦灰，不可得見，惟散其事於神女、雙棲記中。孔坪爲此，歷歷敍致，已是暢其所欲言。

雙梅　史載言

此記合筍處，只在李清臣認水女爲韓億娥，月仙認士簡爲淸臣。其間詞意關生，轉轉不窮，酷似阿翁所作。

合璧　許次紓

以李、杜爲雙璧，傳天寶韻事，不一而足。其爲詞也，如宋人玉葉，幾奪天巧，惜聯合未見精神。

金合存　李旣明

此亦傳紅線事，而與程君所作異。語俱獨造，多有初讀之不解，再讀之後知其博奥者，當於傳奇中别設一格以待之。

畫竹　李旣明

南詞一派，西北不傳。少谷爲此記，殊無合處；但用句古奥，可想見其武庫一班。記趙子昂而及

唐、林二義士，滿眼皆亡國之慘。

放蛟　　樵風

樵風主人採剪燈餘錄、野史纖談，搆蟠龍、放蛟二記，音調多不叶；而此之詞章燿燦，能用故典，差勝蟠龍。

砥瀾存　　章□□

蕭夢白之狎輕霞，似綉襦，其後又似玉玦；張奇客之援夢白，似西樓，其後又似龍膏；趙鄭州之穽輕霞，似霞箋；王雲英之報鄭州，似百花。雖無境不襲，無語不因，而取境旣近人，搆詞亦諧世，便爲場上之善曲矣；惟是時時以北曲散用一二支，似於韻律有礙。

八義　　徐□□叔回

傳趙武事者有報寃記，又有接纓記，此則以八義記名。記中以程嬰爲趙朔友，以獒犬在宣孟侍宴之際，以韓厥生武而不死於武，以成靈壽之功，皆本於史傳，與時本稍異。運局搆思，有激烈悶暢之致，尙少淸超一境耳。

投筆　華山居士

詞雖平實，局亦正大。投筆出關處，想見古人慷慨之概。『無語倚南樓』一曲，歌者盛習之。

斬祛　汪景旦

敍晉文去國、復國之事，灑灑可觀。長舌階厲，斯可以戒矣！詞甚古質，與合劍記若出一手。

增壽　覺非子

記載陸君九淵有妹桂華，指腹結姻於許文德。陸以忤權使元。桂華遭吳曦〔一〇〕之亂，周嫗轉鬻之德化令鍾離君。鍾離知桂華即前令女也，善視之與己女蘭英等。許君初聘英，繼聞鍾離之義，改聘令女，而不知令女即指腹之桂華也。遂以蘭英歸陸君，兩家世稱姻婭。鍾離好義，獲增祿壽，因名之爲增壽記。是記體格大類香囊，而頭緒過煩，閱者不易解，故爲縷述之如此。

長鋏　龍門山人

儘馮驩之事，一往敍述，乃其中敗筆不少。閱此，始知車柅齋彈鋏之妙。

三綱　孫一化

田嘉谷遇儉歲，受孫瑺之賑得活，後以征哱功，父子建節，故作此記。前半多以媚瑺，詞雖明爽，無足取也。

興吳　吳於東

孫武子以十三篇興吳，吳幾霸矣。功成身隱，蓋不欲爲胥江之怒濤耳。此記考據甚確，的可以傳。

禪眞　徐胤佳

俗有禪眞逸史，爲僧林澹然傳也。此以澹然三弟子爲主，而終以禪悟證入。中亦具有俠概，但詞致不長，未耐咀嚼。

合衫　周繼魯

作此專以供之場上，故走筆成曲，不暇修詞。其事絕與芙蓉屏相肖，但此羅衫會合處，關目稍緊

耳。

燕子樓　竹林逸士

關盼盼不從張本立死，蓋不欲張公有重色之名耳。乃白香山以『歌舞敎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之句以促其死，故盼盼臨訣，有所云『兒童不識冲天物，漫把香泥汚雪毫』，豈若此記傳出盼盼皎日之心！卽所傳皆合歡，而殉節之意自在。白公不能知盼盼，作者頗知之矣。

飲泉　寒潭主人

以陳仲子爲生，用齊人、盜蹠一輩點綴其間，雖不能搏挖肖物，亦小有韻致。北人能南詞，足爲空谷之音。

三槐　王伯原

此以王公旦爲生者。惟眞宗賜美珠一甕事係實錄，他皆撫揑，不足爲王公重。詞能近人，故收入能品，亦才難之思耳。

忠孝　　趙麟如

傳吳公百朋一生宦譜，段段襯貼忠、孝二字，所以絕無生趣；然曲白莊麗，宜演之喜慶筵前。

三妙　　若水居士

三妙原有一傳，此記白皆傳中語耳。寫閨情而乏婉轉之趣，蓋作者能塡詞不能搆局故也。

昇仙　　黃粹吾

『情緣盡處，立地成佛。』以此爲西廂註脚，亦是慧眼一照。但鶯娘千古艷香，忽然消滅，其如色界之寂寞何？且成佛又何必在紅娘後也？

雙紅　　更生子

紅線、崑崙，俱有佳劇。穿插兩事，卽敷以劇中之詞，雖未能大有錘鑪，却自婉麗可玩。

南樓夢　　馮延年

此即劍俠除倭劇所演者。生不與旦配，張子文不以功名終而爲海外王，友人嚴有秋夫婦且以同溺爲水仙，皆傳奇未闢之境也。但詞多寫景，遂未入情，至有一二學步臨川者，轉覺才情不露。

青螺　程從周

謝端卿得一青螺，乃化作美女，日爲謝設饌，在詭異中兼有逸趣，然不堪作曲也。此記插合而成，如病措大習白猿公術，操舞如度，擊刺未堪。

綠華軒　□□□仲仁

和生陷身匈奴，卒投賊以殺賊，功成而名不居，不識縫掖中乃有能出奇若此者。作者刻意求新異，亦刻意求華整，故自佳。

懷春　王□□五完

此亦傳蘇道春者，位置亦自楚楚，但用韻頗雜；而鍊字琢句之工，不及忠節多矣。

合襟　王洙

覆楚、復楚，事有可紀。踈者下舡，元劇中已絕摹其狀矣。此記韻律有錯處。着意修詞，遂多浮蔓，如昔人所謂「『滿屋是錢，但欠索子』」耳。

詩會　　　　　　　　　　閩王

向傳：有士人妻爲姑所迫，從商舶過金山，題詩以明志者。此君記之亦明簡，而一覽之後，絕無餘韻。

大刀　　　　　　　　　　夏□□

劉將軍綎平番征倭，厥功懋著。其後死事於遼陽三路之役，識者惜之。此敍其戰蹟，以將軍之子劉佶破虜終焉。其詞之受病處不一，若水底魚調凡十數用，及溫綸五六頒，皆可摘之瑕也。

鹽梅　　　　　　　　　　青山高士

搆思曲折，極欲超出俗套，但其中如宋道光已登賢書，復改青衣之飾，人情乎？迨後王媵兒僞爲男粧，亦覺饒舌，總是未當家處。

雙燕　黄中正

劉爾正以探叔失水，投劉珍爲子；方一娘亦因流離相托，遂以結姻。局段無奇，且乏逸趣。閩人少知音者。塡詞不甚失律，僅見之黄君耳。

金牌　陳衷脈

精忠簡潔有古色，而詳覈終推此本。且其聯貫得法。武穆事功，發揮殆盡。

合屏　張其禮

芙蓉屏之記崔俊臣也，簡而雋，此少遜也。惟此關目更自委婉。

翠鈿　何棅

赤繩之繫，月下老指點韋固，卒諧巹於十年後，以爲傳奇足矣，乃益之以兄韋圉，頭緒紛然，遂有不能舒轉處。

飛丸　　秋郊子

易完虛幾死於嚴世蕃，略見之鳴鳳記，但傳解免者爲陸姑事；而此以出之世蕃女，卒與諧婚，未知是否。曲能以駢麗勝，但賓白不當家，遂有如里老罵座，村巫降神者。

玉掌

一涉仙人荒誕之事，便無好境趣；第以筆下設色亦濃，故勉收之。

犀軸

是記成於逆瑺亂政時，借一沈青霞以愧世之不爲青霞者。雖不能協律比聲，運斤之技，亦可稱鐵中錚錚。

髯虎

向見俗優演高唐記，亦是傳朱仝、雷橫者，穢雜無足比數。此猶稍知節奏，故不以韻病、詞病輒棄之。

去思　沈應召

王公鈇〔二〕令姑熟，保境禦寇，倭賊呼之爲『王鐵面』。華蕩之役，卒以身殉，惜哉！姑熟志去思焉，遂有是記。詞白嚴整，意境俱愜，令閱者忽而擊案稱快，忽而慷慨下泣。事當與五倫、龍泉伍，而詞更勝之。

灌城　□□□隱求

記寧夏哱賊事，有賜劍、龍劍二記。賜劍卑卑不足道，龍劍亦嫌其龐雜。此等意境，安能求其委折？得暢達如此記，足矣。

香羅　張應昌

香羅之合，香羅之分，香羅之分而再合，俱不脫時曲科白；然自是委婉近人，玩之亦復不厭。中有全抄沈靑門咏月詞，殊覺無謂。

麟遊　金三兼

穆生去醴，白生守墓，申生傳經；一則存孤，一則恤死，一則救嫠，君臣朋友之倫，始終無憾。其曲之有關倫化者，倘得筆力爽俊，北曲再加工整，便可與浣紗爭雄。

請劍　穆成章

記魏璫事，詳覈不能過他本，而輕圓軟熟，罕見其儔。

雙鏡　穆成章

范鰍兒原有雙鏡再合之傳，不謂岳侯八日洞庭之捷，亦爲范作姻緣帳也。此記簡淨得法。或以爲下筆不能用一句學問，不知詞壇中即有學問，無所用之。

雙星存　穆成章

以杜預爲牛星降生，已涉悠謬。且爲預之生也，關公欲生之以滅魏、破吳，豈知玉壘錦江先殘破於鍾、鄧乎？內全抄漁陽三弄一齣，尤屬無謂。

不丈夫　高汝拭

此記與冰山最早出，韻調雖訛，結搆少勝；但四諫官頭緒不清；且楊氏一家，何必盡死？

回天

水雲逸史

記楊中丞死諫事，不入里閭影響之談。詞能守律，故才雖不逮，而亦煥然有章。

題扇

任𩔖臣

俞柳園之狎妓，作者自謂巧創，實不能出西樓、霞箋之範。惟後來徂擊海賊，大有英雄氣味。詞亦時作俊語。

浮鷗

𢭃圓生

范少伯亡吳、霸越，浣紗記之詳矣。此續之以泛湖，至於賓仙，英雄回首，令人不勝興亡之慨。詞情宕奥，但科諢稍未諧耳。

合義

初陽子

桐栢先生記之爲寶鈴，正是此事。此記效顰而不益其醜，夫亦婢子堪作夫人耶？

合珠　　陳顯祖

楊大中事，有寶簪記，吾以瑣雜故斥之。此君能用實不能用虛，能用多不能用寡，第謂之稍勝寶簪可也。

具品

新金印

此俗優所演者，較原本十改五六。一經抹塗，色澤大減。另名爲新金印記。燕石、良玉，固自有別也。

三關

吾嘗欲以元人私下三關、昊天塔骨二劇合爲南曲，而難之；若此，則又易易耳。

四德

馮商還妾，沈壽卿有三元記。今插入三事，改爲四德。然談苑醍醐稱：『馮京常過外兄，見其侍妾，詢知同年某人女，亟請嫁之。』未載京父名。所謂還妾者，或卽此附會耳。

葵花

前半全襲琵琶。後半孟日紅被毒，竟入荒誕。作者之胸次眼界，只如是耳。

四美

蔡爲端明學士守温陵，原未作狀頭，傳者之訛也。作者自謂十分點綴，終是庸俗，惟較之荒謬者略勝耳。

金貂

敬德初爲劉武周將，太宗遣任城王道宗諭之，乃舉地降，是道宗固汲引敬德者也，乃以位次故毆道宗，敬德誤矣。記中乃以爲援薛仁貴故，不知仁貴將兵擊高麗在貞觀十九年，敬德之忿爭在貞觀六年，邈不相及也。惟史稱敬德『晚年悔過輞戢，謝絕賓客』，則是記所爲漁樵之樂，其所因有耶？

三桂

詞亦朗然可觀。但以老夫狎一青衣，境界庸俗，無堪賞心耳。

五　桂

撥出滿腔書袋，卽一『腐』字不足盡之。內有自撰曲名，可笑。

蟾　蜍

湘子於筵前頃刻開牡丹，有『雲橫秦嶺』、『雪擁藍關』之句，曾見之於外紀。及考太平廣記，韓昌黎謫潮州，行次商山，有雲水迎立馬首送至鄧州者，蓋其甥而非姪也。此湊集孟郊、賈島諸人，而未得作法，故聯合無情。惟記中以諫佛骨表爲曲，亦自朗徹可觀。

鸚　哥

蘇妃事，殊不經。其詞亦明順。但立格已墮落惡境，卽實甫再生，亦無如之何矣。

月　桂

桂仙下嫁言生，此是古辰鈎月劇。劇詞極綺麗，此記第寥寥數語耳。

粧樓

陳宣中之事近眞。離合處逐節敷衍，絕無情景。鄭虎臣之殺賈似道也，何不傳出令觀者稱快？

南華

記漆園吏尙不及玉蝶，則其鄙陋更可知矣。

還魂

俗本有高文舉，此傳之稍近於理。初尤疑其爲古曲，迨後半散雜，遂不足觀。

錦蘇鞋

初以錦蘇鞋之名類古曲，亟購〔三〕得之，則是記竹太以征播陷彼中，妻受侮於都藝，蓋俗境也。其村兒未窺音藩者耶？

擧鼎

金爲鐵手。

此古本也，詞不大失，然終非深解音律者。史傳所記伍員事，絕不一及，惟以己意續之，眞是點

春　秋

曲有麗語，亦能守律；但費千百言，無一着癢處。且張知事於官衙狎一妓女，有何趣味而傳之乎？如此記四五種，自開場以至終本，所演之境，所說之白，皆與時曲迥異，半不可解，意其曲之最古者耶？然何以荆、劉一派，至今能入時眼？此或作者鄉士所習？抑其有參軍打磕爪者，其古院本式耶？

綈　袍

詞氣庸弱，失韻處不可指屈。何不取元人誶范叔劇、太史公范睢傳，合訂之爲善本？

草　廬

此記以臥龍三顧始，以西川稱帝終，與桃園一記，首尾可續，似出一人手。內黃鶴樓二折，本之碧蓮會劇。

桃園

三國傳中曲，首桃園，古城次之，草廬又次之；雖出自俗吻，猶能窺音律一二。

七勝

孔明七勝孟獲，事故可傳。此曲演出熱艷，亦可免於荒俚。

試劍

取先主東吳聯姻一事，僅能鋪敍已耳。

試劍

此以劉先生主爲生者。雜取諸境，便如屠沽小肆，强作富人紛紜，殊增厭賤；不若趙雲作生之試劍，猶得附於簡潔。內一折，全抄碧蓮會劇。

咬臍

別設科目，絕不類白兔記。乃彼即口頭俗語，自然雅致；此則通本調文，轉覺不文：故知運筆爲詞場第一義。

恩　榮

陳希夷對鏡掀髯曰：『非帝則仙。』及其道成，不啻蘧廬視帝王矣；而作者加以人間之富貴，何淺之乎窺希夷哉！

丹　忠

郭汾陽奮迹行伍，收復兩京，爲唐名臣，惜此記傳之不盡。套局既多，實譜轉覺寥寥。惟曲有爽語，少敗筆，聊可掩其搆局之病。

鸞　刀

以盧俊義爲記，能彷彿水滸筆意，便爲高手，其如作者之庸庸何？

青　樓

緝宋江一事，全無作法，止是順文敷衍。猶稍勝於荒俚者。

紅鞋

秀英爲董賢女，必自佳麗，固宜馬君卿之鍾情。記中『强婚被難』一段，亦有可觀；然淺近易盡，聊以諧里耳可也。

紅杏

袁女、方女作黎丘之幻，傳奇多有此套，此則更爲下里之音耳。

四恩

高雲受陷於妻舅，獲報於平日施恩之人，亦可堅世之好脩者。錢氏有孤而未識其夫，高天祥登第而不認其父，相逢時一段，錯愕情景，稍堪解頤。

玉杵

藍橋玉杵事，呂棘津、龍朱陵皆有藍橋記，楊星水亦有玉杵記。此嗔出逐壻、溺女，後始會藍橋

之杵，饒舌甚矣。詞中往往披沙見寶。而韻曲多訛，幾不可讀，良以無善本故也。

萬全

傳陳相國循、高相國谷，掇拾遺事，至於不經。此等識見，欲以作者自命，難矣！

西湖

秦一木僞爲傭書，求配段女，本之唐解元伯虎事，又與俗演桃花記同。內惟段女終不苟合一節可取。曲不能守韻，白復多老頭巾語。

金牌

楊延昭事，三關及此凡兩見矣。取境不同，而庸俗則一。

鴛鴦

王邦臣經商荊楚，受一妓所贈，得免於流離，後卒以巡方解妓禍，遂爲二室。傳之絕無景色，第節取其明暢之詞可也。

寶釧

前半全襲釵釧。後以諸神誅妖僧，而必彙戲場之赤面者七人，以實『七紅』之名，卽此可見其取境之俗。

白袍

曲之明者半，俚者半。俚語着一二於齒牙，便覺舌本强澁。元有比射轅門劇，是亦傳薛仁貴者，今爲村兒塗塞，令人無下手處矣。

高士　汪廷訥

此記本以讚無無居士者，乃借發於水、光、馮、閎諸生。僅能敷衍，殊無曲折之趣。中以海闍黎一段，引爲武教事，必有所感而發者。張靈墟序稱：『好事作以媚昌期，非昌期筆也。』

蟠龍　□□□樵風

詞壇之解音者，必非俗筆，是以審律諧聲，吾無望於此輩矣。江生紹事，出剪燈繅說。月娥詭男

免難，眞無愧女史之稱。

胡笳　黄粹吾

琵琶之妙，在不拾中郎一事，能於空處現神情。此記以蔡琰結局，遂稱續琵琶記。白俱學究語，曲亦如食生物不化，是何等手筆，乃敢續琵琶乎？

折桂　□□□秦淮墨客

此亦傳梁太素者。毋與孫係添出。雖其中點綴一二，終是庸筆所爲。以視題塔一記，何異蜣轉之於蘇合也！

全德　汪拱怒

此第記竇禹鈞初生儀、儼諸子事，非五桂記也；雖欲竊陰德之緒餘，而未免入俗。

鑲環　翁子忠

卽藺相如懷璧一事，大有俠烈之致可傳，何必增出閨閫，反入庸俗！

八德　陳世寶

傳王曾父、母、兄、弟，板實敷衍。曲止數調，疊用之，亦能守韻；惜作者眼界不寬，手筆入俗。

陰抉[一]　□□□青霞仙客

前半與精忠同。後半稍加改撺，便倒原本之色。不識音律者，誤人一至於此！

十全　王□□玉門

王玉門欲扨一家之言，詭爲富長春作記，而記中乃節節沿襲。即其詞非不腴美，終不脫『肥』、『癡』兩字。

分釵　謝天瑞

記賈雲華毀容立節，境入平庸。且悔姻、分釵在魏寓言登第之後，尤不近情。

忠烈　謝天瑞

傳蘇道春者凡三，以此爲最下；然盡去風情，獨著忠烈，猶不失作者維風之思。

靖虜　謝天瑞

祖士雅擊楫渡江，劉越石聞雞起舞，千古而下，想像英雄；乃閱及此記，反見索寞。

狐裘　謝天瑞

記孟嘗君事，平鋪直敍，詳略尚未得法。末入子之篡燕一段，全不關合孟嘗。

劍丹　謝天瑞

畫工畫鬼魅易，若詞家反難之。蓋如元曲所稱爲『神頭鬼臉』者，易涉於俚。至此記載八黑誅妖，以並寶釧之『七紅』，尤爲鄙俗可笑。

麥舟　謝天瑞

不傳范文正公生平大節，第加以信讒逐妻，紛紜詬誶之狀。閱此鄙語，不能終篇。

玉佩

彭□□南溟

彭將軍序云：『萬曆三年，有仙人自稱徐庶乞封號，上封爲散誕神仙。』故此記以飛昇終元直。然其事多屬妄傳，不若十孝記載元直仍佐先主，曹瞞被擒，大快人意。

雙俠

彭□□南溟

王伯彭傳荆卿，而俠烈之概，英英千古；乃此傳刱政，覺舉體沓拖，少一段龍威虎振意氣。

四義

彭□□南溟

郭元振有紅絲一記，足傳之矣。此亦述其生平，而飾以酒、色、財、氣四孽，是何見解！

遺香

彭□□南溟

以封、花、月爲姓，亦子虛、無是公之意耳。獨芳英陷身於虜，能生全嬌香，而卒以死報月生，不愧奇女子。彭將軍四記，惟此稍可觀。

犀佩 即玉章　胡文煥

士人妻題詩金山，有詩會記；俠士於金虜營中攜南宦歸，有旗亭記。此合傳之，第供搬演，不耐咀嚼。

餘慶　胡文煥

以餘慶名其記，想見作者一副諧媚肺腸，不覺入於鄙俗，故傳奇爛套，不收盡不已。

奇貨　胡文煥

陽翟大賈，以呂易嬴，當以雄豪突兀之詞傳之，乃平庸若此耶？呂鬱藍欲記此爲玉符，不果。

三晉　胡文煥

羅括趙簡子事，惟『腐』、『淺』、『庸』、『陋』四字耳。

三節　許以忠

遼陽之役，高夾白仗節死難，且有義僕如高永者，至今凜然有生氣。但附之以王君日宣，而許君亦强預其內，反遺不覈之誚。許君能作駢語，其爲詞何多陋耶？

寶帶　　　　夏邦

以小旋風爲生，而添揑寶帶結婣一事。他人一語可了者，此數十語不了。取境旣俗，出吻亦庸。

驪山

周景王太后遊驪山，爲犬戎所困。邢芳遇禦之被圍，後以譴搆幾不免。而躍馬持戈，援芳遇父子者，遇之妹淑眞也。牽演冗長，殊無節奏。北調尤多舛譌。

底豫　　　　鄭元禧

止熟一部四書，便欲作曲，何言之易也！古帝王聖賢，原有厲禁，不入氍毹場中，此記宜亟毁之。

御帶　謝恩

楊思義救猿獲帶，許玄祐已採入橘浦記中。此記不甚支離，猶得傳奇之法。

妬婦記　釋湛然

湛然大師以婦人悍妬，多入三塗，遂取房玄齡事，諱其名爲白心室。雖大師一片婆心，亦未免老僧饒舌。

完扇　□□□寄鳴道人

賀君狎妓秦小凨，爲劉亮所搆。亮以從倭爲俘，小凨卒歸賀。其中參成者，裴子益也。此似近時事。所云寄鳴道人，或賀自謂乎？

鴛鴦　謝惠

吳廷璋得兩嬌爲室，以趙文兒之搆，流離者二十年，有二子而幾不能認，頗盡傳奇離合之致；乃其以俗吻搆之，如桓宣武似劉司空，無所不可恨。

玉蝶　　謝　惠

如此鈍根，乃以作曲，正似酒肉傖父學王、謝衣冠耳。漆園吏嘆髑髏數折，雖襲之雲莊道人者，終不能掩其他曲之陋。

釵魚　　沈惟生

花生之狎妓秀英，必盡入餘唾，乃能勉强成曲，作者亦何自苦乃爾！

藍田　　龍□□渠翁

記楊伯雍種玉事，氣味古朴，與扊扅相類。

分釵　　張□□瀨濱

伍生篋中金釵，爲神人授之二蘭。後相値貞女祠，往來酬和，卒兩諧之。此與春秋、藍田諸記，皆別設科諢，絕非近日所演者。情境俱夢夢，詞如囈語不休，忽然而止，雖其藻麗迥非凡筆，然不可語曲也。

屃屭　端鏊

吾以爲别有結搆，爲百里奚寫照耳；若只此敍述，何須學邯鄲之步！

鸞條　□□□灤南子

記王爽、韓琦自爲諸生時，各狎一妓，牽纏到底。吾不知作者何所取義，而蹈襲庸腐至此也。

完趙　朱道明

趙氏一門疫死，兩孀從容殉義，可以泣鬼神而貞金石矣，但其詞非人所樂觀。

負劍　程良錫

作者不明音律，半用北調，效顰西廂，遂爲襯字所誤；雖運詞駢麗，亦不足觀也已。

玉魚　湯家寀

傳郭令公，前半全襲琵琶。後半雖多實蹟，總如育賈人張肆，即有珍玩，位置雜亂不堪。

寧胡　陳宗瑞

記王嬙事，頗覈；記匡衡事，反涉於誕。暢達之詞，第未瑩徹；且音調不明，至有以引子作過曲者。

華蓋　潘□□

記此欲爲三元記正訛，亦第窺其家庭一班，於商文毅公事功節義，尚不免望洋耳。

西遊　陳龍光

將一部西遊記，板煞塡譜，不能無其所有，簡其所繁，祇由才思庸淺故也。

玉鐲　李□□玉田

不謂鄭元和之後，復有王三舍；而此妓之才智，較勝李娃；卽所遇苦境，亦遠過之；惜傳之未盡耳。

聚星　張子賢

盧俊義始末，已有鸞刀記。此惟盧妻投菴一段，與鸞刀稍異耳。兩曲皆出庸手，此則似又遜之。

玉鈫　□□□心一山人

何文秀初爲遊冶少年，後來備嘗諸苦。寫至情境眞切處，令人悚然而起。若於結構處敷以新詞，當成佳傳。

玉鈫　陸□□江樓

記蒯剛謀佔紫芝園，轉展計陷，閱之如嚼蠟。曲亦有不可讀者。惟後段安內擒吳曦事，傳之詳明，若出兩手。首折以過曲出場，亦奇。

鳳簪　李陽春

記何文秀，猶之玉鈫也，不若彼更敷暢。

進瓜　王□□昆玉

從西遊記截出一段。曲亦襯貼。李翠蓮借魂成婚，恰得結體。

玉蝶　戴之龍

裴得道酷信丹鉛之術，至子女流離，家破而身幾不免。此必作以諷刺人者。當與之熟講排場，令深曉科諢之法，方可令此君塡曲。

錦囊　渾然子

安定周邂逅鄰舟之女，金太守竟以神擁信之。安理爲逆奴所搆，都憲兄不能庇其一弟：皆出情理之外。

白鶴　王錢

徐二孺幼慕遊仙，得一雛鶴畜之，鶴啣珠以謝而去。自是爲紫虛玄女所引，遍歷仙、魔諸境，遂證上昇。此必腐儒作此以佞求仙者。

脫穎　□□□漢上公、

以毛遂爲生，中入相如完璧、平原殺姬事。局段散漫，賓白全抄左、國語，使歌者如吃人作期期聲。

金環　□□□木石山人

海忠介亮節宏謨，自廣文以至總憲，百折不變，被之絲管，有裨世教；但母妻流離，本傳所未有，亦何必重誣之也！

雲臺　蔣俊卿

傳東漢初興事。粗知腔調，終是庸筆。中以四淸江引配四朝元，前後語相接，亦他本所未見者。

玉丸　朱期

作南傳奇者，搆局爲難，曲白次之。此記局旣散漫，且詞不達意；意旣蒙晦，而詞遂如擂木鐘，

扣石鼓，雖塡得暢滿，亦何益哉。玉丸之遇，萬山以自況者。虞江故有曲派，吾未敢爲此君許也。

蓮囊　陳顯祖

鬬白之役，戡定之者，劉、李諸帥也。徐嘉不過側名偏裨耳，亦何足齒。中記沈惟敬以通款悞石大司馬，自是實譜。

覓蓮　鄒逢時

此道明暢者，類涉膚淺；婉曲者，偏多沉晦；即使詞意簇湊，又易入於小乘：所以識者致嘆於當行之難也。若此記，全不脫劉一春本傳，科諢尙不識，又安能求其詞采乎！

湘湖　丁鳴春

何兢力報父仇，矐鄒令之目，張宗子收之義烈傳中，有以也。此記事詳而覈，末段則不無駢枝可刪。

雷峯　陳六龍

相傳雷峯塔之建，鎭白娘子妖也。以爲小劇，則可；若全本，則呼應全無，何以使觀者着意？且其詞亦欲效顰華贍，而疎處尙多。

普化　程九鳴

未窺音律之藩，强作解事。其記呂祖，蓋皆欲正長生之訛也，而不知運局搆思，遠遜長生矣。

玉花　黃日

作者欲以通本按一歲之景，如前三折卽入初春，而不用花柳鶯燕之語，似工於詞者矣；乃何以俗腐轉甚，散漫尤多也？閩中向無曲派，此等醯雞之見，原未識甕外事耳。

還金　吳文羲

劉道卿還金納妾，亦是丈夫尋常事，何必記之。況卑瑣若此，又何足爲其事重！此君尙有李綱掛印記、卜式合錢記，未見。

遠帆樓

□□□閒閒子

此卽珍珠衫傳，惟會合稍異。其中俊句不乏，惜安頓無法，蓋緣作者尙未夢見音律，漫然握管耳。

賜劍

陳德中

以李將軍如松爲生，所傳止寧夏哱賊一事。頭緒紛如，全不識搆局之法，安得以暢達許之。

金盃

葉奉華　吳懷綠

于忠肅公昭代偉人，事功方勒鐘鼎，而傳之者乃掇拾一二鄙褻之事，敷以俚詞，令人肌栗。

雙麟

沈棹

記成仁以二子成名，俗筆所作，第可爲優人貢諛耳；但其中抗節虜庭，大義凜凜，猶足爲世教之資。

香毬　金懷玉

江子以把釣誤入徐舟，徐夫人忽有婚姻之約，老婦粗率，一何至此！記中備江秩之狀，堪爲敗家子下一針砭。

寶簪　即合簪　金懷玉

小說中有楊大中事，此易其名爲楊允；於二子認父處，亦具梗概，但瑣雜不堪耳。

望雲　金懷玉

演狄梁公事甚備，可以文金君他作之陋；然以言乎還淳返雅，則未也。

完福　金懷玉

事出意創，於悲歡兩境，俱無入髓處。謬以黄香爲仙姬之子，不知金君何所爲而搆此思。

妙相　金懷玉

演說因果，止堪入村姑、牧豎之耳。內多自撰曲名，且以北曲犯入南曲，大堪噴飯。

摘星　金懷玉

霍仲孺傳，已有種玉記揚其世美。懷玉效之，轉覺寒酸淡薄。

綉被　金懷玉

東漢王忳遇金彥於旅邸，邂逅托以生死，忳卒葬彥而却其金，蓋大節也，柰何以鄙褻傳之，令觀者如墮雲霧中！

八更　即鑿壁　金懷玉

詞曲不能工美，得一明暢者足矣；然非筆力推敲得出，明暢亦自不易。若此等曲，如衣敗絮行荊棘中，觸處是礙。傳匡衡而引入孝婦之冤，何也？

桃花　金懷玉

腐塾習氣，時時露出。文章惟俗字不可醫，正謂此等手筆耳。傳崔護僞作傭書，如唐伯虎之於華

學士，乃復造爲指腹分襟之說，益其俗矣！

三槐　金懷玉

王景叔父子功業，搬演殆盡，而能貫串有條，一洗諸作庸陋之習。金翁晚年爲詞，幾幾進乎技矣。

冰山　陳開泰

傳時事而不牽蔓，正是鍊局之法；但對口白極忌太文，便不脫學究氣。崔作小生，是何多幸也？

弑隼　王玄曠

爲耿朴公作記，雖不及中流柱本，而繩趨尺步，猶不入於荒穢。但論詞以律爲主，此記韻多訛錯，毛師之北詞尤甚，故幾欲收之，幾復置之。內傳吳中翰懷賢因耿公慘死，竟出之記載之外。

鳴寃　盛於斯

此記魏璫，而以胡給諫天岳爲生者。韻律全疎，傳事亦多未覈。此記成而給諫以乘箕去。中之以證仙結局者，豈先爲之兆耶？

過眼浮雲

□□□鵬鷃居士

作者刻意求新，故首折卽用魏璫以破衣出。乃貫串無法，目中不識九宮十三調爲何物，語竟不可讀，而况歌之乎？

冤符

□□□陽明子

此記全以傳劉侗初，而間入吳養春一案，當是老學究於三家村講天話耳，不然何鄙俚至此！記魏璫者若此記，風斯下矣。

磨忠

□□□闇甫

作者於崔、魏時事，聞見原寡，止從草野傳聞，雜成一記，卽說神說鬼，去本色愈遠矣。調多不叶，何以稱曲！

金盃　□□□春懷

此郘春懷爲其先郘世榮所作。世榮有功於明興，榮之內弟胡大海爲佐命勳臣，榮之弟世芳以早悟從周顛仙遊，此於史傳皆無可考。卽此記亦未能闡揚，僅可記諸人姓名耳。

椎秦　王萠幾

略窺史書，便爲子房作傳，殊不及舊本赤松記頗得詞家之法。

雙鳳　陸華甫

趙范、趙葵當金虜猖獗時，以兩書生而擒李全，走楊姑，收棗陽之捷，眞不愧『雙鳳』名矣。詞多北音，故覺音韻不叶。

雙喜

此等境界，此等語意，纔一經眼，便如嚼蠟；若復把玩，不禁肌粟。

孤忠

聊述魏璫時事，雖不妨翻實爲虛；然如此不倫，終涉惡道。

千祥

粗曉音律，便欲拈毫。記中以賈年少父子守長沙爲艷稱，而不知以地處卑濕，恐不得活。賈方賦鵩自悲，何艷之之有！

雜調

三元 即斷機

傳商文毅全不覈實。將自擬彩樓之傳文穆乎？然境入酸楚，曲無一字合拍。

珍珠

此卽高文舉還魂記也。還魂原本固不佳，此猶不得與之並列。

香山

詞意俱最下一乘，不堪我輩着眼。

古城

三國傳散爲諸傳奇，無一不是鄙俚。如此記通本不脫新水令數調，調復不倫，眞村兒信口胡嘲者。

雙璧

焦文玉生三子，妻一乳得二，妾出者一。文玉以仗鉞征虜，困於祈連山十六年，而三子之以被寇散失者，竟以文武登科，救玉得完聚焉。作者有意搆局，終未大雅，而又無奈其不識音律何也。

征遼

此即刪改之白袍記，較原本更爲可鄙。

昇仙

傅湘子，不及蟾蜍記。若刪其俚調，或可收之具品中。

射鹿

曹操之殺董妃，令人憤；馬超之敗阿瞞，令人喜。惜搆詞錯雜，遂不足觀。

鹿臺

文理荒謬，腔拍全疎，第可供窺壁掛籬之觀耳。

勸善

全不知音調，第效乞食瞽兒沿〔四〕門叫唱耳。無奈愚民佞佛，凡百有九折，以三日夜演之，鬨動村社。

金臺

閱此曲，如對傖父語種種粗率。樂毅可作佳傳奇，決不堪着此等俚句。

韓朋 即十義

李、鄭救韓朋父子，程嬰、公孫之後，千古一人而已，惜傳之尚未盡致。中惟『父子相認』一齣，弋優演之，能令觀者出涕。

和戎

明妃青塚，自江淹恨賦而外，譜之詩歌，娟娟不絕。乃被濫惡詞曲，占此佳境，幾使文人絕筆，惜哉！

感虎

記孫山純孝感虎，雜以征倭一事。滿紙荒穢，令人憤懣欲絕。內疊用五聖林梢月歌，皆土語也，尤可笑。

賽伍倫

此熊概子孫爲其祖記復姓事。乃顛倒錯亂，無復文理，將以此爲其祖榮乎？

麒麟

搬盡一部論語，乃益其惡俗鄙俚。侮聖者非法，此眞詞壇之罪人也。

赤符

作者眼光出牛背上，拾一二村豎語，便命爲傳奇，眞小人之言哉。

金鳳釵

記魏鵬事，無姻緣、分釵拒婚之苦，乃其詞理荒謬，則不及二記遠矣。

白蛇　翁子忠

此記孝友足法，但以救蛇而得果報，反近於誕，不若鸞釵之直截而復悽婉也。曲較鸞釵十改五六，便不通矣。

跨鶴　古時月

傳胡靈臺授徒講學，終於登仙。此必老腐村塾，聊口嘲以自況者。詞之穢惡至此，令人字字欲嘔。

偷桃

吳德修

東方曼倩以滑稽玩世，傳有西王母「此兒三偷吾桃」之語，故是一段佳話，惜此記鄙俚不文。安得卽借東方之舌，巧傳出當年生面乎？

赤壁

黃瀾

傳子瞻事，葉桐栢有玉麟，陳太乙有金蓮，及俗本有麟鳳記。此拾舊曲餘唾以成者，內有全抄四節數齣，及誤以詩餘題爲詞，俱可捧腹。

三聘

胡湛然

作者胡靈臺，吾不知何如人。觀其所爲傳奇，掇拾帖括，俗氣塡於膺髓。是迂腐老鄕塾而强自命爲顧曲周郞者。以伊尹三聘入曲，豈得有佳境！

荆州

金成初

關公之傳，有桐栢先生壯調宏詞，眞足配銅琵琶鐵綽板。若大江東及義勇辭金二劇，則具體而微

耳。此記不知何謂爲南北，又何必問其工拙也。

還魂　□□□欣欣客

內傳包文拯勘曹國舅，似從元劇生金閣、魯齋郎諸曲生發者。中如活袁文正以温涼帽封以五霸諸侯，眞可噴飯。

藏珠　魯懷德

妬妻欲殺妾子，須寫出一段毒腸，令人可以切齒，乃足警世之爲悍婦者。此記差能敷衍，不及清風亭遠矣。

孝義　汪沚溪

記閔子騫事。尙未能拾人殘瀋，又奚堪自家生活。

羅帕　席正吾

其事大類小說之簡帖僧。作者一味粗率，亦緣不知音律之故。

剔目　　鄭汝耿

此龍圖公案中一事耳。包公按曹大本，反被禁於水牢，此段可以裂眥。

牡丹　　鄭國軒

金牡丹爲魚妖所混，幾不可辨，此境地之最惡者。雖然，槎仙以此演蕉帕，遂爲佳曲。顧其運掉何如耳。

胭脂　　童養中

傳郭華者，元有留鞋劇，亦曾見之於小說，但郭不得活，而有遺腹一子，與此記稍異耳。詞句長短尚不識，吾何以觀之哉！

雙節　　張□□竹亭

杜若芝原聘秦女淑貞，又狎一妓陳可蘭。杜以嫖敗被騙，二女皆爲矢節，因以雙節名之。亦有數調明處。

昇仙　□□□錦窩老人

湘子經三演。別一本以昇仙名者，原不足觀；而此則荒穢特甚，卽憲宗自稱憲宗，文公自稱文公，可概見矣。

雷鳴　許宗衡

初讀之，亦似有成句之語；再閱數折，見其用調錯落，出句復多荒謬，知作者無可浣之肺腸矣。

易鞋　董應翰

大意與涅川之分鞋不遠，但音調旣疎，搆詞轉多俗語。

釵書　葉倖

龍女配陳子春生三子，乃天、地、水三官，一何荒唐也！此等惡境，正非意想可及。

綉衣　晳廷熙

襲琵琶之粗處，而略入己意，便荒謬不堪。此等詞皆梨園子弟自製者。在元之娼夫詞，幾與王、馬諸公爲敵，今竟絕響矣。

瓦盆　　　　葉碧川

竊元人盆兒鬼、陳州糶米二劇，爲包公作傳。末及李宸妃誕仁宗一事，與金丸不類。聞已別有全曲矣。此記種種穢惡，直是一字不通耳。

征蠻　　　　葉碧川

傳裴忠慶重贅盧氏，致妻瑣尾流離。拾各傳奇惡套，聊以塞白，不足言曲也。

英臺 即還魂　　　　朱少齋

祝英臺女子從師，梁山伯還魂結褵，村兒盛傳此事。或云即吾越人也。朱春霖傳之爲牡丹記者，差勝此曲。

金釵　　　　朱少齋

全效釵釧，何穢惡至此！

破鏡　朱少齋

朱弁之忠，玉英之節，柰何以俚語辱之，一至於此！

躍鯉　顧覺宇

此卽躍鯉原本，經村塾改攛者。

綈袍〔一五〕　顧覺宇

改原本十之七八，益荒不堪矣。

織錦　顧覺宇

搜神記稱：『董永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爲奴。主知其賢，與錢千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詣主供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君妻。」遂與俱至主家。曰：「永雖小人，蒙君恩德，誓當服勤以報。」主曰：「婦人何能？」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百縑。」於是永妻織

十日，而百練具焉。〔二五〕閱此，知遇仙之非誣也。但此以仲舒爲永子，則謬矣。

玉鈎

王公韓〔二六〕於明興初，與劉、宋諸公首先歸附，以文學重一時，死節雲南，名與天壤仝敝。作者亦知傳此殊勝淫詞，柰文理全荒何！

雅品殘稿（一七）

玉環

韋皐、玉簫兩世姻緣，不過前後點出，而極意寫韋之見逐於婦翁，作者其有感而作者耶？

合鏡

傳樂昌鏡之分合也。

分鏡

又一本。□□□

綉繻

聞有演玉玦而青樓絕迹，諸妓醵金搆此曲，爲紅裙吐氣，爲蕩子解嘲。

霞箋

傳青樓者，唯此委婉得趣，至西樓更大暢，此外無餘地容人站脚矣。

五全

葉李彈劾賈似道，已見之手望春樓，此稿傳之而更暢。似道失意時描寫詳盡，可爲奸邪金鑑。

茜囊

傳奇中未有傳以博賽破家者，有之自王東（？）門（？）始。初之豪奢，末之窮困，寫出畢肖。

犀合

舊有唐伯亨傳奇，此仿之爲是記。記中有八不知之巧，而歸結於一合。

墜釵

興娘、慶娘，生生死死，皆因情至，轉訝盧二舅炳靈公之婉轉成就口以踐『妹兒收得姊兒田』之讖，

豈神仙亦不斷情累乎？

十孝

沈□□闡發古孝子事，每事三折，令人于（？）親（？）猛然驚醒。先生不特有功於行孝也已。

分錢

楊廣文之雁魚錦，賈氏之四朝元，楊長文之入破、出破，皆先生傚琵琶處，蓋欲人審韻諧音，極力返於當行本色耳。

雙魚

取『全州佳偶』事，雜之薦福碑劇中，寫書生淪落之狀，全（？）令人神魂慘淡。

合衫

取元人公孫合衫劇參錯而成，極意摹古，一以淡而眞者，寫出怨楚之况。

義俠

此記於武松俠烈之概、潘金蓮淫奔之狀，宛轉寫出。

鴛衾

富（?）翹之事，聞吳中實有之。桐柏生園花鳳、碧玉釵二劇，皆取於此。

桃符

演後庭花劇爲南曲。曲第二十八折，已覺有無限波瀾矣。聞舊有劉天義傳奇，今不存。

分柑

男寵只方諸生男皇后一劇，自來無全本。拈毫搬弄，備極謔浪之態。但爲樂未久，而輒爲董（?）據（?）負心，受諸凄冷，覺懽場太短耳。雖狀（?）雌雄雙飛，竟奪人國。原生以此破家，又何足責哉。

鑿井

『鑿井得銅、買奴得翁』，原是古語。今人以『求友得婦、依主得兄』一股，遂成佳傳。

珠串

崔護都押一青衣，賦『侯門如海』之句，自是詩中佳話。今得于節鎮者作其合，大可快心。崔妻磨折於伯母，雖未脫套，而描寫婦人反唇之狀，非先生妙筆不能。

奇節

一本分作二事：權臯以計避祿山而竟得生，賈直言飲藥□有父命而卒不死，眞可謂節之奇者矣。二事皆出正史，傳之者情與景合，無境不肖。

結髮

此鬱藍生作傳，先生譜之者。中間狀白叟之負義、鶯娘之守盟、蕭生之異遇，一轉一折，神情俱現。

埋劍

郭飛卿陷身蠻中，吳永固以不識面之交，百計贖出，可謂不負生友。飛卿千里赴冥，移恤永固之子，可謂不負死友。世有生死交如此，洵足傳也。

連環

元有奪戟劇，云貂蟬小字紅昌，原爲布配，以離亂入宫，掌貂蟬冠，故名；後仍作王司徒義女，而連環之計，紅昌不知也。

千金

紀楚、漢事甚豪暢，但所演皆英雄本色，閨閣處便覺寂寥。

四紀

一紀四起是此始。以四名公配四景。沈練川作此壽鎮江楊相公者。

明珠

記王仙客、劉無雙。文人之情，才士之致，具見之矣。

陸采西廂

天池以李日華西廂翻北爲南，剽竊爲詞，氣脈未貫，握管作此，不涉王實甫一字，但韻襍耳。

李丹

劉慈水閱擲李事，寄之鬱藍生作記，二十日而成，鬱藍尙自遜爲握管未疾也。

神鏡

劍俠特盛於唐，而所載紅線、隱娘尤奇秘可喜。至金生以神鏡合隱娘，正是天然傳奇。此記作得靈怪，又能於場上見搆局之佳。曲白流暢，是鬱藍另一作法。險韻亦不重押，十九韻內而陳（?）明又卽用前韻所未及押者，更別闢法門。

雙棲

此神女改本也。與前絕不同。以騷、雅供其筆端，覺汨羅江畔，暗雨淒風，黃陵廟前，暮色斜照，恍忽如見矣。

神劍

以王文成公道德事功，譜之聲歌，令瞋笑皆若識公之面，可佐傳史所不及。曲白工麗，情境宛轉。

〔註〕原稿無書名標題及著者署名。

遠山堂曲品校勘記

本編所重印的遠山堂曲品，以明遠山堂藍格殘稿本作底本；序文及凡例，據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本補入。原稿可能還不是定稿，因此還有一些錯字，未及校改。劇名、人名，援例不在這裏訂正，僅將評語中所已代改及擬改各字，並存在的問題，分別註出。

〔一〕『三』字原缺。據下文文義，似當作『三』。

〔二〕『花筵賺』，原作『花門賺』。上文花筵賺原也作花門賺，後改『門』爲『筵』。此處當是未及改正。

〔三〕『瑣屑』，原作『瑣屑』，『瑣』字當是誤筆。

〔四〕原稿有一些曲目下面註有『存』字，恐係後人所註。

〔五〕『美姝』，原作『美姝』，誤。

〔六〕『香』字原缺，據鷫鷞傳奇補。

〔七〕『鍾情麗集』，原作『種情麗集』，誤。

〔八〕『子』字原缺，加補。

〔九〕『元』，原作『文』，誤。

〔一〇〕『吳騷』，原作『吳羲』，誤。

〔一一〕『王鈇』，原作『王鉄』，誤。

〔一二〕『購』，原作『搆』。

〔一三〕據舶載書目有『新編神仝敵雷岳電執仇武穆陰抉東窗記』疑卽此劇。『陰抉』恐是『陰報』之訛。

〔一四〕『沿』，原作『浴』，當是誤筆。

〔一五〕『綈袍』，原作『梯袍』，誤。

〔一六〕『禕』，原作『偉』，誤。

〔一七〕黃裳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云：『曲目三十一種，寫在一張紙上，夾在曲品原書中間。〔按：此書現經重裝，此頁附在卷尾。〕這裏都是曲品中未錄之目。據凡例：「沈詞隱他作入『雅』，獨四異以『逸』稱」，大抵卽是「雅品」的逸文。是否「雅品」全目都在這裏，也很難說。凡例又一條說：「高則誠之琵琶列『妙』，蓮池師之琵琶列『雅』。」這裏並無琵琶一目，則「雅品」亦非完璧。』其說是。但題爲『曲品逸文』，似未妥，今改題爲『雅品殘稿』。此葉原稿，字極小而更潦草，很難全部辨認。凡一時還未能認淸的字，以口代之，這並不是原稿缺字。已辨而未敢確定的字，下加（？）號。

遠山堂劇品

明・祁彪佳著

遠山堂劇品提要

遠山堂劇品，明祁彪佳著。著錄明人雜劇的專書，僅有這樣一部稿子（其中元雜劇佔極少數），體例和曲品相同，計有：妙品二十四種，雅品九十種，逸品二十八種，艷品九種，能品五十二種，具品三十九種，共二百四十二種。雖然還不能說是搜采靡遺，但已可稱爲蔚然大觀了。

遠山堂劇品，現存有下列兩種版本：

（一）明遠山堂藍格原稿本。

（二）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本。

遠山堂劇品

明・祁彪佳著〔註〕

妙品

苦海回頭 北四折 周藩誠齋

境界絕似黃粱夢，第彼幻而此眞耳。及黃龍證明，鍾離呼寐，則無眞、幻，一也。周藩之闡禪理，不減於悟仙宗，故詞之超超乃爾。

繼母大賢 北四折 周藩誠齋

賢者繼母，傳之有關風化。其詞融鍊無痕，得鏡花水月之趣。然元人多於風簷中作劇，故至第四折往往力弱；周藩至此，亦覺筆陣少減，何耶？

團圓夢　北四折　周藩誠齋

只是淡淡說去，自然情與景會，意與法合。蓋情至之語，氣貫其中，神行其際。膚淺者不能，鏤刻者亦不能。

香囊怨　北四折　周藩誠齋

按律之曲，精到者又恐筆鈍耳。此劇毫鋒銛利，以現成語簇出新裁。元人「章曲」之調，當無能出其右者。

烟花夢　北四折　周藩誠齋

一劇中境界凡十餘轉，境本平常，詞則珠圓玉潤，咀之而味愈長。內多用異調，且有兩楔子，皆元人所無也。

復落娼　北四折　周藩誠齋

句句是痛罵。罵得快時，不知其爲文字矣，但見金兒一輩人，啼笑紙上，即閱者亦恍然置身戲

場中。

花裏悟眞如 北四折　　周藩誠齋

向詞曲中談禪，遂令子夜、紅兒爲散花天女。此劇於證果、妙淸則盡矣，於哈元善略欠發揮；惟茶三婆一折，於閒中見景，是作手高絕處。

風月姻緣 北四折　　周藩誠齋

酷似元劇中語，恐亦未免蹈元人之蹊徑。惟其氣韻高爽，胸有成竹，便能自我作古，卽以元人擬之，作者不屑也。末以番語入曲，尤爲奇絕。

漁陽三弄 北一折　　徐　渭

此千古快談，吾不知其何以入妙，第覺紙上淵淵有金石聲。

翠鄉夢 南北二折　　徐　渭

邇來詞人依傍元曲，便誇勝場。文長一筆掃盡，直自我作祖，便覺元曲反落蹊徑。如收江南一詞，

四十語藏江陽八十韻，是偈，是頌，能使天花飛墮。

雌木蘭北一折　徐渭

腕下具千鈞力，將脂膩詞場，作虛空粉碎。湯若士嘗云：『吾欲生致文長而拔其舌。』夫亦畏其有鋒如電乎？

女狀元南北五折　徐渭

南曲多拗折字樣，即具二十分才，不無減其六七。獨文長奔逸不羈，不骫於法，亦不局於法。獨鶻決雲，百鯨吸海，差可擬其魄力。

曲江池北四折　楊誠齋

才膽橫軼，猶不及石君寶劇；而推敲點染，已極精工，是法勝於才者。一曲兩唱，一折兩調，自此始。

鬱輪袍北五折　王衡

或云：『王辰玉既奪解，忌之者議論紛起。此眉山人作之以解嘲者。』罵得痛快處，第恐又增一翻感慨。急須文殊大士當頭棒喝，方證無字禪。

眞傀儡 北一折　　陳繼儒

境界妙，意致妙，詞曲更妙。正恨元人不見此曲耳。詢之識者，始知是眉公在王辰玉座上所作。

崑崙奴 北四折　　梅鼎祚

閱梅叔諸曲，便覺有一種嫵媚之致。雖此劇經文長删潤，十分灑脫，終是女郎之唱曉風殘月耳。

霸亭秋 北一折　　沈自徵

傳奇取人笑易，取人哭難。有杜秀才之哭，而項王帳下之泣，千載再見；有沈居士之哭，即閱者亦唏噓欲絕矣。長歌可以當哭，信然。

鞭歌妓北一折　沈自徵

裴尚書舉舟贈張本立，卽鞭笞奴妓之偃蹇者，了無愧色。此其寄牢騷不平之意耳。劇中妙在深得此意。不然，與小人得意、一旦誇張者何辨！

簪花髻北一折　沈自徵

楊升菴戍滇時，每簪花塗面，令門生舁之以遊。人謂於寂寥中能豪爽，不知於歌笑中見哭泣耳。曲白指東扯西，點點是英雄之淚。曲至此，妙入神矣！

驀忽姻緣北四折　凌濛初

熟讀元曲，信口所出，遒勁不羣。如此妙才，惜其不作全記，今止獲一臠耳。向日詞壇爭推伯起紅拂之作，自有此劇，紅拂恐不免小巫矣。

莽擇配北四折　凌濛初

眉公嘗恨以南曲傳髯客，如雷霆作嬰兒啼。乃以紅拂之俠，使歌纖調，亦是詞場一恨事。初成以

慷慨記之，且妙有蘊藉，每見其勝衛公一籌。

顛倒姻緣 北四折

凌濛初

凌波舊有桃花莊劇，以韻調未諧而中廢。及晤陳眉公，言：『微之會眞記，張負崔也。欲傳此張女以崔舍人死，死而復生，蓋報張也。』凌大然之，因攟舊作一新之。人面桃花，崔、張卒以合登，張負崔，崔何嘗負張哉。

穴地報仇 北四折

凌濛初

且歌且泣，情見乎詞。豫讓報仇而死，蘇不韋報仇而生：忠臣孝子，亦有幸有不幸耳。

獨樂園 北四折

蘇澹

妙在從君實口角中討出神情。此於移商換羽外，別具鍾鑪；卽在元曲，亦稱上乘。

雅品

八仙慶壽 北四折

周藩誠齋

境界是逐節敷衍而成，但仙人各自有口角，從口角中各自現神情，以此見詞氣之融透，字字發光明藏矣。

夜半朝元引 北四折

周藩誠齋

元人於青樓諸曲，無不極摹擬之妙，故此劇於『遯入華山』一折，洗刷更自瑩淨；『遊仙』三折，大略點綴，不失先輩矩範。

辰鉤月 北四折

周藩誠齋

吳昌齡有辰鉤月劇，周藩踵之，以桃妖代嫦娥。其序云：『太陰至精之正氣，不可誣以幽會之事，故耳風、花、雪、月，必點綴出相，見作者之苦心。』

三度小桃紅北四折

周藩誠齋

作手能開闢者，自於尋常科白翻出新彩。如此劇，二聖以音樂着魔，即從音樂喚醒，便覺從來傳仙佛濟度者，同癡人說夢矣。

義勇辭金北四折

周藩誠齋

不但關公之義勇，千古如見，即阿瞞籠絡英雄之技倆，亦現之當場矣。每恨關公未有佳傳，得此大暢。

喬斷鬼北四折

周藩誠齋

本尋常境界，而能宛然逼眞，敷以恰好之詞，則雖尋常中亦自超異矣。

豹子和尙北四折

周藩誠齋

元人多喜製水滸傳詞，然皆非羅貫中所作。周藩亦戲撰豹子和尙一劇，雖極意摹元，而實自得三昧之妙。

福祿壽 北五折　周藩誠齋

鍾馗之語帶趣，想其作軀老俱在畫圖中。以俗境而獨入雅道，蓋繇韻勝其詞耳。

獲騶虞 北四折　周藩誠齋

永樂間騶虞出於中州神后山，周藩作樂府以頌其盛。詞如朱瑟冰絃，可以薦之明堂清廟。

海棠仙 北四折　周藩誠齋

太行之陽，有海棠嶺者，開時萬花如繡。周藩移數本植苑中，既從而歌咏之，又製爲新聲，蓋欲高燒銀燭之時，不令紅粧寂寞耳。南極作堦，西母爲媒，韻致絕勝。

靈芝慶壽 北四折　周藩誠齋

慶賀之曲，以工整爲佳。既工整矣，又不板實，則如河嵩神〔一〕劇之獨步詞壇，復何疑哉。

黑旋風仗義疎財 北四折　周藩誠齋

粗豪之曲，而獨於假新婦處冷然入趣。即如貨郎數調，反令元人望後塵矣。北詞五折，兩人唱，此變體也。

甄月娥春風慶朔北四折

周藩誠齋

范希文亦作是語乎？試觀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之詞，則亦一往有深情者。周藩作妓曲，無不極才情之變，此猶少遜之，而渾樸典雅，自非今人可及。

新豐記北四折

周藩誠齋

詞意條暢，一洗油腔陋習。但馬周窮困之狀，描寫未盡，轉覺之慷慨之概。

金環記北四折

周藩誠齋

刻意擬西廂，亦有肖形處。然一經摹擬，便不及西廂遠矣。

降獅子北四折

周藩誠齋

雖是靈鷲峯頭一件可傳之事，畢竟境界淺促。

常椿壽北四折　楊誠齋

紫陽之度椿，與純陽之度柳相似。惟谷子敬劇，局更變幻，詞則相伯仲耳。楊先生自云：『南游江、漢，北歷沙漠，曾遇眞人指授金丹秘訣。』故傳仙宗者凡四劇，詞源不竭，神色愈旺，蓋繇其妙理具足，故能闡發無餘。

十長生北四折　楊誠齋

十長生每折卽一齊列出排場，尙有板實之議。然搆詞之工，幾能化雕鏤爲淡遠矣。詞中必點綴十物，各還以切貼之語，此北詞之定式也。

蟠桃會北四折　楊誠齋

誠齋向有南呂一曲，値其初度，因足成之。煉氣養神之訣，至第二折已津津道盡，但一味塡詞，覺詞溢於格。

神仙會南北四折　楊誠齋

純陽之度蟠桃仙子，卽在『韋曲』之中，故諸調更多佳句。北調中間用南調，調必用四，或兩之，此創格也。山花客，南曲譜無此調。卽數南調，亦斷非近日詞人之筆。

沽酒遊春卽曲江春　北四折

王九思

王太史作此痛罵李林甫，蓋以譏刺時相李文正者，卒以此終身不得柄用。一肚皮不合時宜，故其牢騷之詞，雄宕不可一世。

醉寫赤壁賦北四折

北劇每就謔語、俗語取天然融合之致，故北調以運筆爲第一義。運掉未靈，便不能以我用古，不免堆積泛濫之病矣。此劇設色於濃淡之間，遣調在深淺之際，固佳矣；惜赤壁之游，詞中寫景而不寫情，遂覺神色少削。

單刀會北四折

其意致自與常調迥別，此必是元人所作。『大江東』一折，可以正今日歌者之訛。

逼現。

豫讓吞炭 北四折

忠臣、義士之曲，不難於激烈，難於婉轉，蓋有心人決不作鹵莽語。此劇極肖口吻，遂使神情

猿聽經 北四折

微有致趣，但於禪宗尚未透徹，故頓悟處未覺快心。

鎖魔鏡 北四折

二郎神醉中射破鎖魔鏡，致逸兩魔，後同哪吒收縛。此等意想，大有元人之韻；但詞氣少欠振拔，用韻亦有雜者。

藍采和 北四折

度脫藍采和，境界平常。詞於淡中着色，有不衫不履之趣。

中山狼 北四折

康　海

中山狼一事，而對山，禺陽、昌朝三演之，良繇世上負心者多耳。曲有渾灝之氣，白多醒豁之語，位置於元劇，在硃砂擔、喬踏碓間。三劇中，以此爲最。

玉殿傳臚 即不伏老　北五折

馮惟敏

偶閱俗演梁太素曲，神爲之昏。得此劇，大爲擊節。近有題塔記，能暢寫其坎坷之狀，而曲之精工，遠不及此。

洞天玄記 一名證有爲太平仙記　北四折

楊　慎

所陳者吐納之道。詞局宏敞，識者猶以咬文嚼字譏之。王鳳洲曲藻云：『升菴詞流膾炙人口，頗不爲當家所許。蓋楊本蜀人，故多川調，不甚諧南北本腔也。』

高唐夢 南一折

汪道昆

名公鉅筆，偶作小技，自是莊雅不羣。他人記夢以曲盡爲妙，不知高唐一夢，正以不盡爲妙耳。

五湖遊南北一折　汪道崑

五湖之游，是英雄退步，正不可作寂寞無聊之語。此劇以冷眼寫出熱心，自是俗腸針砭。

遠山戲南一折　汪道崑

他人傳張夫人，不免嫵媚，此則轉覺貞靜。所以遠山一畫，樂而不淫。

洛水悲南一折　汪道崑

陳思王覿面晤言，却有一水相望之意，正乃巧於傳情處，只此朗朗數語，擺脫多少濃鹽赤醬之病。

紅線北四折　梁辰魚

秀婉猶不及梅叔崑崙劇，而工美之至，已幾於金相玉質矣。

無雙傳補南一折　梁辰魚

伯龍心遜天池明珠之作，而獨於王之會採蘋也，以爲詳略未當，增五百餘言，仍是浣紗整麗之筆。

正本扶餘國 北四折

凌濛初

凌初成既一傳紅拂，再傳衞公矣，茲復傳虬髯翁，豈非才思鬱勃，故一傳、再傳至三而始暢乎？丰骨自在，精神少減，然鼓其餘勇，猶足敵詞場百人。

禰正平 北一折

凌濛初

漁陽弄之傳正平也以怒罵，此劇之傳正平也以嘻笑，蓋正平所處之地、之時不同耳。

劉伯倫 北一折

凌濛初

初成自號酒人，欲與伯倫爲爾汝交。醒眼、醉眼，俱橫絕千古，故能作如是語。

淮陰侯 南北四折

陳與郊

曲第四折，已悉淮陰生平大概，可以補千金之未盡者矣。詞近自然，若無意爲詞，而詞愈佳。

王昭君南北一折　陳與郊

明妃從來無南曲。此劇僅一齣，便覺無限低迴。內有一二語，取之元人漢宮秋劇。

蔡文姬南一折　陳與郊

略具小境。以此入塞，配昭君出塞耳。胡笳十八拍，何不一併演之？

義犬記南北五折　陳與郊

先生林居時，大不得意，作此以愧門牆之負心者。葫蘆先生一段，窮極世態，乃王辰玉所作，先生第引入之耳。

中山狼南北五折　陳與郊

借中山狼唾罵世人，說得透快。當爲醒世一編，勿復作詞曲觀也。

北邙說法南北一折　葉憲祖

實地說法，不作空虛語。合律之曲，正以不露才情爲妙。

團花鳳 南北四折

葉憲祖

其事彷彿鴛衾，而符女之認鳳釵，關目更妙。讀三寄生草曲，如聞遼天鶴唳。

罵座記 北四折

葉憲祖

灌仲孺感憤不平之語，桐園居士以純雅之詞發之，其婉刺處有更甚於快罵者。此桐園得意筆也。第四折前後兩調，各出一宮，可分爲二折。第三折止可作楔子耳。

寒衣記 北四折

葉憲祖

傳兒女離怨之情。深情以淺調寫之，故能宛宛逼肖。桐園精工音律，於此劇北調，尤見其長。

易水離情 即易水寒 南北四折

葉憲祖

荊卿挾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即事敗身死，猶足爲千古快事。桐栢於死者生之，敗者成之，荊卿今日得知己矣。

渭塘夢 南四折　葉憲祖

桐柏之詞以自然取勝，不肯鐫琢。如此劇，乃其鐫琢處漸近自然，則選和練妙，別有大治矣。夢中得物極奇，王伯彭已演爲異夢記。

會香衫 北二劇共八折　葉憲祖

此卽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傳也。上劇止奸尼賺衫一節事耳，未盡者以次劇繼之。元人原有此體，如西廂之分爲五劇是也。桐柏邇來之詞，信手拈出，俱證無礙維摩矣。

碧玉釵 南四折　葉憲祖

爲團花鳳翻一重境界。後之歡遇也，與彼劇絕不相肖，而繁簡短長，各有佳處。

玳瑁梳 南八折　葉憲祖

鬱藍生何所見，而謂嫡之妬妾也可解，妾之妬妾也不可解？乃撫爲傳，寄槲園度以清歌。纖纖團扇之怨，固自取之，卽蕣華亦終覺不快。惟靜妹以後進奪寵，大解人意。

鴛鴦寺冥勘陳玄禮 南北四折　　葉憲祖

馬嵬埋玉，此是千秋幽恨。槲園欲爲千古洩恨耶？然古僞生之腐亦自不可少。北詞一折，幾於行雲流水，盡是文章矣。

芙蓉屏 南四折　　葉憲祖

今已有譜爲全記者矣，乃槲園以四折盡之，不覺情景之局促，則蘇其宛轉融暢，詞意具足耳。

琴心雅調 南八折　　葉憲祖

翫其局段，是全記體，非劇體，故必八折，而長卿之事，乃陳其概。

三義成姻 南北四折　　葉憲祖

詞律嚴整。再得詞情紆宛，則兼善矣。豈弄丸之手不以繪琢爲工乎？近黃履之已演爲雙燕記，王伯彭已演爲題燕記。

桃花源南北四折　葉憲祖

傳之飄洒有致。桃源一逕，宛在目前。覺許時泉之一折，不免淺促。

龍華夢南北四折　葉憲祖

白娟娟之夢，至獨孤生於龍華寺目擊之；及獨孤歸，而娟娟之夢未已也。異哉！南柯、邯鄲之外，又闢一境界矣。

賀季眞北一折　葉憲祖

同一超世者也，不遇時，則爲淵明之三逕、五柳；遇時，則爲季眞之一曲鑑湖。故傳季眞之詞，有閒適意而絕無感慨。

死生緣北四折　葉憲祖

此卽小說中金明池吳倩逢愛愛也。頭緒甚繁，約之於一劇而不覺其促，乃其情語婉轉，言盡而態有餘。

巧配闔越娘 南北二劇共八折　葉憲祖

郭、史爲五代間霸主能臣，槲園主人傳以新聲，滿紙是英雄俠烈之概。八折分二劇，如會香衫式，而此更雜以南曲一折。

福先碑 北三折　車遠之

以皇甫生之狂，因宜寫以豪爽之調，如萬斛泉源，滾滾不竭，眞才人語也。

男王后 北四折　王驥德

取境亦奇。詞甚工美，有大雅韻度。但此等曲，玩之不厭，過眼亦不令人思。以此配女狀元，未免有天巧人工之別。

棄官救友 南北四折　王驥德

石中郎以忠致其君，穆考功以義全其友，鄭夫人以節報其夫：此等事，在眼前已邈焉若千古矣。方諸爲穆內史慷慨歌之，原不欲以詞藻見奇，固自灑灑可觀。南曲向無四出作劇體者，自方諸與

一二同志創之，今則已數十百種矣。

倩女離魂南四折　王驥德

方諸生精於曲律，其於宮韻平仄，不錯一黍。若是而復能作本色之詞，遂使鄭德輝離魂北劇，不能專美於前矣。白香山作詩，必令老嫗能解，此方諸之所以不欲曲爲案頭書也。

兩旦雙環南四折　王驥德

天然情景，不假安排，而別離會合，事事巧湊。然其詞備別離之苦，卽會合終是不快，奈何！

金屋招魂南北四折　王驥德

方諸生遵詞隱功令，嚴於法者也，而曲猶能婉麗如許，蓋其詞筆天成，豈盡繇推敲中得耶。此劇雖不足寫李夫人之生面，而『姍姍』一歌，幾於滿紙是淚矣。

秀才送妾南八折　呂天成

輟耕錄載：「維揚秀士爲部主事致一妾，自邗關達於燕邸。時天漸暄，多蟲蚋，乃納之帳中。部主

事初疑之，旣而謝曰：「君眞長者也！」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劇中水仙作合，以配於焉支公主，則勤之增之。以爲柳下、叔子之輩，必獲美報若斯耳。

兒女債 南北四折　呂天成

向見有傳子平二折，第碌碌完兒女債耳，閱之殊悶。勤之盡易前二折之詞，而於禽子夏北調，大闡玄機，有眼空一世之想。末折變幻，尤足令癡人警醒。乃知向所見，非全劇也。

勝山大會 南北四折　呂天成

此必實有其事。鬱藍以險韻譜之，意想無出人頭地；若詞之瑩潤，則非作家不能。

夫人大 南北四折　呂天成

此勤之初筆也。塡實梁冀、孫壽事，及友通期冥訴，而冀、壽卒無恙，何耶？詞惟濃整而已。

櫻桃園 南四折　王　淡

張玉華蕭寺孤魂，歐陽生爲結緣於櫻桃花下，自是寒食東風，不至抱梨花之泣，以得雋報張生，

宜矣。澹居士詞筆老到，不輕下一字，故字句俱恰合。

崔氏春秋補傳北四折　屠　峻

傳情者，須在想像間，故別離之境，每多於合歡。實甫之以驚夢終西廂，不欲境之盡也。至漢卿補五曲，已虞其盡矣。田叔再補出閣、催粧、迎奩、歸寧四曲，俱是合歡之境，故曲雖逼元人之神，而情致終遜於譜離別者。

梧桐雨南一折　王　湘

傳此欲與白仁甫北劇爭勝，恐亦未免少遜之。然南曲得如此輕脫，不費一毫穠纖，固亦不易。

鑠骨菩薩北三折　余　翹

菩薩憫世人溺色，即以色醒之，正是禪門棒喝之法。聿雲闢度門於戲場，大暢玄風，不第詞筆之俊麗也。

救精忠北四折　祁麟佳

閱宋史，每恨武穆不得生。乃今欲生之乎？有此詞，而檜、卨死，武穆竟生矣。

紅粉禪 南北四折

祁麟佳

紅裙鬬茗，仕女參禪，並列詞中。出以娟秀之調，如一枕松風，沁人心骨。

慶長生 北四折

祁麟佳

太室作此以壽母，一幅神仙道遙圖，若小李將軍寸人豆馬，毛髮生動。

錯轉輪 北四折

祁麟佳

水判之語雄，王生之語婉。雄則近怒，婉則近喜。至於擬嶽數段，有痛罵處，有冷嘲處，令人忽怒忽喜，以是見文人之舌，不可方物乃爾。

死裏逃生 南北四折

孟稱舜

子若作南曲，尚能鬆秀如此，横行詞壇，當無敵手。闍黎面孔，已被此劇剝盡，是文之以怒罵當嘻笑者。

殘唐再創即英雄成敗　北四折　孟稱舜

爲落第士子吐氣，篇中俱是憤語。作手輕倩，元人之韻，呼集筆端。

眼兒媚北四折　孟稱舜

陳教授多情至此哉，可爲牡丹亭之陳教授解嘲矣。詞如鳥語花笑，韻致娟然。

逍遙遊南北一折　王應遴

於尺幅中解脫生死，超離名利，此先生覺世熱腸，竟可奪南華之席。

蘇臺奇遘北六折　史槃

叔考見孟子若有伯虎劇，遂奮筆爲之，直欲壓倒元、白耳。北調六齣始此。

城南柳北一折

不過竊元劇之緒餘耳，而詞能鎔鑄，便構自家生活。

羅浮夢北一折　徐□□號羽化

句中冷然有致，詞甚雅，或不妨韻雜。

春風弔柳七南一折　鄒式金

予嘗譜韻事，以『弔柳七』爲第一。得此數語，婉轉令人魂消欲死。

椽燭修書南一折　鄭瑜

宋子京燃椽燭，擁歌姬，修潤唐書，是一番極富麗景象。詞亦華美稱之。

朱翁子南九折　陳□□

此從當罏記摘出者。以朱翁子入長卿似贅，不若別自爲一傳。

逸品

雙鴛傳 南八折　袁于令

逸韻遄飛，妙在於多情之面目，得豪俠肝腸。紅粉中有如此賞識，二生爲之死可也。金閶一醉，又何足以酬兩姬。

僧尼共犯 北四折　馮惟敏

本俗境而以雅調寫之，字句皆獨創者，故刻畫之極，漸近自然。此與風情二劇，並可作詞人諧謔之資。

耍風情 南北四折　呂天成

傳婢僕之私，取境未甚佳，而描寫已逼肖矣。披襟讀之，良爲一快。

纏夜帳 南四折　　呂天成

以俊僕狎小鬟，生出許多情致。寫至刻露之極，無乃傷雅？然境不刻不現，詞不刻不爽，難與俗筆道也。

海濱樂 即齊東絕倒 南北四折　　呂天成

傳虞舜竊負瞽瞍，爲桃應實謊，爲咸丘蒙附會，錯綜唐、虞時人物事蹟，盡供文人玩弄，大奇！大奇！

姻緣帳 南北四折　　呂天成

瑤霙仙何預人事，而喋喋爲閨閣饒舌？疎者令之親，懼者動以怒；畢竟疎者不終疎，懼者乃終懼，兒女之情，固如是耳。瑤霙仙何事而饒舌哉？

一文錢 南北六折　　陽初子

世間能大富人，決非凡輩。不必假盧至散財破慳，吾已知臭員外具有佛性矣。此劇南曲較勝北曲，

白更勝於曲；至搆局之靈變，已至不可思議。

空堂十舉觴北一折

鄒兌金

張幼于爲吳中第一狂士，記其空堂自觴，却與唐子畏、祝希哲千里對面，醉語、夢語，無不是醒語、化語。堯公云：『作者其青蓮、坡老之裔孫，若士、文長之季孟耶？』

城南寺北二折

黃家舒

杜牧之狀元入城南寺，遇入定僧，問其姓名，不對。杜詰之：『汝知狀元否？』僧云：『不知。』杜故有『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識空門意味長』之句。黃君發之於詞，讀一過，令人名利之心頓盡，其以詞證禪者耶？

春波影北四折

徐翽

此等輕逸之筆，落紙當有風雨聲。小青得此，足爲不死。塡詞若野君〔二〕，再於韻律著意，則駸駸直追元人而上矣。

絡冰絲 南北一折　　徐翩

奇事也，而以休文之情語度之，鮫人之淚，瑩瑩緯絡矣。

耍梅香 南北四折　　葉憲祖

淫奔之狀，摹擬入神，當令西廂拜下風。作者必有所刺。

花前一笑 北五折　　孟稱舜

唐子畏以傭書得沈素香，此正是才人無聊之極，故作有情癡。然非子若傳之，已與吳宮花草同烟銷矣。此劇結胎於西廂，得氣於牡丹亭，故觸目俱是俊語。

桃花人面 北五折　　孟稱舜

作情語者，非寫得字字是血痕，終未極情之至。子塞具如許才，而於崔護一事，悠然獨往，吾知其所鍾者深矣。今而後，崔舍人可以傳矣；今而後，他人之傳崔舍人者，盡可以不傳矣。

花舫緣　北四折　卓人月

此郎子若傳唐子畏原本，易傭書爲奴，易養女爲婢。調中別出佳句，欲與孟劇較勝，而丰韻正自不減；乃其叶調之嚴整，更過於孟；而用韻少雜，則二劇同之。

喬坐衙　北一折　張岱

一日壽張大尹，便博得宗子一傳；二十年宰相，反乞不得崔舍人半紙諛墓文。此何以故？明眼人自當知之。文心之靈轉不必言，至於選韻諧音，又何以累黍弄丸，巧妙若是也！慧業文人，纔一游戲詞場，便堪奪王、關之席。

紅紗　北一折　來集之鎔

痛罵糊塗主司，或哭或笑，豪氣拂拂紙上。聞來君方少年，何憤懣乃爾？

碧紗　北四折　來鎔

王播當不得意時，寄食僧寮，止數莖木蘭花稱相知友。天之困文人，乃至此哉！迨至碧紗籠蓋，

聲光熠熠，癡人方歡羨不已，不知元成記此正爲之痛哭耳。

閒看牡丹亭南一折　　來　鎔

徐野君春波影有『小青翻閱牡丹亭』一境，元成爲再記數語，無字不令魂斷。

鈍秀才南北八折　　陳情表

聖鑒不得志於時，借鈍秀才舒自己胸臆。天才豪放，不一語入人牙慧，當是臨川後身，不得復繩以韻律。

有情癡北一折　　徐元輝

點醒處機鋒頗利，絕似葫蘆先生。至於玉娘、玉郎當面煞風景，尤爲癡情者頂門一針。

眉頭眼角南北四折　　祁豸佳

聾龍耳之舉動神情，無不逼肖。詞情宕逸，出人意表。齊班生不知何許人，有此劇可不朽矣。

鬧風情南一折

姚江之館師何罪，而辱之一至於此？巧處不乏，但少天然之趣。

餘慈相會南一折　顧思義

從錦箋中之『爭館』討出神情，鄉語酷肖；而曲之致趣，亦自亹亹。

穀儒記南一折

銅臭之子，濫預衣冠，趣士爲文以誚之；不足，又從而歌咏之，令人絕倒。

喝采獲名姬北五折

王渙之酒樓事，秋閣居士已括入奪解中。此劇於嘯咏處，豪爽絕人。恆居士自評：『我輩填詞，如俠客證禪，終帶一分睚眦殺人氣。』其眞文人呑吐古今之筆乎？

玉珍娘北一折　朱京藩

朱君於劇中直自敍其姓名，而寫其一段淋漓感慨之致。玉珍娘直寄情耳，非繫情也。

文長問天 北一折

董玄

牢騷怒駡，不減漁陽三弄。此是天孫一腔磈礧，借文長舒寫耳，吾當以斗酒澆之。

艷品

踏雪尋梅 北四折

周藩誠齋

以殊艷之詞，寫出淡香疎影，而艷不傷雅，以是見文章之妙。但孟浩然以『不才明主棄』之句，終身放逐，何必拜官天祿，乃爲文人勝事乎？

賽嬌容 北四折

周藩誠齋

文人學士有歌舞四時花木者，不若花木之自爲歌舞，此周藩所以爲花木歌舞之也。此劇但以詞勝，故工整獨至；然須用狚子十五六人，場上竟不可演。

牡丹品 北四折

周藩誠齋

按譜選詞，蓋名花之勝，而少欠虛景。至組織〔三〕樂府名，無一不巧，無一不恰，蓋已極人工矣。

牡丹仙 北四折

周藩誠齋

六一先生曾作洛陽風俗牡丹記，誠齋即以此記作劇。其摹描處，如目擊東都花事之盛。第於永叔欣賞之意，稍未暢耳。

牡丹園 北五折

周藩誠齋

周藩三傳牡丹，以美人配名花，飄飄欲仙，綴詞如綉，繁英嫩蕊，零落滿楮。

紅蓮記 北四折

陳汝元

東坡爲五戒後身，僅見之小說，亦因坡公爲夙慧，想當如是耳。紅蓮事，葉美度已採入玉麟記中。太乙傳此，藻艷俊雅，神色俱旺，且簡略恰得劇體。

度柳翠 北四折

李磐隱

柳翠事，已經三演。此劇芳華不及王實甫，俊爽不及徐文長，然較王劇稍豚，較徐劇稍備，而字句亦極琢鍊之工。

暗掌銷兵 北四折　胡汝嘉

詞華充贍，斷透露得俊爽之氣，否則一腐草堆矣。傳紅線之俠，不讓梁伯龍，但彼之擺脱稍勝之。

鴛鴦錦 南北四折　祁駿佳

新歌初轉，艷色欲飛。以虎易美姝，沈詞隱僧採之博笑內，較不若此劇之豪暢。

能品

陶彭澤 北四折

田子藝止數語耳，此則寫來酣暢。然北韻甚嚴，不宜失叶。

武松打虎 北四折

北調。雖無警句，亦無蕪語。然自詞隱之義俠一出，而此劇削色多矣。

九曲明珠 南北九折

陳六如

吳文滋得一妓，爲其負心，中道棄捐，陳六如代搆此劇，舒其鬱憤之氣。其如閱者之煞風景何？

琪園六訪 南北六折

詞不之纖麗，若去其駢白，更覺當行。

六訪中，惟錯訪、病訪最有情景，曲亦具相思、相見之大概。他調尚未能洗俗還雅，用韻更雜。

相思譜南北九折

其語意大略在堯公西樓中打出，亦娟秀動人。但我輩有情，自能窮天罄地，出有入無，乃借相思鬼、絪緼使作合，反覺着迹耳。

脫囊穎南北四折　徐元輝

平原之殺愛妾也，爲其見跛者一笑耳，乃卽以毛遂無跛，無乃蛇足乎？然映出脫穎一段，亦自有致。調有高爽之句，但第三折調不全，何不盡改爲北？

西樓夜話南四折　葉憲祖

越中舊有郭鎭撫一記，惜無善本。桐栢第記其淫縱一段耳，可以插入原記，非劇體也。

媸童公案南北八折　吳禮卿

孌童之曲，男后奇矣，至分柑而暢；此亦可見一班。曲不無失韻處。眞子方泣前魚，遂爾經雉歡

場，止爲孽債耳。作者喚醒之思深矣。

再生緣北四折　　吳仁仲

此亦作意搆曲者，惜轉筆未快，故生動處覺少。鈎弋旣爲李夫人後身，何爲復有留子奪母之事？

東方朔南北一折

以雅謔供壽筵，便不入俗。東方朔之北調足矣，何必又用南調。

宋公明南北四折

傳事不沾滯。南劇有此，亦可觀。揭陽鎭一折，不能收局，豈有遺脫之故耶？

黃花峪北四折

此亦非羅貫中傳內所載。鋤強抑暴，自是英雄本色。曲未峻拔，且須較正其訛。

功臣宴北四折

曲有訛處，襯字亦太多。然而出口鬆利，下韻輕穩，亦是詞壇不易得者。

黃鶴樓　北三折

淺近亦是詞家所許，但韻致不遒上耳。北詞有一定之式，後二折删去數套，當不得爲全調。

西天取經　北四折

番語入詞，亦疎散不俗。曲有未叶處，已經函三館主人訂正。

氣伏張飛　北四折

有數語近元人之致，惜有遺訛。

秋夜梧桐雨　南北口折

此與王湘梧桐雨一折，總不及元白仁甫劇。馬嵬之死，較他記獨備。邢眞人遇太眞於蓬萊，而長生殿中竟不復明皇命，何以結果？

都中一笑 南北三折　楊伯子

狀燕市之騙局，可博一笑；但作者筆不超異，故詞無聳目處。

青樓夢覺 南六折

逢杜史至，其後乃始覺夢，然則杜史亦身在夢中久矣。此夢何難早覺？有識者直無夢可也。

中山救狼 南北六折　汪廷訥

中山狼，陳記之而簡，康記之而暢，不必更問環翠之子墨矣。且若狼，若杏，若老牛，作人語猶可，以之唱曲，太覺不像。遇青黎丈人，寥寥數言，亦未發揮負心之態。

青梅佳句 南北六折　汪廷訥

全普菴監贛郡，日借花酒自娛。劉婆惜以無意得之，更爲花酒增勝。聞已有演爲全記者矣。

詭男爲客 南六折　汪廷訥

昌朝搜覈古今，於凡可爲勸、可爲戒者，俱入之傳奇。如黃善聰以女子客處，能全身於始，可以爲勸之一也。惜其作法不撇脫，造語未尖新。此必於善聰與李子同處時，極力摹擬，乃見善聰有潔身之智。

捐奩嫁婢　南八折　汪廷訥

鍾離令捐奩嫁亡令之女，傳之可以範世；但須在令女身上發揮一段孤悽光景，方見捐奩者之高義。此第於兩姓結姻處鋪敍一番，其打局是全記體。

廣陵月　卽聞歌納妓　南北七折　汪廷訥

張永新隔簾以小豆記曲，能正李龜年音韻之訛，此在天寶間確爲可傳之快事，但其後離合情境，無足驚喜耳。

太平樂事　北一折　汪廷訥

於燈市中搬演貨物，亦足點綴太平。曲多恰合之句，但無深趣耳。

小春秋 南五折

諢語亦堪解頤。但曲本平實，便覺趣味不長。

夫子禪 南北八折

葉汝薈

邇來選佛場中，反令世人顛倒沉溺，乖菴惻然憫之，俾僧伽醜態，盡現當場，足爲瞑眩之藥。

泣魚固寵 南一折

事儘有逸致，傳之尚未委婉，詞亦多堆積之病。末逢二姬，何不留以掃龍陽之興耶？

雪浪探奇 南一折

金粟子

坡仙知定武軍時，得雪浪石，爲之製銘咏詩，又以名其齋。金粟採之作南曲一折，蓋常調也。

衍莊 北一折

治城老人

長嘆數調，於生死關頭，幾於勘透矣。而脫離之道安在，當問之雲來道人。

三卜眞狀元 南北六折　史槃

是劇也，一以見黃懷寧循良之徵，一以見劉殿元積厚之報。其爲詞不涉誇張，自得頌述之體。

淸涼扇餘 南北四折　史槃

此於王雲來淸涼扇之外，別搆四折。內錢嘉徵面斥陸萬齡一折，絕有生色。

地獄生天 南北五折　散木湛然禪師

老僧說法，不作禪語而作趣語，正是其醒世苦心。詞甚平，然無敗筆。

歸去來辭 南一折　田藝衡

隱括歸去來辭。只此數語，亦自不俗。

五獄遊 南北二折

北調高爽，想見向子平胸次。後段止見其碌碌完兒女債，而五獄之遊，絕不演出，何以爲子

平也？

鼓盆歌南北四折

雖未見超異，而語中轉摺，全不費力，是時時拈音律者，第限於才耳。劇中既多北詞，不宜雜以南曲；且以北醉春風在上小樓後，亦非是。

折梅驛使北一折

隴頭梅信，以詩料作詞譜，惜未有冷月疎籬之致，與梅魂映帶。離亭煞後，不宜綴以別宮之鬼三台、油葫蘆四曲。

青樓訪妓南一折

此似王生偶有所遇，聊以紀一時之勝耳。趣雖短，詞亦暢。

閒裏倩諧南北八折　錢珠

幫閒乃作巨盜乎？鬱藍之雙閣已道破矣。此劇雖極意謔浪，終似奴婢學夫人。

五老慶賀南北一折　黃中正

合眊先生、跎大人、聾道者、跛山翁、吃處士爲五老，蓋以去聽塞明，正攝生之善道耳。詞未融脫。

分錢記南七折

此是未了傳奇，非劇體也。鄭生狎朱温子名友珪者，田令孜從中幫襯，極寵陽之態，此必有所指。

善戲謔南二折

却要之謔四子，眞謔也。乃其爲詞，全不入趣，且多不叶處；惟風始四語，恰合可觀。

女豪傑南北四折　諸葛味水

諸葛君以俗演斬貂蟬近誕，故以此女修道登仙，而於蔡中郎妻、牛太師女相會，是認煞琵琶，正所謂弄假成眞矣。乃其爲詞儘可觀。

偷桃獻壽北四折　楊維中

未得北詞之致，聊敷衍以供壽筵耳。

蟠桃記南北七折　王淑忭

摺撫坎離之要，自謂窺仙宗涯埃，然於搆詞一道，未能不讓他人也。

竹林小記南北十一折

腔調不明，南北錯雜。以嵇叔夜挾妓登仙，亦未盡竹林諸賢之趣。惟其文彩燁然，儘堪藻飾。

小青傳南北六折　胡士奇

春波影一劇已傳青娘神色，他即極意摹寫，終非鏤月手。若此數折則僅以鋪敍了事，且詞多不叶。

裴渭源北一折　李大闓

渭源令裴倫，一門死難，大節凜然，不必如詞中之饒舌。

白鹿洞南一折　李大蘭

白鹿洞闡教數語，不減當年面命。尊儒闢佛，正非精於佛者不能。不意道學乃出之詞曲。

華陽叟南北一折　李大蘭

華陽叟生於宋仁宗時，至洪武而閱歲凡三百四十五矣，乃其得悟處，非以二氏之教，則又何必現天堂、地獄之二境哉。

訪師論道南北一折　李大蘭

西緒禪師揮麈而談，既不援儒入釋，亦不推釋附儒，自有一種眞精進、大慈悲處，此劇闡發甚精。

老歸正道北一折　李大蘭

李先生諸劇，大率崇儒黜釋，又不若德公之逃釋爲儒，覔眞絕路頭也。佛法不明，多因說佛者，故詞中以之寄慨。

具品

可破夢 南北六折　鐸夢野人

略見大意，終未透發，且亦何必從選闈時起也？曲多訛韻，自有數語可取。

柳浪雜劇 南北十折　醒狂散人

以俗筆爲之，雖極摹寫，終非雅謔。惟再醮、督妓二曲，少有餘韻。偷期內數語可觀。至若孌童、懼內諸折，不如他曲遠矣。

男風記 南北三折

數寄生草曲，雖覺色相太露，然正自不妨，惟嫌其他調不精切耳。

桂花風 南北六折　胡文煥

此等話頭，雖不妨出相，然亦終非雅謔。

斬貂蟬　北五折

莊岳委談云：『斬貂蟬不經見，自是委巷之談。然關公傳注稱：「關公欲娶布妻，啓曹瞞。曹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則非全無謂也。』

關岳交代　南北四折　凌星卿

關壯繆、岳武穆生平，大略相類；但謂其一爲天尊，一爲天將，交代如人間常儀，則見鄙俚稱。惟勘檜、高一案，或可步曇花後塵。

小雅四紀　南北四折　程士廉

四時之樂，何必在酒，乃每曲以酣飲絕勝乎？訪戴一出，略有點綴，終不得爲俊雅之調。

一䴏三鳳　南北一折　陳情長

作詞以媚人者，詞必不佳。所述皆富貴繁華之境，亦不能佳也。

舉烽取笑南一折

此事宜有佳劇，蓋幽王亦自絕癡情者。舉烽猶不失韻事，柰作手之庸庸何！

園林午夢北一折

崔之長恨傳，曷若李娃？何必呶呶！詞甚寂寥，無足取也。

遊觀海市北四折

儘能搬弄學問，但用調不全，下韻不叶。

孝感幽明南四折

樵風

漁父之孝，事可以風。惟是調多散雜不倫，不足爲其事重也。

劍俠完貞南北七折

樵風

飛飛之援女子也，亦劍仙中之可傳者。作者氣格卑下，焉得有佳詞乎？

參禪成佛南北六折　樵風

樵風於禪宗，原不深究；以口頭語湊集成詞，調既不諧，理亦未徹。

宦遊濟美南北四折　樵風

作此以侫戴君。滿紙是塞白之語，索然無一毫趣味。

玻璃鏡南北四折　王素完

偶爲張刺史記此一事耳，而穿插俱不合拍，且音韻全疎，安能免俗！

黃粱夢北四折

北曲不可犯調，蓋一調中有前後緊慢之不同也。況此劇用韻更雜。傳黃粱者已窮奇極巧，安所取於是哉。

秦樓簫史南一折

蹈襲成曲。惟兩籬詞冷冷飄洒，想別有所本。

竹林勝集 南一折

如此雅集，而腐爛板實，豈不令竹林諸公笑人！以水底魚作結曲，亦非是。

截髮留賓 南一折

賢哉陶母，一事可傳。何和陽已採入八翼記中。

魯男子 南一折

拙筆效顰，故庸庸若此。

銅雀春深 南一折

二喬數語，殊無情致，遂使雀臺之春，寂寞千載。

相送出天台 南一折

集唐律成曲，如食生物不化。

逢人騙北一折　高□□

取境俗，故詞亦粗夯如此。

五老慶庚星南一折　張大諶

語旣寥寥，趣復不長。

誅雄虎北一折　張大諶

俠士一言相許，不惜頭顱，此劇略見大意。每曲換一韻，非法。

三難蘇學士南四折　張大諶

他人記長公，皆以其嘻笑敏捷，以故反之，然不至庸拙如作者。

報恩虎南四折　張大諶

報恩虎可作中山狼針砭。然此正言之，又不若中山狼劇反言之。

庫國君 北一折　李桀

以象之爲弟，乃傳其恭順如許，戲場中安容道學套頭。

獨居教子 北一折　李桀

塗山夫人教其子啓。寥寥數語，闡發未透。

夏六賢 北一折　李桀

少康一旅，以六賢復國，入之傳奇，有何景趣！

周文母 北一折　李桀

太姒之賢，卽葛覃、麟趾之咏尙不能盡，乃此尋常口頭語，何足垂訓！

趙宣孟 北一折　李桀

趙宣孟以公族大夫讓其異母弟趙括，詞中敍述亦達。

魯敬姜 北一折　李槃

傳敬姜之貞靜，即寸幅中，儼見閨門雍肅之象。

首陽高節 北一折　李槃

采薇一歌，清風千古，譜之爲詞，何尋常乃爾！

王開府 南一折　李槃

王頒佐隋破陳，灰後主之骨，爲父僧辨復仇。其事非人所忍觀，記之何爲！

孝義記 南六折　謝天惠

記張克諧兄弟之孝。遇盜處，有似趙禮讓肥。詞皆俗腐口吻

善惡分明 南七折　謝天惠

坐懷不亂，事足描寫。乃插入盜跖而各與以報應，何支離耶。

同心記 南北五折

嫂姦姑事，四異、雙串已極其致。此劇粗具情節，曲、白無一可取。

〔註〕書名標題及著者署名，原無。

遠山堂劇品校勘記

本編所重印的遠山堂劇品，是用明遠山堂原稿本做底本。其中有三處顯然是筆誤的，已代爲改正，但仍加註明。

（一）『河嵩神』，原作『何嵩神』。

（二）『野君』，原作『野客』。

（三）『組織』，原作『組識』。

曲品

明·吕天成著

曲品提要

曲品二卷，明呂天成著。呂天成，原名文，字勤之，號棘津，別號鬱藍生。浙江餘姚人。萬曆間諸生，工古文詞。他的祖母孫氏，喜好收藏戲曲，因此他從小得博覽各家作品；又得到外祖孫月峯和舅父孫如法的指授，兼長於曲學及聲韵。後來和沈璟、王驥德爲友，更精於曲律。他的戲曲作品，有神女、雙棲、金合、戒珠、李丹、神鏡、雙閣畫善、四相、四元、二媱等傳奇，稱爲烟鬟閣十種；又雜劇齊東絕倒、秀才送妾、勝山大會、夫人大、兒女債、耍風情、纏夜帳、姻緣帳等八種，都爲當時曲家所推崇，但均無傳本。今所傳世的，止有紅靑絕句一卷，小說數種和曲品。

曲品自序作於一六一〇年（明萬曆三十八年），書成後又續有增補，有湯顯祖於一六一三年（萬曆四十一年）所寫成的邯鄲記可證。又王驥德曲律雜論第三十九中說：『勤之風貌玉立，才名藉甚，靑雲在襟袖間，而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一夕溘逝，風流頓盡。』曲律末尾數章，成書約在一六二三年到一六二四年（天啓三、四年間），則呂天成的卒年，大約不出一六一三——二四年之間。上推其生年，約在一五七五年至一五八二年（萬曆三年至十年）左右。

曲品不僅是一部評論明代戲曲作家、作品的著作，而且也是現存最早的一部傳奇作家略傳和

目錄。書中記載了戲曲作家九十人，散曲作家二十五人，戲曲作品一百九十二種。（上卷專評作家，下卷專論作品。）凡是明代嘉靖以前的作家、作品，分爲神、妙、能、具四品；隆、萬以來的作家、作品，分爲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品評雖不盡恰當，但提供給我們作爲研究材料，却是豐富而珍貴的。從這裏可以知道許多不見於他書記載的作家和許多已佚作品的內容。

曲品原有明萬曆間刻本，但已不傳。後來傳世的祇有幾部鈔本，都是和高奕的新傳奇品、無名氏的古人傳奇總目混合在一起。由此可知這幾部鈔本，最早也是出自同一來源的。

近年重印的曲品，有五種本子：

（一）暖紅室刻本　劉世珩刻。有清末民初初印本及一九三五年上海來青閣重印本。

（二）吳梅校本　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學初版本，一九二二年再版本。

（三）曲苑本。

（四）重訂曲苑本。

（五）增補曲苑本。

以上五種版本，都是同出於曾習經見到的一部舊鈔本。曾習經傳鈔了一份，劉世珩又從曾鈔本轉錄了一份。王國維、陳玉祥據劉鈔本加以校訂，即是曲苑所用的底本。劉氏參照王、陳校本，

又加重訂，這卽是暖紅室所用的底本。吳梅校本，則是據暖紅室刻本加以補校的。

由於曲品下卷中有舊傳奇品及新傳奇品兩部分，而高奕的著作也名曰新傳奇品，這其間不免有些混淆；而古人傳奇總目又不詳作者，也夾雜在其間；同時舊鈔原本的裝訂又前後錯亂：於是引起各家校訂的分歧。舊鈔本把古人傳奇總目列爲曲品中卷，把曲品分割作兩截，這從序文及內容，很可以辨明其誤。王國維、陳玉祥校訂時，一仍其舊，已是疏忽。劉世珩把曲品恢復了原來面目，可稱卓見；但又勉强把古人傳奇總目配作高奕新傳奇品的上卷，並且改題爲『傳奇品』，却是武斷從事了。

現在我們把呂天成曲品兩卷作爲一書，把高奕新傳奇品另作一書，不使再扯在一起。至於古人傳奇總目，則另附錄在新傳奇品之後。

曾鈔本所據的舊鈔本，現在不詳下落。其餘還有幾部舊鈔本，也未得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黑格鈔本一份，書口有『淸河郡』字樣，鈔寫錯字不少，但有些地方，可以證補曾鈔一系列各本的訛誤。淸河郡，不詳何人。鈔本紙色很舊，凡『玄』字都改寫爲『元』，故其鈔寫年代，約在淸代康熙以後。

曲品自序

予舞象時卽嗜曲，弱冠好塡詞。每入市見傳奇，必挾之歸。笥漸滿。初欲建一曲藏，上自前輩才人之結撰，下至腐儒教習之攢簇，悉搜共貯，作山海〔一〕大觀。旣而謂：『多不勝收。彼攢簇者，收之汚吾篋。』稍稍散失矣。壬寅歲，曾著曲品，然惟於各傳奇下著評，語意不盡〔二〕，亦多未得當。尋棄之。十餘年來，頗爲此道所誤，深悔之，謝絕詞曲，技不復癢。今年春，與吾友方諸生劇談詞學，窮工極變，予興復不淺，遂趣生撰曲律。旣成，功令條敎，臚列具備，眞可謂起八代之衰，厥功偉矣！予謂曰：『曷不擧今昔傳奇而甲乙焉？』生曰：『褒之則吾愛吾寶，貶之則府怨。且時俗好憎難齊，吾懼以不當之故而累全律，故今曲律中略擧一二而已。』予曰：『傳奇侈盛，作者爭衡，從無操柄而進退之者。矧今詞學大明，妍媸畢照，黃鐘、瓦缶，不容並陳，白雪、巴人，奈何混進？子愼名器，予且作糊塗試官，多烘頭腦，於曲場張曲榜，以快予意，何如？』生笑曰：『此段科場，讓子作主司也。』歸檢舊稿猶在，遂更定之，倣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謝赫畫品例，各著論評，析爲上、下二卷，上卷品作舊傳奇者及作新傳奇者，下卷品各傳奇。其未攷〔三〕姓

字者，且以傳奇附；其不入格者，擯不錄。世有知我，按品取閱，亦已富矣；如有罪我，甘受金谷之罰。雖然，古本多湮，時作紛出，管窺蠡測，何能〔四〕周知？所望同調者出家藏示茂製以啓予，是亦詞祉之幸也。

萬曆庚戌嘉平望日，東海鬱藍生書於山陰檞木園之烟鬟閣。

餘姚呂天成，著有越園紀。〔五〕

曲品 卷上

明・呂天成著〔六〕

自昔伶人傳習，樂府遞興。爨段初翻，院本繼出；金、元創名雜劇，國初演作傳奇。雜劇北音，傳奇南調。雜劇折惟四，唱止一人；傳奇折數多，唱必勻派。雜劇但摭一事顛末，其境促；傳奇備述一人始終，其味長。無雜劇則孰開傳奇之門？非傳奇則未暢雜劇之趣也。傳奇既盛，雜劇寖衰，北里之管絃播而不遠，南方之鼓吹簇而彌喧。國初名流，曲識甚高，作手獨異，造曲腔之名目，不下數百；定曲板之長短，不淆二三。乍見寧不駭疑，習久自當遵服。所謂「規矩設矣，方員因之」。數其人，有大家、名家之別；按其帙，有極老、半舊之分。賞其絕技，則描畫世情，或悲或笑；存其古風，則湊拍常語，易曉易聞。有意駕虛，不必與實事合；有意近俗，不必作綺麗觀。不尋宮數調，而自解其弢；不就拍選聲，而自鳴其籟。質樸而不以爲俚，膚淺而不以爲疎〔七〕。商彝、周鼎，古色照人；玄酒、太羹，眞味沁齒。先輩鉅公，多能諷詠；吳下俳優，尤喜搬串。予雖不遵古而卑今，然須溯源而得委，倣之詩品，略加詮次，作舊傳奇品。古帙雖多，作者泯沒，略舉三四，以槩其餘。〔八〕

永嘉高則誠，能作爲聖，莫知乃神。特創調名，功同倉頡之造字；細編曲拍，才如后夔之典音。志在筆先，片言宛然代舌；情從境轉，一段眞堪斷腸。化工之肖物無心，大冶之鑄金有式。關風教特其粗耳，諷友人夫豈信然？勿亞於北劇之西廂，且壓乎南聲之拜月。

右神品

常州邵給諫，既屬青瑣名臣，乃習紅牙曲技。調防近俚，局忌入酸。選聲儘工，宜騷人之傾耳；採事尤正，亦嘉客所賞心。存之可師，學焉則套。

烏鎭王雨舟，人以曲稱，曲緣事重。頗知鍊局之法，半寂半喧；更通琢句之方，或莊或逸。我欽高手，世想令名。

右妙品

沈鍊川名重五陵，才傾萬斛。紀游適則逸趣寄於山水，表勳猷則熱心暢於干戈。元老解頤而進卮，詞豪擺指而擱筆。

武康姚靜山，僅存一帙，惟覩雙忠。筆能寫義烈之剛腸，詞亦達事情之悲憤。求人於古，足重於今。

右能品

李開先銓部貴人，葵邱隱吏。熟腔北曲，悲傳塞下之吹；間著南詞，生扭吳中之拍。才原敏贍，寫冤憤而如生；志亦飛揚，賦逋囚而自暢。此詞壇之飛將〔九〕，曲部之美才也。

沈壽卿〔一〇〕蔚以名流，雄乎老學。語或嫌於湊插，事每近於迂拘。然吳優多肯演行，吾輩亦不厭棄。

邱瓊山大老雖尊，鴻儒近腐。閒情賦麗，元亮原是趣人；雙文句刪，微之且爲薄倖。乍辭講幄，亟譜家詞。造揑不新，知老輩之多鈍；莊諧並寫〔一一〕，庶末俗之可風。

右具品

博觀傳奇，近時爲盛。大江左右，騷、雅沸騰；吳、浙之間，風流掩映。第當行之手不多遇，本色之義未講明。當行兼論作法，本色只指填詞。當行不在組織餖飣學問，此中自有關節局概，一毫增損不得；若組織，正以蠹當行。本色不在摹勒家常語言，此中別有機神情趣，一毫妝點不來；若摹勒，正以蝕本色。今人不能融會此旨，傳奇之派，遂判而爲二：一則工藻繢以擬當行，一則襲樸澹以充本色。甲鄙乙爲寡文，此嗤彼爲喪質。殊不知果屬當行，則句調必多本色；果其本色，則境態必是當行。今人竊其似而相敵也，而吾則兩收之。即不當行，其華可擷；即不本色，

其樸可風。進而有宮調之學。類以相從，聲中緩急之節；紛以錯出，詞多礙戾之音。難欺師曠之聽，莫招公瑾之顧。按譜取給，故自無難；逐套注明，方爲有緒。又進而音韵〔一二〕平仄之學。句必一韻而始協，聲必迭置而後諧。響落梁塵，歌翻扇底。昧者不少，解者漸多。又進而有八聲陰陽之學。吹以天籟，協乎元聲。律呂所以相宣，神人用以允翕。抑揚高下，發調俱圓；清濁宮商，辨晉最妙。此韻學之鉅典，曲部之秘傳，柳城啓其端，方諸闡其敎。必究斯義，厥道乃精；考之今人，褎如充耳。廣陵散已落人間，霓裳曲重翻天上。後有作者，不易吾言矣。嗟乎！才豪如雨，持論不得太苛；曲廣如林，掄收何忍過隘？僭分九等，開列左方。入吾品者，可許流傳；軼吾品者，自慚腐穢。作新傳奇品。

沈璟寧菴。吳江人。　湯顯祖海若〔一三〕。臨川人。

右二人，上之上。

沈光祿金、張世裔，王、謝家風，生長三吳歌舞之鄉，沈酣勝國管弦之籍。妙解音律，花、月總埒主盟〔一四〕，雅好詞章，僧、妓時招佐酒。束髮入朝而忠鯁，壯年解組而孤高。卜業郊居，遯名詞隱。嗟曲流之汎濫，表音韻以立防；痛詞法之蓁蕪，訂全譜以闢路。紅牙館內，謄套數者百十章；屬玉堂中，演傳奇者十七種。顧盼而烟雲滿座，咳唾而珠玉在豪。運斤成風，樂府之匠石〔一五〕；游刃餘地，詞壇〔一六〕之庖丁。此道賴以中興，吾黨甘爲北面。

湯奉常絕代奇才，冠世博學。周旋狂社，坎坷宦途。當陽之謫初還，彭澤之腰乍折。情癡一種，固屬天生；才思萬端，似挾靈氣。搜奇八索，字抽鬼泣之文；摘豔六朝，句疊花翻之韻。紅泉秘館，春風檀板敲聲[一七]；玉茗華堂，夜月湘簾飄馥。麗藻憑巧腸而濬發，幽情逐彩筆以紛飛。蘧然破噩夢於仙禪，皭矣銷塵情於酒色。熟拈元劇，故琢調之妍媚賞心；妙選生題，致賦景之新奇悅目[一八]。不事刁斗，飛將軍之用兵；亂墜天花，老生公之說法[一九]。原非學力所及，洵是天資不凡。

此二公者，懶作一代之詩豪，竟成千秋之詞匠，蓋震澤所涵秀而彭蠡所毓精者也。吾友方諸生曰：『松陵具詞法而讓詞致，臨川妙詞情而越詞檢。』善夫，可謂定品矣！乃光祿嘗曰：『寧律協而詞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叶，是曲中之工巧。』奉常聞之，曰：『彼惡知曲意哉！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此可以觀兩賢之志趣矣。予謂：二公譬如狂、狷，天壤間應有此兩項人物。不有光祿，詞硎不新；不有奉常，詞髓孰抉？倘能守詞隱先生之矩矱，而運以清遠道人之才情，豈非合之雙美者乎？而吾猶未見其人；東南風雅蔚然，予且旦暮遇之矣。予之首沈而次湯者，挽時之念方殷，悅耳之教寧緩也。略具後先，初無軒輊。允爲上之上。

陸　采天池。江都人。　　張鳳翼靈墟。長洲人。

顧大典道行。吳江人。　　梁辰魚伯龍。崑山人。

鄭若庸虛舟。崑山人〔二〇〕。　梅鼎祚禹金。宣城人。

卜世臣藍水，一字大荒。〔二一〕秀水人。　葉憲祖〔二二〕桐柏。餘姚人。

右八人，上之中。

天池湖海豪才，烟霞仙品，壯託元龍之傲，老同正平之狂。著書而問字旗亭，度曲而振聲林木。靈墟烈腸慕俠，雅志釆眞，汪洋挹叔度之波，軒爽驚孟公〔二三〕之座；稽古搜奇於洞壑，養親絕意於公車。

道行俊度獨超，逸才早貴，菁華綴元、白之豔，瀟灑挾蘇、黃之風。曲房姬侍如雲，淸閣宮商和雪。

伯龍負薪吳市，儲史仇池。相如之病茂陵，王粲之客荆楚。麗調喧傳於白苧，新歌紛詠〔二四〕於青樓。

虛舟落拓〔二五〕襟期，飄飖踪跡。倈生爲上座之客，郄郎乃入幕之賓。買賦可索千金，換酒須酣一石。

禹金名家雋胄，樂苑鴻裁。貢金同賈誼之入秦，作客似陸機之遊洛。著述不遺鬼、妓，交游幾遍公、卿。

大荒博雅名儒，端醇吉士。張衡之精巧絕世，荀爽之俊美無雙。躭奇蘊爲國珍，按律蔚爲詞匠。

桐柏南宮妙選，東海英流。曼倩倜儻而陸沈，季子揣摩而脫穎。掀髯共推咳唾，折齒不廢嘯歌。

此八君者，或爲山人先達，或爲先輩諸生。綺思靈心，各擅風流之致；寄悰賦感，共標游戲之奇。如張，如鄭，尤所服膺；如卜，如葉，素相友善。允爲上之中。

屠　龍赤水。鄞縣人。

龍　膺朱陵。武陵人。

佘　翹聿雲。銅陵人。佘原作余，誤。〔二七〕

汪廷訥昌期。休寧人。（按曲錄作昌朝。）〔二六〕

鄭之文豹先。南城人。

馮夢龍子猶。吳縣人。

右六人，上之下。

屠儀部逸才慢世，麗句驚時。太白以狂去官，子瞻以才蜚譽。假恣於孌姬之隊，驕酣於仙佛之宗。

汪鹺使家習惠仁，生多智慧。向平遊嶽而遺累，郭璞餐瀣而懷仙。涌源之觱沸多奇，別墅之逍遙獨勝。

龍副憲佛根無染，仙骨不羈。文淵著績於烽烟，長源陶情於籤軸。雅韻炊金饌玉，新裁繡口錦心。

鄭進士月露才華，風流雅格。少陵蜚英於粉署，摩詰標題於京曹。以其一片烈腸，雅負千秋俠骨。

此四君者，藝苑之名公，詞場之俊士。卽此小技，足徵大才。允爲上之下。

戴子晉金蟾。永嘉人。　車任遠梲齋〔二八〕。上虞人。

顧希雍懋仁。崑山人。　顧仲雍懋儉。崑山人。

祝長生金粟。海鹽人。〔二九〕　周□□螺冠。□□人。〔三〇〕

右六人，中之上。

戴則綽有雅致，宮韻獨諳。

車則蔚有才情，結撰亦富。

二顧，蓋文士而抱坎壈之悲，書生而具英雄之概者。

祝不知其行藏，亦是流麗之才，工美之筆。

周叟著述俱侈，吟咏頗饒，放乎葛天、無懷，解乎南華、道德。

此六君者，俱非凡俗。允爲中之上。

沈鯨涅川。平湖人〔三一〕。　黃伯羽釣叟。上海人。

陸弼無從。江都人。　謝讜海門。上虞人。

秦鳴雷華峯。天台人。〔三二〕　謝廷諒九紫〔三三〕。湖廣人。

陳與郊禺陽。錢塘人。　陳汝元太乙。會稽人。

張太和屏山。錢塘人。

錢直之海屋。會稽人。

許　潮時泉。靖州人。〔三四〕

章大綸金庭。錢塘人。

右十二人，中之中。

涅川長於鍊境。

無從詩酒文豪。

華峯以狀元而樂歸隱。

禺陽給諫，富而好文。

屏山才華傾㓉。

海屋〔三七〕博雅宿儒。

釣叟妙於選題。〔三五〕

海門高曠之吏。

九紫以郎署而賦薄遊〔三六〕。

太乙知州，貧而嗜古。

時泉組織儘工。

金庭倜儻名士。

此十二君者，觀其詞學，俱錚錚者也。允爲中之中。

高　濂瑞南。錢塘人。

金無垢逍遙。鄞縣人。〔三九〕

陸濟之利川。無錫人。〔四一〕

張□□午山。□□人。〔四三〕

盧□□雀江。無錫人。〔四五〕

程文修仲先，一字子叔〔三八〕。仁和人。

吳世美叔華。烏程人。〔四〇〕

楊柔勝新吾。武進人。〔四二〕

庚生子〔四四〕

兩宜居士

右十人，中之下。

高瑞南才譽騰於仕籍。

吳叔華逸藻出於世家。

其餘諸賢，不悉其人，但觀詞采，懸想才情，亦有學有識，可詠可歌。允爲中之下。

秋閑居士〔四六〕

王　錂劍池。錢塘人。

王　恒貞伯。杭州人。〔四七〕

端　鏊平川。口口人。〔四八〕

鹿陽外史〔四九〕

朱　鼎永懷。崑山人。〔五〇〕

吳　鵬圖南。宜興人。〔五一〕

吳大震長儒。徽州人。〔五二〕

張從德同谷。海寧人。（按曲錄作從懷。）〔五三〕

楊　珽夷白。錢塘人。〔五四〕

王□□玉峯。松江人。〔五五〕

黃惟楫説仲。台州人。〔五六〕

楊家霖瑞甫。錢塘人。〔五七〕

季陽春蘭賓。永嘉人。〔五八〕

右十四人，下之上。

劍池校曲巧多，久沈酣於音藏。

永懷談詞侶盛，方鼓吹於騷壇。

長儒文字之豪，寄牢騷於客舫。

說仲尙書之裔，推競爽於侯家。

餘人亦自斐然，各帙有足取者。允爲下之上。

心一子杭州人。

涵陽子東嘉人。

月榭主人〔六〇〕

朱　期萬山。上虞人。〔六二〕

楊之炯星水。餘姚人。

趙於禮心雲。上虞人。（按曲錄作心武。）〔六五〕

顧　瑾懷琳。雲間人。按曲錄或云杭州。〔五九〕

泰華山人

陸□□江樓。杭州人。〔六一〕

朱□□玉田。汀州人。〔六三〕

張景嚴瀨賓。溧陽人。〔六四〕

鄒逢時海門。餘姚人。〔六六〕

右十二人，下之中。

別號莫稽，諸人未識。朱乃世家令子，終困志於卑官。楊亦〔六七〕宦族清流，猶矜奇於髦士。

趙以宿儒而游翰墨。鄒以野客而習聲歌。各有片長，共宜拔錄。允爲下之中。

汪宗姬師文〔六八〕。徽州人。

沈　祚希福。溧陽人。

謝天佑思山。杭州人。

胡文煥全菴。杭州人。〔七二〕

金懷玉爾音〔六九〕。會稽人。

馮之可易亭。彭澤人。〔七〇〕

黃廷俸君選。常熟人。〔七一〕

吾國璋邱瑞。杭州人。〔七三〕

龍渠翁渠翁，佚其名。安慶人。〔七四〕　朱從龍春霖。句容人。〔七五〕

右十八人，下之下。

汪爲新安素封之嗣，游太學而契結公卿。金乃稽山學究之翁，棄青衿而陶情詩酒。其餘諸子，俱所未知。吾聞瓦缶之音，難與黃鐘比律；林石之卉，詎堪金谷〔七六〕爭奇。然細響適聽，野葩寓目，徵歌按拍，覺雞肋之難捐；藏垢納汙，豈溪毛之不薦？允爲下之下。

不作傳奇而作南劇者：

徐渭天池。山陰人。　汪道崑南溟。歙縣人。

以上二人，俱上品。

徐山人玩世詩仙，驚羣酒俠。所著四聲猿，佳境自足擅長，妙詞每令擊節。汪司馬一代鉅公，千秋文侶。所著大雅樂府，清新俊逸之音，調笑詼諧之致。餘雖染指於斯道，未肯爭雄於箇中，然片臠味長，一斑各見。允爲上品。

不作傳奇而作散曲者：

周憲王有像，字〔七七〕誠齋。
王九思渼陂。鄠縣人。〔七八〕
陳　鐸秋碧。南京人。〔七九〕
楊　慎升菴。新都人。〔八〇〕
康　海德涵。武功人。〔八一〕
常　倫樓居。沁水人。〔八二〕
顧夢圭雍里。崑山人。〔八三〕
唐　寅六如。吳縣人。〔八四〕
祝允明枝山。長洲人。〔八五〕
劉□□能田。山東人。〔八六〕
金　鑾白嶼。應天人。〔八七〕
李日華實甫。吳縣人。〔八八〕
虞□□竹西。崑山人。〔八九〕
沈　仕青門，一字野筠，仁和人。〔九〇〕
張文臺隱君。直隸人。〔九一〕
周□□秋汀。直隸人。〔九二〕
陸之裘南門。太倉人。〔九三〕
陶□□陶區。直隸人。〔九四〕
馮惟敏海浮。臨朐人。〔九五〕
王世貞鳳洲。太倉人。〔九六〕
秦時雍復菴。亳州人。〔九七〕
吳　欽武進人。〔九八〕
殷　都無美。嘉定人。〔九九〕
沈　璟定庵。吳江人。〔一〇〇〕
陳所聞藎卿。江寧人。〔一〇一〕

以上二十五人，俱上品。

周憲王色天散聖，樂國飛仙。嗣出天潢，才分月露。

王渼陂秦韻鏗鏘。　陳秋碧南音嘹嚦。〔一〇二〕

楊狀元美才甘放。　康翰林絕技矜莊。〔一〇三〕

常樓居藝林掞藻。　顧雍里名族標英。

唐解元巧擅解衣。　祝山人神凝灑翰。

劉龍田風成東魯。　金白嶼響振江南。

李寶甫斗胆翻詞。　虞竹西柔腸度曲。

沈野筠丹青入道。　張隱君浮白采直。

周家郎顧誤名高。　陸氏子聞奇聲美。

陶先生元襟瀟洒。　馮侍御綺筆鮮妍。

王司寇當代宗工。　秦大夫中原儒雅。

梟居士會心絲竹。　殷部郎觸目琳瑯。

沈僉憲清望斗山。　陳散人高蹤烟壑。

蓋諸公多濬文章之派，並揚詞曲之波，歌套數洋洋盈耳之歡，唱小令嗚嗚沁心之妙。篇章應不朽，姓字必兼存。尤爲上品。

曲品 卷下

傳奇定品，頗費籌量，不無褒貶。蓋總出一人之手，時有工拙；統觀一帙之中，間有長短。故律以一法，則吐棄者多；收以歧途，則闌入者雜。其難其愼，此道亦然。我舅祖孫司馬公謂予曰：『凡南劇，第一要事佳，第二要關目好〔一〇四〕，第三要搬出來好，第四要按宮調〔一〇五〕、協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曉，第六要詞采，第七要善敷衍——淡處做得濃，閑處做得熱鬧，第八要各角色派得匀妥，第九要脫套，第十要合世情、關風化。持此十要以衡傳奇，靡不當矣。』但今作者輩起，能無集乎大成〔一〇六〕，十得六者，便爲璣璧；十得四五者，亦稱翹楚；十得二三者，即非碔砆。具隻眼者，試共評之。括其門數，大約有六：一曰忠孝，一曰節義，一曰風情，一曰豪俠，一曰功名，一曰仙佛。元劇門類甚多，南戲止此矣。

舊傳奇

作者姓名，或不可考。合入四品，不復分別。

神品一

琵琶　蔡邕之託名無論矣，其詞之高絕處，在布景寫情，眞有運斤成風之妙。串插甚合局段，苦樂相錯，具見體裁。可師，可法，而不可及也。詞隱先生嘗謂予曰：『東嘉妙處全在調中平、上、去聲字〔一〇七〕用得變化，唱來和協。至於調之不倫，韻之太雜，則彼已自言，不必尋數矣。』萬物共褒，允宜首列。高則誠所〔一〇八〕作。

神品二

拜月　云此記出施君美筆，亦無的據。元人詞手，製爲南詞，天然本色之句，往往見寶，遂開臨川玉茗之派。何元朗〔一〇九〕絕賞之，以爲勝琵琶，而談詞定論則謂次之而已。

妙品一

荆釵　以眞切之調，寫眞切之情，情、文相生，最不易及。詞隱稱其『能守韻』。然則今本有失韻者，蓋傳鈔之僞耳。眞當仰配琵琶而鼎峙拜月者乎？寧獻王作〔一一〇〕。

妙品二

牧羊　元馬致遠有劇。此詞亦古質可喜，令人想念子卿之節。梨園演之，最可玩。馬致遠作〔一一一〕。

妙品三

香囊　詞工，白整。儘塡學問。此派從琵琶來，是前輩最佳傳奇也。邵給諫作〔一一二〕。

妙品四

孤兒　事佳，搬演亦可。但其詞太質，每欲如殺狗一校正之，而棘於手，姑存其古色而已。即以趙武爲岸賈子，正是戲局。近有徐叔回所改八義，與傳稍合，然未佳。

妙品五

金印　季子事，佳。寫世態炎涼曲盡，眞足令人感喟發憤。近俚處，具見古態。今有張儀而改名縱橫者，稍失其舊矣。蘇復之作〔一二三〕。

妙品六

連環　詞多佳句，事亦可喜。原有奪戟劇，亦妙。王雨舟作〔一二四〕。

妙品七

玉環　此檃括元兩世姻緣劇，而於事多誤。想作者有憾於外家耳。陳玉陽作鸚鵡洲記，方是實錄。

能品一

白兔　詞極古質，味亦恬然，古色可挹。世稱蔡、荆、劉、殺，雖不敢望蔡、荆，然斷非今人所能作。

能品二

殺狗　事俚，詞質。舊存惡本，予爲校正。詞多有味〔一二五〕。此眞寫事透澈，不落惡腐，所以爲佳。徐仲由作〔一二六〕。

能品三

教子　古本儘佳，今已兩改。眞情苦境，亦甚可觀。

能品四

綵樓　作手平平，稍入酸境，且是全不核實。古人好詼諧如此。然亦古質可取。呂文穆原有屋山，爲僧所敬禮〔一七〕，何必以王氏紗籠詩强誣之？

能品五

四節　淸倩之筆，但賦景多屬牽强。置晉於唐後，亦嫌顚倒。此作以壽鎭江楊相公。初出時甚奇，但寫得不濃，只略點大概耳，故久之覺意味不長。一記分四截，是〔一八〕此始。

能品六

千金　韓信事，佳。寫得豪暢。內插用北劇。但事業有餘，閨閫處大寥落，且旦是增出。只入虞姬、漂母，亦何不可？

能品七

還帶　裴晉公事，佳。鋪叙詳備。但周女何苦作釐婦，纏繞人家？當作閨女。周叟出獄，送女謝裴，而裴不納。女竟不嫁，後陪夫人入京，年且長矣，夫人苦勸裴留之，而生幼子諜，爲宣宗朝學士。入此一段姻緣，則各有結局。以上三本，俱沈練川作。

能品八

金丸　元有抱妝盒劇。此詞出在成化年，曾感動宮闈。內有佳處，可觀。

能品九

精忠　此岳武穆事。詞簡淨。演此令人眥裂。予欲作一劇，不受金牌之召，直抵黃龍府，擒兀朮，返二帝，而正秦檜法，亦一大快事也。

能品十

雙忠　此張、許事，境慘情悲，詞亦充暢。其調有採人譜者，予曾爲校正。以上三本，武康姚靜山所作。〔一九〕

能品十一

斷髮　事重節烈。詞亦佳，非草草者；且多守韻，尤不易得。

具品一

寶劍　傳林冲事，亦有佳處。自撰曲品名亦奇。此公熟於北劇，作此記，謂弇州曰：「何似琵琶？」答曰：『但當令吳下老曲師謳之，乃可。』以上二本〔二〇〕，章邱李開先作。

具品二

銀瓶　事以俚瑣，而吳下盛演之。內二犯江兒水作南詞，最是，可以正今曲之誤也。鄭清之訓理宗於藩邸，有功，此事宜入。

具品三

嬌紅　此傳盧伯生所作，而沈翁傳以曲，詞、意俱可觀。以申、嬌之不終合也而合之，誠快人意。第傳中有嬌之妬紅、紅之汙嬌、生之感鬼、嬌之遠別種種情態，未經描寫，亦堪恨恨。

具品四

三元　馮商還〔一二一〕妾一事，儘有致。近插入三事，改爲四德，失其故矣。

具品五

龍泉　情節闊大，而局不緊，是道學先生口氣。以上三本，俱沈壽卿所〔一二二〕作。

具品六

投筆　詞平常，音不叶，俱以事佳而傳耳。何不只用曹大家〔一二三〕？與任尙書事，猶無謂。

具品七

五倫　大老鉅筆，稍近腐。內送行『步蹻雲霄』曲，歌者習之。或謂此記以蓋鍾情麗集之愆耳。

以上二本，邱瓊山所作。〔一二四〕

新傳奇品〔一二五〕每一人以所作先后爲次，非有甲乙也。

沈寧菴所撰傳奇十七本。

紅蕖　著意著詞，曲白工美。鄭德璘事固奇，無端巧合，結撰更宜。先生自謂：字雕句鏤，正供案頭耳。此後一變矣。

埋劍　郭飛卿事，奇。描寫交情，悲歌慷慨。此事鄭虛舟採入大節記矣。大節記以吳永固爲生〔一二六〕。

十孝　有關風化，每事以三齣，似劇體，此自先生創之。末段徐庶返漢、曹操被擒，大快人意。

分錢　全效琵琶，神色逼似。第一廣文不能有其妾，事情近酸，然苦境亦〔一二七〕可玩。

雙魚　書生坎坷之狀，令人慘動。雜取符節事、薦福碑劇〔一二八〕中北調，尤佳。

合衫　苦處境界，大約雜摹古傳奇。此乃元劇公孫合汗衫事，曲極簡質，先生最得意作也，第不新人耳目耳。余特爲先生梓行於世。

義俠　激烈悲壯，具英雄氣色。但武松有妻，似囋〔一二九〕。葉子盈添出，無緊要。西門慶鬥殺。先生屢貽書於余，云：『此非盛世事，秘勿傳。』乃半野商君得本，已梓，吳下競演之矣。

鴛衾　聞有是事。局境頗新，妻之掠於忭也，章臺柳也，合讖無所不可。吾友桐柏生有鳳、釵二劇，亦取之。

桃符　卽後庭花劇而敷衍之者。宛有情致，時所盛傳。聞舊亦有南戲，今不存。

分柑　男色爲佳曲。此本謔態疊出，可喜。第情境尚未激暢〔一三〇〕，不若譜董賢，更善也。

四異　舊傳吳下有嫂奸〔一三一〕事，今演之，快然。丑、淨用蘇人鄉語，亦足笑也。

鑿井　事奇，湊拍〔一三二〕更好。通本曲腔名，俱用古戲名〔一三三〕串合者，此先生長技處也。

珠串　崔郊狎一青衣，賦『侯門如海』詩，事足傳。寫出有情景〔一三四〕。第其妻磨折處，不脫套耳。

奇節　正史中忠孝事，宜傳。一帙分兩卷，此變體也。

結髮　是余所作傳，致先生而譜之者。情景曲折，便覺一新。

墜釵　興、慶事，甚奇，又與賈女雲華、張倩女異。先生自遜，謂『不能作情語』，乃此情語何婉切也！

博笑　體與十孝類。雜取耳談中事譜之，輒令人絕倒。先生游戲，至此神化極矣。

湯海若所著傳奇五本。〔一三五〕

紫簫　琢調鮮美，鍊白駢麗。向傳先生作酒、色、財、氣四犯，有所諷刺，是非頓起，作此以掩之，僅成半本而罷。覺太曼衍，留此清唱可耳。

紫釵　仍紫簫者不多，然猶帶靡縟。描寫閨婦怨夫之情，備極嬌苦，直堪下淚，眞〔一三六〕絕技也！

還魂　杜麗娘事，甚奇。而著意發揮，懷春慕色之情，驚心動魄。且巧妙疊出，無境不新，眞堪千古矣。

南柯夢　酒色武夫，迺從夢境證佛，此先生妙旨也。眼闊手高，字句超秀。方諸生極賞其登城北

調〔二七〕，不減王、鄭，良然！良然！

邯鄲夢　窮士得意，興盡可仙。先生提醒普天下措大，功德不淺。卽夢中苦樂之致，猶令觀者神搖，莫能自主。

以上俱上上品

陸天池所著傳奇二本。

明珠　無雙事，奇。此係天池之兄給諫陸粲具草，而天池踵成之者。抒寫處有景有情，但音律多不叶，或是此老未精解處。然其布局運思，是詞壇一大將也。

南西廂　天池恨日華翻改紕繆，猛然自爲握管，直期與王實甫爲敵。其間俊語不乏。常自詡曰：『天與丹青手，畫出人間萬種情。』豈不然哉。願令梨園亟演之。

張靈墟所著傳奇六本。

紅拂　此伯起少年時筆也。俠氣辟易，作法撇脫，不粘滯。第私奔處未免激昂，吾友槲園生補北詞一套，遂無憾。樂昌一段，尙覺牽合。娘子軍亦奇，何不插入？

祝髮　伯起以之壽母，境趣凄楚逼眞。布置安插，段段恰好，柳城稱爲七傳之最。但事情非人所樂談耳。

竊符　前半眞，後半假，不得不爾。女俠如此，固當傳。

灌園　有風致而不蔓，節俠具在。上虞趙武作溉園，遠不逮矣。

扊扅　此伯起得意作。百里奚之母，蛇足耳。張太和亦有記，別一體裁，而多剿襲。

平播　伯起衰年倦筆，粗具事情，太覺單薄。似受債帥金錢，聊塞白雲耳。

顧道行所著傳奇四本。

青衫　元、白好題目。點綴大概亦了了。仿佛四節記。

葛衣　此有爲而作，感慨交情，令人嗚咽。婦入菴似落套，然無〔一三九〕可奈何。

義乳　李善事出後漢書，事眞，故奇。且以之諷人奴，自不可少。

風教編　一記分四段，仿四節體。趣味不長，然取其範世。

梁伯龍所著傳奇一本。

浣紗　羅織富麗，局面甚大，第恨不能謹嚴。中有可減處，當一删耳。他作有紅線劇及江東白苧散詞，俱佳。

鄭虛舟所著傳奇二本。

玉玦　典雅工麗，可咏可歌，開後人駢綺之派。每折一調，每調一韻，尤爲先獲我心。

大節　工雅不減玉玦。孝子事業有古曲，仁人事今有五福，義士事今有埋劍矣。

梅禹金所著傳奇一本。

玉合　許俊還玉，誠節俠丈夫事，不可不傳。詞調組詩而成，從玉玦派來，大有色澤。伯龍極賞之。恨不守音韻耳。金魚記當退三舍。又曾著玉鎮，家君謂之曰：『符郎事已引入雙魚。』遂止。

卜大荒所著傳奇二本。

冬青　悲憤激烈，誰謂腐儒酸也？音律精工，情景眞切。吾友張望侯曰：『檇李屠憲副於中秋夕帥家優於虎邱千人石上演此，觀者萬人，多泣下者。』方諸生曰：『大爲義士吐氣。但當時瘞骸事，實吾邑王監簿名英孫號修竹者爲之。若唐玉潛、林景曦及謝皋羽、鄭樸翁諸人，皆王門下館客耳。蓋王係國戚，又世家也，挺身欲前，慮事洩罹禍，遂捐重貲，募里中人，挾唐、林二士經紀其事。王因自諱，人遂譌傳。』今已漸白。雜見王家乘及元孔希魯子當趙所跋謝皋羽冬青樹引，入季長洲辨義錄。近張太定修會稽新志中，載唐、林四絕句詩，乃王修竹倡之而諸君屬和者。王詩極慷慨淋漓，可爲墮淚。王亦才士，有修竹集，林有霽山集，其中倡和諸篇，皆大略可見。不然，林一羈客，唐一窮學究，非有力者爲執太阿，安所得措其手於逆髡烈焰之中，而保冬青卒無恙耶？惜不繳惠卜君一洗發之也。

乞麾　發揮小杜之狂，恣情酒色，令人頓作冶遊想。吾友方諸生曰：『其詞駢藻鍊琢，摹方應圓，終卷無上去疊聲，眞是竿頭撒手，苦心哉！』小杜風流楚楚，其鍾情髫女，注目紫雲，固豪士本色。每讀『兩行紅粉』及『綠葉成陰』之句，輒柔腸欲絕。今記中乃兩全之，良是快事。第牧

之入試吳武陵〔三九〕，袖阿房宮賦謁主試，崔郾荐至第五，不得，勃然取其賦去，竟得異等，此大可爲世之薦士者風，何不譜作實錄，而他有所摭？又牛奇章鎭維揚，每夕〔四〇〕令街卒衞杜書記夜游，報帖盈篋，其憐才繾綣，可令千古英雄雪涕，令橫羅粉墨，毋乃冤乎？宴分司御史者是李聰，記作李聽，恐是刻本之誤，更須查定耳。

葉桐柏所著傳奇五本。

玉麟　三蘇事，舊有麟鳳記，極輕倩。美度初〔四一〕爲之删定，遂盡易其舊。詞致秀爽，尤宜喜筵。

雙卿　本傳雖俗，而事奇，予極賞之，貽書美度度以新聲，浹日而成。景趣新逸，且守韻調甚嚴，當是詞隱高足。

鸞鎞　杜羔妻寄外二絕，甚有致。曲中頗具憤激。唐時進士題名後，可以遍閱諸妓。必作羔醉眠青樓之狀，而其妻『醉眠何處』之句，猜來有情耳。插合魚玄機事，亦具風情一班。溫飛卿最陋，何多幸也！

四豔　選勝地，按節氣，賞名花，取珍物，而分扮麗人，可謂極排場之致矣。詞調俊逸，姿態橫生。密約幽情，宛宛如見，郤令老顛沒法耳。

金鎖　元有竇娥冤劇，最苦。美度故向此中寫出，然不樂觀之矣。

以上上中品

屠赤水所著傳奇三本。

曇花　赤水以宋西甯侯嬲戲事敗官，故託木西來以頌之，意猶感宋德。或曰：『盧相卽指吳縣相公，孟豕韋卽指糾之者。』才人喪檢，亦常事，何必有恚心耶？其詞華美充暢，說〔一四二〕世情極醒，但律以傳奇局，則漫衍乏節奏耳。

修文　赤水晚修仙，爲黠者所弄，文人入魔，信以爲實。然以一家夫、婦、子、女，託名演之，以窮其幻妄之趣，其詞固足採也。

彩毫　此赤水自況也。詞采秀爽，較曇花爲簡潔。

汪昌期所著傳奇九本。按曲錄作『昌朝』。〔一四三〕

高士　此初試筆也，音律雖草草，似有所刺。內用海闊黎一段，可疑。

天書　孫、龐有元劇，此記亦斐然。雖見『弋陽腔』演之，亦頗激切。

長生　汪奉先遂爲純陽一闡發，甚暢。第雜以曇花。

獅吼　懼內從無南戲〔一四四〕。汪初製一劇，以諷枌榆。旋演爲全本，備極醜態，總堪捧腹。末段悔悟，可以風笄幃中矣。

投桃　潘用中事見小說，予初欲譜之。今汪此記，甚有情趣，且知守韻律，尤爲可喜。

二閣　予曾爲雙閣畫善記，卽此朱生事也，不意汪亦爲之。予雜取紈袴子半入之；汪則惟詠梅、

雪，更覺條暢。

同昇　此似頌一友者，而已附入之。詞采甚都，但事情不奇耳。

三祝　范文正父子事，可以訓俗。此記摭事甚侈，而詞亦富贍；若演行，猶須一删。

種玉　吾越金叟撰摘星記，即霍仲儒事。此記略具幽情，兼揚將相之業，勝摘星多矣。

龍朱陵所著傳奇一本。

藍橋　龍公才甚敏而綺。具草時，以稿示家君，云：『爲母壽也。』詞白極琢麗。吾邑楊生玉杵，何足齒哉！

鄭豹先所著傳奇三本。

白練裙　鄭爲孝廉時，風流瀟灑，於秦淮曲中說刺老妓，戲成白練裙。俄爲大中丞所訶，遂不行。曲未入格，然詼諧甚足味也。

旗亭　董元卿遇俠事佳，曲多豪爽。湯海若爲之序。

芍藥　盧儲文爲賞閨閣，可羨可敬。鄭公恨不遇耳。詞多俊語，海若甚賞之。

佘聿雲所著〔一四五〕傳奇一本。

量江　樊若水事，奇。全守韻律，而詞調俱工，一勝百矣。尚有賜環記，未見。其瑣骨菩薩，亦通。

馮耳猶所著傳奇一本。

雙雄　聞姑蘇有是事。此記似爲人洩憤耳。事雖卑瑣，而能恪守詞隱先生功令，亦持敎之杰也。

以上上下品。

戴金蟾所著傳奇二本。

青蓮　紀太白事，簡淨而雅，不入妻子。其〔一四六〕脫灑。彩毫雖詞藻較勝〔一四七〕，而節奏合拍，此爲擅場。派從玉玦來。音律工密，尤可喜。

鞦韆　事鄙俚，而以秀調發之，迥然絕塵。似爲賈人。

車柅齋所著傳奇二本。

四夢　高唐夢亦具小境〔一四八〕。邯鄲、南柯二夢，多工語。自湯海若二記出，而此覺寥寥。蕉鹿夢甚有奇幻意，可喜。

彈鋏　車君自況。情詞具佳。方諸生以其少天趣，短之。杭人謝天瑞有狐裘記，以孟嘗君爲生，然甚猥瑣，不及此。

顧懋仁所著傳奇一本。

五鼎　主父恩仇分明，寫出最肖；且不與生叶，甚〔一四九〕新。然五鼎欠發揮，徒寄之一言耳。

顧懋儉所著傳奇一本。

椒觴　陳元亮事眞，此君似有感而作。梁伯龍極賞之。是甚有學問者。

祝金粟所著傳奇一本。

紅葉　韓夫人事，千古奇之。此記狀之得情，且能守韻，可謂空谷足音。吾友玉陽生有題紅葉，遠勝之。然正不必一律論也。

周螺冠所著傳奇一本。

錦箋　此記鍊局遣詞，機鋒甚迅，巧警會心。向云經諸名士而成，今而知螺冠獨擅其美。

以上中上品

沈湼川所著傳奇四本。

雙珠　王楫事眞，第後半妻子再生，子回得第，補出。情節極苦〔三〇〕，串合最巧，觀之慘然。

分鞋　程君事載輟耕錄。女子如此，賢哉！此記寫之甚暢。

鮫綃　魏必簡事似有之。情景亦苦切。臥草中而相士至，幸以解難，亦新。

青瑣　古有懷香記，不存。賈午事不減文君，此記狀之，甚婉曲有景〔三一〕。後二本，或云非湼川作。

黃鈞叟〔三二〕所著傳奇一本。

蛟虎　周孝侯除二害，甚奇，可以範俗。詞亦近人。

陸無從所著傳奇一本。

存孤　李文姬、王成事甚奇，詞亦雅，且有風致，但稍淺略，未得暢耳。其序似天池舊有稿而

無從演之者。

謝海門所著傳奇一本。

四喜　二宋事佳。詞亦工美。上虞有曲派，此公甚高。

秦華峯所著傳奇一本。

清風亭　事必有據。世之妒妻欲殺妾子者多矣，此卷仗君提醒。俗有中湘藏珠，亦如此，而調不稱。

謝九紫所著傳奇一本。

紈扇　才人筆，自綺麗。記中伯事，似況也。局段未見謹嚴。

陳禹陽所著傳奇一本。

鸚鵡洲　記韋康事，多綺麗。第局段甚雜，演之覺懈。是才人語，非詞人手。又爲云長公作一劇，未見刻本。

陳太乙所著傳奇二本。

金蓮　撫三蘇事，得其概。未添抱不平，正是戲法耳。詞、白俱駢美

紫環　事亦佳，尚未脫套。觀其白工，正非草率者。

張屏山所著傳奇一本。

紅拂　伯起以簡勝，此以繁勝，尙有一本未見。此記境界描寫甚透，但未盡脫俗耳。湯海若極賞其梁州序記〔一五三〕中句。記序云：『紅拂已經三演，在近齋外翰者，鄙俚而不典；在冷然居士者，短簡而不舒；今屏山不襲二格，能兼雜劇之長。』

許時泉所著傳奇一本。

泰和　每齣一事，似劇體，按歲月，選佳事，裁製新異，詞調充雅，可謂滿志。

錢海屋所著傳奇一本。

忠節　此小說中懷春雅集也，風情而近古板者。此君學甚富，每以古人姓名叶韻，不一而足，亦是別法。

章金庭所著傳奇一本。

符節　汲黯人品好，使事亦佳。描寫田、竇炎涼態，曲折畢盡，的是名筆，但稍覺客勝耳。吾友葉美度有灌夫罵座劇，相似。

以上中中品。

高瑞南所著傳奇二本。

玉簪　詞多清俊。第以女貞觀而扮尼講經〔一五四〕，紕繆甚矣。

節孝　陶潛之歸去，李密之陳情，事佳。分上、下帙，別是一體。詞隱之奇節亦然。

程子叔所著傳奇二本。

望雲　載狄梁公事，俱核。詞亦斐然。吾越金叟亦有望雲一記，調雖不佳，而中有二張召幸、對博賭裘、懷義爭道、三思遇妖諸事，演之可觀，惜此未曾博收之。

玉香　此劇〔一五五〕天緣奇遇傳而譜之者。人多，攢簇得好，情境亦了了，固是佳手。別有玉如意，亦此事，未見。

金逍遙所著傳奇一本。

呼盧　劉寄奴事，眞人傑，蹤跡果奇。此記據實敷衍，亦快人意。

吳叔華所著傳奇一本。

驚鴻　楊、梅二妃相妬事，佳。詞亦秀麗。第以國忠相而後進太眞，於事覺顚倒耳。

陸濟之所著傳奇一本。

題橋　相如事，此記最典實。文君有姨，似蛇足。吾友葉美度有琴心雅調八齣，甚佳。

楊新吾所著傳奇一本。

綠綺　詞有佳處。茂陵女作妓，點綴亦好，無妨。以文君爲處子，正不必。至於投菴，則套矣。

張午山所著傳奇一本。

雙烈　傳韓蘄王事，英爽生色。但前段梁公之母作梗，近套，且〔一五六〕無味，必當删之。

庚生子所著傳奇一本。

歌風　高帝微時，甚奇。其父母俱慶，爲天子尊親之極。此記蔚有才氣。其項王自刎時數語，尤堪擊節。

盧鶴江所著傳奇一本。

禁烟　介之推忠而隱者，人品最高。此記摹寫俱備，但摭晉重耳事甚詳，嫌賓太盛耳。末用八仙，則可笑矣。

兩宜居士所著傳奇一本。

鋸語　此以重耳爲生者，發揮明盡，觀者洞然。古尙有斬袪一記，未見。

以上中下品。

湯賓陽所著傳奇一本。

玉魚　郭汾陽宜譜曲。此記著意鋪張，甚長。但前段摹倣琵琶，近套，可厭；後半皆實錄也。删去父母爲快。〔一五七〕

秋閣居士所著傳奇一本。

奪解　鬱輪袍事。王辰玉撰劇，甚佳。此記詞采亦可觀，但坿會爲李林甫壻，不妙。境界略似明珠。其中幽情，何必揑出？且大都採嬌紅傳中語，亦可厭。惟酒樓聞伶人歌〔一五八〕詩，插入甚好。

汪劍池所著傳奇一本。

春蕪　宋玉事，予曾作神女、雙棲二記。串插有景，然何必禪寺也？間〔一五九〕爲一友賦幽香者。

王貞伯所著傳奇一本。

合璧　此記解大紳事。詞亦佳，但欠脫套。

端平川所著傳奇一本。

扊扅　此記在伯起前。叙事頗達，第嫌用禪寺爲套耳。

鹿陽外史所著傳奇一本。

雙環　此木蘭從軍事，今增出婦翁及夫壻，串插可觀。此是傳奇法。詞佳。

朱永懷所著傳奇一本。

玉鏡臺　此君與二顧同盟，而才不逮。紀溫太眞事，未暢，粗具體裁而已。元有此劇，何不仍之？

吳圖南所著傳奇一本。

金魚　此卽韓君、柳姬事。自玉合出，而吳本無色，然亦可行。

吳長儒所著傳奇二本。

練囊　亦賦章臺柳也。聞與張仲豫共成之者。事未脫套，而詞亦有可觀處。入紅線，似突然。

龍劍　此平寧夏哱賊事也。爲魏公洗垢，正宜收。

張同谷所著傳奇一本。

純孝　董黯孝甚著，今已爲神矣，慈谿以此得名。詞頗眞切。

楊夷白所著傳奇二本。

龍膏　此張無頗事，往余譜金合記〔一六〇〕，此君見之，謂龍宮近怪，易爲元載女。是亦一見也，然非本傳矣。

錦帶　余述事，乃假託。詞亦具有情致。

王玉峯所著傳奇一本。

焚香　王魁負桂英，做來甚悽楚。別有三生記，則合雙卿而成者。茶船事〔一六一〕則載雙卿事，詞不及此。

黃說仲所著傳奇一本。

龍綃　此柳毅傳書事。事佳〔一六二〕，詞亦可觀。蓋山人在新建壓上所成者。舊有傳書記。近有姑蘇周侍御亦撰此，詞多近俚，不逮矣。

以上下上品。

心一子所著傳奇一本。

遇仙　董永事。詞亦不俗。此非『弋陽』所演者。

顧懷琳所著傳奇一本。

佩印　朱買臣史傳本是極好傳奇。此非近俚。且插入霍光〔一六三〕，時代亦糾繆。

涵陽子所著傳奇一本。

杖策　鄧禹年少封侯，千古快事。嚴陵、梅福插入，亦好。此以鄧爲梅壻，不知嚴爲梅壻耳。詞亦未工。

泰華山人所著傳奇一本。

合劍　此是李世民爲生，尉遲敬德爲小生者。內載『起兵晉陽』及『喋血禁門』事，甚詳悉。而煬帝之淫奢，娘子軍之戰功，俱可觀。惟詞曲未稱。

月榭主人所著傳奇一本。

釵釧　皇甫吟事，非假託者。詞簡而明。觀此本，爲密事告友之戒。

陸江樓所著傳奇一本。

玉釵　此記李元璧忠節事。內有佔紫芝園一節，必有所指。安丙擒吳曦事插入，亦好。至其詞，不過常人手筆。

朱萬山所著傳奇一本。

玉丸　此郎君自況也。別有傳奇，亦平暢。

朱玉田所著傳奇一本。

玉鐲　此記王順卿麗情重會事。閩人能南詞，亦空谷之音也。

楊星水所著傳奇一本。

玉杵　此合裴航、崔護。選事頗佳，而詞多剿襲。

張瀾賓所著傳奇一本。

分釵　伍生、二蘭事，必有託也。內曲數套可謳。

趙心雲所著傳奇二本。

漑園　即齊王法章事，而此以王孫賈爲生。然是庸筆，意致可取。

畫鶯　此鍾情麗集辜輅事，乃邱文莊所撰少年遇合事也。此〔一六〕事可傳，而發揮未透暢。

鄒海門所著傳奇一本。

覓蓮　照劉一春本傳譜之，亦悉，而詞釆未鮮。

以上下中品

汪宗姬所著傳奇一本。

丹管　詩人作詞，不文而近俚，何也？

沈希福所著傳奇一本。

指腹　賈雲華還魂事，佳。有舊傳奇，未見。此詞白倘近俗。

馮易亭所著傳奇一本。

護龍　此疊陽子事。當巧狀其靈幻之態，而詞乃庸淺，姑以事存之。

謝思山所著傳奇二本。

孤裘　此〔一六五〕孟嘗君事，敍得暢，但不能脫套耳。

靖虜　祖生擊楫事佳，而詞多俗。

黃君選所著傳奇一本。

白璧　張儀事佳，而調平平。

胡全菴〔一六六〕所著傳奇三本。

奇貨　呂不韋事佳，恨不得名筆一描寫之。予擬作玉符，未果。

犀珮　此採士人妻題金山寺詩，及山東俠士擒宵盜二事合成。生名符基，則『無稽』之意也。搬出亦奇。

三晉　趙簡子事佳，亦恨不得名筆。

吾邱瑞〔一六七〕所著傳奇一本。

合釵　即明皇、太眞事，而詞不足。內遊月宮一齣，全鈔彩毫記，可笑。

龍渠翁所著傳奇一本。

藍田　此楊雍伯種玉事，事甚奇，而調甚庸淺。〔一六八〕

朱春霖所著傳奇一本。〔一六九〕

牡丹記　此祝英台事，非舊本也。詞、白膚陋，止宜俗眼。

金懷玉所作傳奇九本。

香裘　江秘事，亦有趣。狀敗家子處，堪儆俗。詞則不可道也。

寶釵　此耳談中楊大中一段，甚奇，搬出亦可。

望雲　詞未佳，遠遜程叔子所作。然其紀梁公妙事殆進，演甚好。

完福　此吉慶戲，俗境也。王生事，不核。

妙相　全然造出。俗稱爲『賽日連』，閧動鄉社。

摘星　霍仲孺事佳，而才不逮。今已爲種玉所掩。

繡被　此紀東漢〔一七〇〕王忳事，而失其實，不足道也。

八更　紀匡衡事，而絕不相蒙，何也？豈以琵琶誣蔡故耶？

桃花　崔護事佳，而改造失眞；且境態不妙，何以曲爲？與俗本西湖記一類。

以上下下品。

作者姓名有無可考，其傳奇附列於後：

繡繻　元有花酒曲江池劇。此作照汧國夫人本傳而譜之者，情節亦新。詞多可觀，雖不逮玉玦，而亦非庸品。嘗聞：玉玦出而曲中無宿客，及此記出而客復來。詞之足以感人如此。鄭虛舟作〔一七〕。

右附上下品。

鳴鳳記　紀諸事甚悉，令人有手刃賊嵩之意。詞調儘暢達可咏，稍厭繁〔一七二〕耳。江陵時亦有編鸞筆記，即此意也。王鳳洲作〔一七三〕。

百順　王曾無子而有子，可喜。詞亦充贍。紀丁、寇事，可觀。

右附中上品。

合鏡　特傳樂昌一事，亦暢；但云作越公女，反覺不情。別有一本，儘通。

四豪　如四節例，分信陵、孟嘗、平原、春申作四段，而首尾以朝周會合。各採本傳事點綴，的是可傳。尙欠工美。

霞箋　此即心堅金石傳，死者生之，分者合之，是傳奇體。搬出甚激切，想見鍾情之苦。但覺草草，以才不長故。

赤松　留侯事絕佳，寫來有景。但不宜鈔千金記中夜宴曲。且此何必夜宴也？如許事而遺調不煩，亦得簡法；倘更以詞藻潤之，足壓千金矣。

五福　韓忠獻公事，揚厲甚盛。還妾事，已見鄭虛舟大節記中。

右附中中品。

雙紅　此合紅綃、紅線而成，亦佳，但詞多剿襲。

離魂　倩女事佳，方諸生有南調劇，甚佳〔一七四〕。此係明州新編者，亦可觀，而詞未善。

犀合　內弟與姊夫之妾通，而謀殺姊夫及姊，可畏哉！事新，詞亦平雅〔一七五〕。

五福　徐勉之事。積德似竇禹鈞，境界平常。似人特作此以媚富翁者。

右附中下品。

黑鯉　劉司獄必當日有是事。詞亦平通。

綈袍　應侯事佳，搬出宛肖。元有拷須賈劇，何不插入？

右附下上品。

鑲環　藺相如使秦事，甚壯；與廉頗友，更有味；但云爲平原君壻，可笑。筆亦未能超脫〔一七六〕。

金臺　樂毅事佳，而筆嫌俗。

箜篌　此乩仙筆也。彼謂『自況』，詞亦駢美，但時有襲句，豈仙人亦讀人間曲耶？或云乃越人證聖成生作。

右附下中品。

曲品校勘記

本編所重印的曲品，是用暖紅室、吳梅、曲苑、淸河郡四種本子綜合彙訂的。各本還有些不同之處，仍分別注出；顯然的訛字衍文，則不一一列舉。

〔一〕『山海』，曲苑本及淸河郡本均作『江海』。

〔二〕『不盡』，曲苑本作『未盡』。

〔三〕『未攷』，曲苑本作『未致』。

〔四〕『何能』，曲苑本作『可能』。

〔五〕『餘姚呂天成』云云一行，僅曲苑本有。

〔六〕暖紅室本上卷下卷卷首均題（1）『彙刻傳奇附刊第二種』。（2）『東海鬱藍生撰 瑯琊方諸生閱』。（3）『夢鳳樓、暖紅室刊校』。吳梅校本上卷無（1）（3），改題『長洲吳梅校』；下卷無（1）。曲苑本及淸河郡本僅有（2）。

〔七〕『質樸……膚淺……』兩句，淸河郡本作『極質樸……極膚淺……』。

〔八〕『古帙……』一段另起，獨見於淸河郡本。

〔九〕『飛將』，清河郡本作『雄將』。

〔一〇〕曲苑本沈壽卿上衍一『堂』字。

〔一一〕『莊諧並寫』四字，曲苑本缺。

〔一二〕『音韵』，從清河郡本。它本皆作『韵音』。

〔一三〕『海若』，暖紅室本及吳梅本均作『晦若』，註云：『按今皆作海若』。

〔一四〕『主盟』二字，從清河郡本，它本皆作『主持』。

〔一五〕『樂府之匠石』一句，曲苑本缺。

〔一六〕『詞壇』，清河郡本作『詞部』。

〔一七〕『敲聲』，同上作『敲金』。

〔一八〕『悅目』，同上作『觸目』。

〔一九〕『說法』，同上作『談法』。

〔二〇〕『崑山人』三字，曲苑本、清河郡本無。

〔二一〕『一字大荒』四字，曲苑本、清河郡本無。又清河郡本列卜世臣於梅鼎祚之前。

〔二二〕『葉憲祖』，從清河郡本。它本皆作『葉祖憲』，似誤。暖紅室、吳梅兩本有註云：『按曲錄作憲祖。』

〔一三〕『孟公』，清河郡本作『孟光』，下有朱筆註云：『光，一作嘉』。

〔一四〕『紛詠』，從清河郡本。它本皆作『分詠』。

〔一五〕『落拓』，從清河郡本。它本皆作『流拓』。

〔一六〕（按曲錄作昌朝）註，僅暖紅室、吳梅本有。

〔一七〕佘翹……，從暖紅室本。吳梅本同。曲苑及清河郡本均作：『余聿雲池州人。』

〔一八〕『梔齋』，吳梅本同。清河郡本作『巵齋』，曲苑本作『祝齋』。

〔一九〕『金粟。海鹽人。』吳梅本同，曲苑本作『金粟』；清河郡本作『金粟人』，又此條列顧仲雍前。

〔二〇〕周囗囗……，吳梅本同。曲苑本作『周囗囗螺冠』，清河郡本又少『螺冠』二字。

〔二一〕『平湖人』三字，曲苑、清河郡兩本均無。

〔二二〕曲苑、清河郡兩本，秦鳴雷在謝讜之前。

〔二三〕『九紫』，各本皆誤作『九桒』，今據謝廷諒縫掖集改正。

〔二四〕曲苑、清河郡兩本，許潮均在張太和之前。

〔二五〕『涅川……釣叟……』二句，清河郡本作：『涅川、釣叟，一長於鍊境，一妙於選題。』

〔二六〕『薄遊』，曲苑本作『薄選』。

〔二七〕『海屋』，曲苑本作『直之』。

〔三八〕『一字子叔』四字，曲苑本、清河郡本均無。

〔三九〕金無垢，曲苑、清河郡本列程文修之前。

〔四〇〕吳世美，同上均列第六。

〔四一〕陸濟之，曲苑本作『陳濟之』。『利川』二字，曲苑、清河郡本均缺，次序列第四。

〔四二〕楊柔勝，曲苑、清河郡兩本列第七。

〔四三〕張□□午山……，同上兩本作『張午山』，列第五。

〔四四〕庚生子，同上兩本列第九。

〔四五〕盧□□雀江……，同上兩本作：『盧雀江，無錫人。』列第八。

〔四六〕秋閣居士，同上兩本列第三。

〔四七〕王恆，同上兩本列第四，無『杭州人』三字。

〔四八〕端鏊，同上兩本列第五，無『□□人』。

〔四九〕鹿陽外史，同上列第六。

〔五〇〕朱鼎，同上列第七。

〔五一〕吳鵬，同上列第八。

〔五二〕吳大震，曲苑、清河郡兩本列第十一。

〔五三〕張從德，同上列第九，無『海寧人』及『按曲錄作從懷』。

〔五四〕楊珽，同上止作『楊夷白』，列第十二。

〔五五〕王□□……，同上止作『王玉峯』，列第十。

〔五六〕黃惟楫，同上列第十四。

〔五七〕楊家寀，同上列第一。

〔五八〕季陽春，同上列第十三。

〔五九〕顧瑾……，同上兩本止作：『顧懷琳雲間人。』

〔六〇〕月榭主人，同上兩本列第八。

〔六一〕陸□□……，同上兩本止作『陸江樓杭州人』，列第五。

〔六二〕朱期，同上兩本列第六。

〔六三〕朱□□玉田……，同上作『李玉田汀州人』，列第七。

〔六四〕張景嚴……，同上兩本作『張瀨賓溧陽人』。

〔六五〕趙於禮……，同上兩本止作『趙心雲』。

〔六六〕鄒逢時……，同上兩本止作『鄒海門』。

〔六七〕『亦』字，從清河郡本。它本皆作『乃』。

〔六八〕『師文』二字，曲苑、清河郡本無。

〔六九〕『爾音』二字，同上兩本無，列第九。

〔七〇〕馮之可……，同上兩本列第二，『易亭』，曲苑本作『易堂』。

〔七一〕黃廷俸……，同上止作『黃廷俸』，列第四。

〔七二〕胡文煥，同上列第六。

〔七三〕吾國璋……，同上止作『邱瑞吾』，誤。

〔七四〕龍渠翁……，同上止作『龍渠翁』，列第十。

〔七五〕朱從龍，同上列第七。

〔七六〕『金谷』，從清河郡本。它本均作『金石』。

〔七七〕曲苑、清河郡兩本均無『有傲，字』三字。

〔七八〕王九思，清河郡本列第三。

〔七九〕陳鐸，同上本列第二。

〔八〇〕楊慎，同上本列第五。

〔八一〕康海，同上本列第四。

〔八二〕常倫，曲苑本列第八，清河郡本列第九。

〔八三〕顧夢圭，曲苑本列第七，清河郡本列第六。

〔八四〕唐寅，曲苑本列第十二，清河郡本列第十三。

〔八五〕祝允明，曲苑本列第六，清河郡本列第七。

〔八六〕劉□□能田……，曲苑本列第九，清河郡本列第八，均作：『劉龍田山東人。』

〔八七〕金鑾，曲苑本列第十三，清河郡本列第十二。

〔八八〕李日華，曲苑本列第十九，清河郡本列第十八，均無『實甫』二字。

〔八九〕虞□□竹西……，曲苑本列第十八，清河郡本列第十九，均作：『虞竹西崑山人。』

〔九〇〕沈仕，據吳梅本，各本均誤作『沈任』。曲苑本列第十六，清河郡本列第十七，均無『一字野筠』四字。

〔九一〕張文臺，曲苑本列第二十二，清河郡本列第二十三，均無『隱君』二字。

〔九二〕周□□秋汀……，曲苑、清河郡兩本均列第二十四，作：『周秋汀直隸人。』

〔九三〕陸之裘，曲苑本列第十一，清河郡本列第十。

〔九四〕陶□□陶區……，暖紅室本、吳梅本『陶區』均作『縣區』，曲苑本、清河郡本均作『陶具區直隸人』，列第二十五。縣區、具區，皆誤。

〔九五〕馮惟敏，曲苑本列第十，清河郡本列第十一。

〔九六〕王世貞，曲苑本列第十五，清河郡本列第十四。
〔九七〕秦時雍，曲苑本列第十四，清河郡本列第十五。
〔九八〕吳欽，曲苑本列第十七，清河郡本列第十六。
〔九九〕殷都，曲苑本列第二十一，清河郡本列第二十。
〔一〇〇〕沈瓚，曲苑本列第二十，清河郡本列第二十一。
〔一〇一〕陳所聞，曲苑本列第二十三，清河郡本列第二十二。
〔一〇二〕清河郡本，王評列陳評之下。
〔一〇三〕同上，楊評在康評之下。
〔一〇四〕『闕目好』，從清河郡本。它本均作『悅目』。
〔一〇五〕『宮調』，從清河郡本。它本均作『宮商』。
〔一〇六〕『能無集乎大成』，疑當作『無能集乎大成』。
〔一〇七〕『字』字，從清河郡本。它本均無。
〔一〇八〕『所』字，同上。
〔一〇九〕『何元朗』，從曲苑本及吳梅本，它本『朗』皆誤『郎』。
〔一一〇〕『甯獻王作』四字，曲苑、清河郡兩本均無。

〔一一一〕『馬致遠作』四字，同上。

〔一一二〕『邵給諫作』四字，同上。

〔一一三〕『蘇復之作』四字，同上。

〔一一四〕『王雨舟作』四字，同上。

〔一一五〕『詞多有味』四字，從清河郡本。它本均無。

〔一一六〕『徐仲由作』四字，曲苑、清河郡兩本均無。

〔一一七〕『禮』字，從清河郡本。它本均無。

〔一一八〕『是』字，同上。

〔一一九〕『以上三本』四字，曲苑、清河郡兩本均無。『所』字據清河郡本，它本無。

〔一二〇〕『以上二本』四字，同上兩本無。

〔一二一〕『還』字，各本均作『遠』，應誤。

〔一二二〕『所』字，據清河郡本。它本均無。

〔一二三〕『曹大家』，各本均作『曾天家』，應誤。

〔一二四〕『以上二本』四字，曲苑本、清河郡本均無。『所』字據清河郡本，它本無。

〔一二五〕『品』字，暖紅室、吳梅兩本均無。

〔一二六〕『生』字，從清河郡本。它本均作『主』。

〔一二七〕『亦』字，清河郡本無。

〔一二八〕『劇』字，據清河郡本。它本無。

〔一二九〕『囋』字，各本原均作『傲』，應誤。

〔一三〇〕『激暢』，清河郡本作『徹暢』。

〔一三一〕『嫂奸』，暖紅室及吳梅兩本均作『搜奸』。

〔一三二〕『湊拍』，清河郡本作『湊泊』。

〔一三三〕『古戲名』，各本均作『古戲及』，應誤。

〔一三四〕『情景』，清河郡本作『情境』。

〔一三五〕『海若』，暖紅室、吳梅兩本均作『晦若』，並註云：『按今皆作海若。』又『傳奇』二字，曲苑本無，此本以下各人名下均無『傳奇』二字。

〔一三六〕『眞』字，據清河郡本。它本無。

〔一三七〕『北調』，同上本作『北詞』。

〔一三八〕『無』字，同上本無。

〔一三九〕『吳武陵』，從清河郡本。它本均作『武陵』。

〔一四〇〕『每夕』，暖紅室、吳梅兩本均誤作『冬』。

〔一四一〕『初』字，據清河郡本。它本無。

〔一四二〕『說』字，同上。

〔一四三〕『按曲錄』云云註，曲苑及清河郡本無。

〔一四四〕『南戲』，從清河郡本。它本『戲』均作『劇』。

〔一四五〕『著』，清河郡本以下或多作『作』，均旁加『・』爲識，不再一一註出。

〔一四六〕『其』字，疑當是『甚』字。

〔一四七〕『較勝』，從清河郡本。它本均作『較遜』。

〔一四八〕『境』字，同上。它本均作『景』。

〔一四九〕『甚』字，同上。它本均作『最』。

〔一五〇〕『第後半妻子再生，子回得第，補出。情節極苦』數句，曲苑及清河郡本作：『第後半妻子回生，子回（回字曲苑本無）得第，補出。再情節極苦。』

〔一五一〕『景』字，清河郡本作『境』。

〔一五二〕『黃鈞叟』，曲苑、清河郡兩本均作『黃伯羽』。

〔一五三〕『記』字，疑當是『曲』字。

〔一五四〕『講經』，清河郡本作『講佛』。

〔一五五〕『劇』，疑當作『據』。

〔一五六〕『且』字，清河郡本作『亦』。

〔一五七〕『刪去父母爲快』，據清河郡本。它本均無。

〔一五八〕『歌』字，同上。

〔一五九〕『閒』字，疑當是『聞』字。

〔一六〇〕『金合記』，原均作『金谷記』，誤。

〔一六一〕『事』字，疑是衍文。

〔一六二〕『此柳毅傳書事』句中『此』字，『事佳』句中『事』字，均從清河郡本。它本無。

〔一六三〕『霍光』，原各本均作『霍山』，應誤。

〔一六四〕『此』字，據清河郡本。它本無。

〔一六五〕『此』字，同上。

〔一六六〕『胡全菴』，暖紅室、吳梅兩本作『胡金庵』，誤。

〔一六七〕『吾邱瑞』，曲苑、清河郡兩本作『邱瑞吾』。誤。

〔一六八〕此段中『此』、『甚』二字，從清河郡本。它本無。

〔一六九〕『一本』，從清河郡本。它本均作『九本』，蓋因此處均缺牡丹記及金懷玉兩行，『九本』乃金懷玉作品數目，誤寫在朱春霖名下。

〔一七〇〕『東漢』，各本均作『東侯』，應誤。

〔一七一〕『鄭虛舟作』四字，清河郡本原無，後朱筆添註。

〔一七二〕『厭繁』，清河郡本作『姚繁』。

〔一七三〕『王鳳洲作』四字，清河郡本原無，後朱筆添註。

〔一七四〕『甚佳』，同上作『甚妙』。

〔一七五〕『雅』字，從清河郡本，它本無。

〔一七六〕『筆亦未能超脫』，清河郡本作『作者筆不超脫』。

新傳奇品

清・高奕著

新傳奇品提要

新傳奇品，清高奕著。高奕字晉音，一字太初，浙江會稽人。生平事蹟待考。所作戲曲有春秋筆等十四種。

新傳奇品繼呂天成曲品而作，著錄了明代及明末清初二十七家的作品。評語不如曲品之詳，但所錄傳奇達二百〇九種，並且不與曲品重複，可以補曲品之不足。

古人傳奇總目，著者未詳。一向附在曲品和新傳奇品之間。和兩者雖然多所重複，但也有兩書之中所未收的作品。今附錄在新傳奇品之後。

王國維、陳玉祥、劉世珩三家曲品跋文，也附在後面，備供參考。

關於新傳奇品和古人傳奇總目的版本，詳見曲品提要。

新傳奇品序〔一〕

傳奇至於今，亦盛矣。作者以不羈之才，寫當場之景，惟欲新人耳目，不拘文理，不知格局，不按宮商，不循聲韻，但能便於搬演，發人歌泣〔二〕，啓人豔慕，近情動俗，描寫活現，逞奇爭巧，卽可演行，不一而足。其於前賢關風化勸懲之旨〔三〕，悖焉相左；欲求合於今，亦已寥寥矣。余欲一一品定，以紀一時之盛，柰聞見未廣爲憾耳。偶檢笥中所藏傳奇數百種，自明迄今，考其姓氏，細加評定〔四〕，識以一二語，足以想見其人矣。此亦善與人同之意，非有心去取也。至其文理、宮調、格式、聲韻、風化、勸懲之義，惟於本傳奇咏之可也，亦不敢贅。此但取現在所見聞者記之云爾。

山陰高奕晉音氏書

新傳奇品〔五〕

阮大鋮金陵人。道學面君，步履不妨。所著傳奇五本〔六〕。

雙金榜　春燈謎　牟尼合　忠孝環　燕子箋

吳駿公太倉人。女將征西，容嬌氣壯。所著傳奇三本。

通天臺　臨春閣　秣陵春〔七〕

盧次楩大名人。蜃樓雜沓，氣勢橫生。所著傳奇一本。

想當然

沈寧菴吳江人，即詞隱先生。冠冕佩玉，揖讓明堂。所著屬玉堂傳奇廿一本。〔八〕

翠屏山　望湖亭　一種情　耆英會等。

單槎仙會稽人。新妝越女，粉媚脂香。所著傳奇二本。

蕉帕記　露綬記〔九〕

吳石渠宜興人。道子寫生，鬚眉活現。所著粲花館主人傳奇五本。

畫中人　療妒羹　綠牡丹

范香令松江人。博山堂。琪花瑤草，餘香襲人。所著傳奇五本。〔一〇〕

花筵賺　鴛鴦棒　倩畫圖　勘皮靴　夢花酣

袁令昭吳縣人。劍嘯閣。〔一一〕海鶴鳴秋，聲清影淡。所著劍嘯閣傳奇五本。

西樓記　金鎖記　玉符記　珍珠衫　鷫鸘裘

馬亘生吳縣人。五陵年少，白眼調人。所著傳奇三本。

梅花樓　荷花蕩　十錦塘

劉晉充吳縣人〔一二〕。山中礮響，應聲徐來。所著傳奇三本。

羅衫合　天馬媒　小桃園

薛既揚吳縣人。鮫人泣淚，點滴成珠。所著傳奇六本。

書生願　醉月緣　戰荊軻　蘆中人　昭君夢　狀元旗

李玄玉吳縣人。康衢走馬，操縱自如。所著一笠菴傳奇三十二本。〔一三〕

一捧雪　人獸關　占花魁　永團圓　麒麟閣　風雲會　牛頭山　太平錢　連城璧　眉山秀

昊天塔　三生果　千忠會　五高風　兩鬚眉　長生像　鳳雲翹　禪眞會　雙龍佩　千里舟

洛陽橋　虎丘山　武當山　清忠譜　挂玉帶　意中緣　萬里圓　萬民安　麒麟種　羅天醮

秦樓月

馮猶龍吳縣人。墨憨齋〔一四〕 芙蓉映水，意態幽閒。所著墨憨齋傳奇三本。

萬事足　風流夢　新灌園

葉稚斐吳縣人。漁陽三撾〔一五〕，意氣縱横。所著傳奇八本。

琥珀匙　女開科　開口笑　三擊節　遜國疑　英雄槩　八翼飛　人中人

朱良卿吳縣人。八音鏦鳴，時見節奏。所著傳奇二十五本。

太極奏　玉素珠　軒轅鏡　蓮花筏　吉慶圖　飛龍鳳　錦雲裘　瑞霓羅　御雪豹　石麟鏡

九蓮菴　瓔珞會　贅神龍　萬花樓　建皇圖　乾坤嘯　豔雲亭　奪秋魁　萬壽觀　雙和合

壽榮華　五代榮　寶曇月　牡丹圖　漁家樂

邱嶼雪常熟人。入薄后廟，綺麗〔一六〕滿身。所著傳奇八本。

虎囊彈　黨人碑　百福帶　幻緣箱　歲寒松　御袍恩　鬧勾欄

朱素臣吳縣人。少女簪花，修容自愛。所著傳奇十四本。〔一七〕

振三綱　一著先　錦衣歸　未央天　狻猊壁　忠孝閭　四聖手　聚寶盆　十五貫　文星現

龍鳳錢　瑤池宴　朝陽鳳　全五福

畢萬侯吳縣人。白璧甯金，精彩眩目。所著傳奇六本。

紅芍藥　竹葉舟　呼盧報　三報恩　萬人敵　杜鵑聲

李笠翁錢塘人。桃源嘯傲，別有天地。所著傳奇九本。

奈何天　比目魚　蜃中樓　風箏誤　愼鸞交　凰求鳳　巧團圓　玉搔頭　美人香即憐香伴〔一八〕

周果菴　老僧談禪，眞諦妙理。所著傳奇十二本。

太白山　竹灑籬　八仙圖　火牛陣　竟西廂　福星臨　指南車　綠袍贈　萬金資　鏡中人

金橙樹　玉鴛鴦

張心其吳郡人。去病用兵，暗合孫、吳。所著傳奇十六本。

如是觀　醉菩提　海潮音　釣魚船　天下樂　井中天　快活三　金剛鳳　瀨鏡緣　芭蕉井

喜重重　龍華會　雙節孝　雙福壽　讀書聲　娘子軍

高晉音會稽人。清修潔操，不入世氣。所著傳奇十四本。

春秋筆　雙奇俠　貂裘賺　千金笑　聚獸牌　錦中花　擎香園　古交情　四美坊　眉仙嶺

如意冊　風雪緣　固哉翁　續青樓

盛際時吳郡人。珍奇羅列，時發精光。所著傳奇四本。

人中龍　飛龍蓋　胭脂雪　雙虬判

史集之吳郡人。倜儻不羈，笑傲一世。所著傳奇二本。

清風寨　五羊皮

朱雲從吳郡人。駿騎斷風，馳騄有矩。所著傳奇十二本。

靈犀鏡　齊眉案　照膽鏡　人中虎　石點頭　別有天　龍燈賺　赤龍鬚　兒孫福　小蓬萊〔一九〕

兩乘龍　萬壽鼎

陳二白長洲人。閨女靚妝，不增矯飾。所著傳奇三本。

雙冠誥　稱人心　彩衣歡

陳子玉吳縣人〔二〇〕。盆花小景，工致自佳。所著傳奇三本。

三合笑　王殿元　雙喜緣

王香裔　空谷幽蘭，清芬自遠。所著傳奇二本。

非非想　黃金臺

附錄

古人傳奇總目〔二二〕

琵琶　高則誠作。〔托蔡邕事。〕〔二三〕
鳴鳳　王鳳洲作。（楊繼盛事。）〔二四〕
荆釵　丹邱生作〔二五〕。〔王十朋事。〕
繡襦　鄭虛舟作。〔鄭元和事。〕
幽閨　施君美作。〔蔣世隆事。〕
西廂　陸天池作。〔張君瑞事。〕
白兔　（無名氏作。）〔劉知遠事。〕
躍鯉　（陳罷齋作。姜詩事。）
千金　沈練川作。〔韓信事。〕
釵釧　月榭主人作。（皇甫吟事。）
紅拂　張鳳翼〔二六〕作。〔李藥師事。〕
百順　（無名氏作。王曾丁寇事。）
水滸　梅花墅作。〔梁山泊〕（事）。
雙珠　沈涅川作。〔王楫父子〕（事）。
連環　王雨舟作。（王允、董卓事。）
鸞釵　（鄭國軒作。劉漢卿事。）
香囊　邵給諫作。〔張九成事。〕
雙紅　（紅綃、紅線事。）
節孝　馬瑞麟〔二七〕作。（陶潛、李密事。）
還帶　沈練川作。（裴晉公事。）

浣紗　梁伯龍作。〔范蠡事。〕
金丸　姚靜山作。（拋妝盒事。）
八義　徐叔回作。〔趙氏孤兒事。〕
金鎖　袁于令作。（竇娥事。）
西樓　袁于令作。〔于叔夜〕（事）。
四景
尋親　（周羽事。）
五福　鄭虛舟作。（韓忠獻事。）
金雀　（無名氏作。潘岳事。）〔二七〕
雙孝
焚香　王玉峯作。〔王魁、桂英事。〕
千祥
明珠　陸天池作。〔江采蘋事。〕
綵毫　屠赤水作。（李白事。）〔二九〕
牧羊　馬致遠作。〔蘇武〕「事」。〔三〇〕

金印　蘇復之作。〔蘇秦事。〕
葛衣　顧道行作。（劉孝標事。）
桃符　沈寧菴作。（包拯事。）
鮫綃　沈涅川作。（魏必簡事。）
紅梨　陽初子作。（〔趙汝洲〕事。）
種玉　汪昌期作。（何仲儒事。）
虎符　張靈虛作。（如姬事。）
夢磊　史叔考作。（文景昭事。）
鸞釵
雙雄　馮耳猶作。
玉環　（無名氏作。〔韋〕皋事。）
羅衫
紫簫　湯海若作。（李十郎事。）〔二八〕
麒麟
異夢

寶劍　李開先作。（林冲事。）
七國　（汪昌期作。）（孫、龐）
義俠　沈寧菴作。〔武松〕〔事〕。
玉簪　（高瑞南作。〔潘必正〕（事）。
合釵　吾邱瑞作。（明皇、太眞事。）
題門　（崔護事。）
殺狗　（徐㽔作。）
投梭　〔謝鯤〕事。
五倫　邱瓊山作。
紅梅　周夷玉作。（裴禹事。）
情郵　（吳石渠作。劉乾初事。）
瑞玉　（袁韞玉作。周忠介事。）
紫釵　湯海若作。〔紫簫改本。〕
蟠桃
吐絨

精忠　姚靜山作。〔岳〕〔武穆事。〕
南柯　湯海若作。〔淳于棼〕（事）。
雙忠　（姚茂良作。張巡、許遠事。）〔三〕
西園　吳石渠作。（張繼華事。）
黑鯉　劉司獄事。
曇花　屠赤水作。〔木清泰〕（事）。
東郭　（汪道昆作。）〔齊人妻妾事。〕
金花
投筆　邱瓊山作。
錦囊
銀瓶　沈壽卿作。
獅吼　汪昌期作。（陳慥事。）
懷香　（陸天池作。）〔賈氏韓壽事。〕
三元　沈壽卿作。馮商（事）。
露綬　單槎仙作。

衣珠
三桂
玉玦　鄭虛舟作。(鄭元和事。)
錦箋　周螺冠作。(梅玉、淑娘事。)
玉合　梅禹金作。許俊事。
題橋　陳濟之作。「司馬」相如事。
磚磔
埋劍　沈寧菴作。郭飛卿事。
義乳　顧道行作。李善事。
天書　汪吕期作。孫、龐事。
分柑　沈寧菴作。(彌子瑕事。)
分書　沈寧菴作。
珠串　沈寧菴作。崔郊事。
雙魚　沈寧菴作。符郎事。
博笑　沈寧菴作。(與十笑類。)

綵樓　(吕蒙正事。)
花園
驚鴻　吳叔華作。〔江采蘋〕(事)。
龍泉　沈壽卿作。
灌園　趙心雲作。〔法章〕(事)。
青樓
舉鼎　邱瓊山作。
竊符　張靈墟作。(卽虎符事。)
羅囊　邱瓊山作。
扊扅　張靈墟作。百里奚事。
十孝　沈寧菴作。(每事三折。)
大節　鄭虛舟作。
題紅　祝金粟作。韓夫人事。
玉麟　葉桐柏作。三蘇事。
四異　沈寧菴作。

合衫　沈寧菴作。（元劇公孫合汗衫事。）

祝髮　張靈墟作。

鴛衾　沈寧菴作。聞有是事。

斷髮　李開先作。

鑿井　沈寧菴作。

嬌紅　沈壽卿作。（申純事。）

結髮　沈寧菴作。

青蓮　戴金蟾作。李白事。〔三二〕

高士　汪昌期作。

彈鋏　車柅齊作。（馮驩事。）

二閣　汪昌期作。朱生事。

分鞋　沈湟川作。程君事。

藍橋　龍朱陵作。（裴航事。）

平播　張靈墟作。

量江　余聿雲作。樊若水事。

四豔　葉桐柏作。（分春、夏、秋、冬四事。）

奇節　沈寧菴作。

長生　汪昌期作。（呂純陽事。）

還魂　湯海若作。〔牡丹亭柳生。〕

同昇　汪昌期作。

紅蕖　沈寧菴作。鄭德璘事。

旗亭　鄭豹先作。董元卿事。

三祝　汪昌期作。范文正父子事〔三三〕。

金蓮　陳太乙作。三蘇事。〔三四〕

芍藥　鄭豹先作。（盧儲文事。）

忠節　錢海屋作。

韎鞈　戴金蟾作。

玉香　程叔子作。

五鼎　顧茂仁作。（主父偃事。）

雙烈　張午山〔三五〕作。韓蘄王事。

冬青　卜大荒作。（唐玉潛、林景曦事。）
四夢　車祝齊作。（高唐、南柯、邯鄲、蕉鹿四事。）
雙卿　葉桐柏作。
椒觴　顧茂儉作。「陳（元）亮事。」
修文　屠赤水作。（李賀事。）
蛟虎　黃伯羽作。「周孝侯事。」
投桃　汪昌期作。潘用中事。
存孤　陸無從作。李文姬事。
龍綃　黃說仲作。柳毅事。
奪解　秋閣居士。鬱輪袍事。
龍膏　楊夷白作。張無頗事。
雙環　鹿陽外史「作」。木蘭事。
遇仙　心一子作。董永事。
龍劍　吳長儒作。（平哼賊事。）
紈扇　謝九紫作。申伯淵事。
青瑣　沈澄川作。賈午事。
鋸語　兩宜居士作。（公子）重耳事。
青衫　顧道行作。（元稹、白居易事。）
春蕪　汪劍池作。宋玉事。
乞麾　卜大荒作。（杜牧之事。）
金魚　吳圖南作。韓君平事。
鸞鎞　葉桐柏作。（杜羔事。）
純孝　張同谷作。董黯事。
四喜　謝海門作。二宋事。
丹管　汪宗姬作。
紫環　陳太乙作。
狐裘　謝恩山作。孟嘗君事。
符節　章金庭作。汲黯事。
奇貨　胡全菴作。呂不韋事。
呼盧　金逍遙作。劉寄奴事。

錦帶　錫夷白作。余述事。

泰和　許時泉作。（每折一事。）

佩印　顧懷琳作。朱買臣事。

望雲　程叔子作。狄梁公事。

杖策　涵陽子作。鄧禹事。

綠綺　楊新吾作。（卓文君事。）

玉丸　朱萬山作。此君自況。

禁烟　盧鶴江作。（公子）重耳事。

分釵　張瀨賓作。伍生，二關事。

玉鐲　李玉田作。王順卿事。

妙相　金懷玉作。目連事。

畫鶯　趙心雲作。（章臺事。）

八更　金懷玉作。匡衡事。

指腹　沈希福作。賈雲華事。

霞箋　（翠眉娘事。）

藍田　龍渠翁作。楊雍伯事。

歌風　庚生子作。漢高祖事。

寶釵　金懷玉作。楊大中事。

玉魚　楊賓陽作。郭汾陽事。

摘星　金懷玉作。霍仲儒事。

合璧　王貞伯作。解大紳事。

桃花　金懷玉作。崔護事。

練囊　吳長儒作。章臺柳事。

合劍　秦華山人〔三六〕。李世民事。

四豪　〔戰國四君〕（事）。

臥冰　（王祥事。）

玉釵　陸江樓作。李元璧事。

紅絲

玉杵　楊星水作。裴航祚護事〔三七〕。

犀合　（唐伯亨事。）

靖虜　謝思山作。祖生事。
赤松　留侯事。
犀珮　胡全菴作。（符基事。）
綈袍　應侯事。
牡丹　朱春霖作。祝英台事。
箜篌　乩仙筆也。（盧、李二生事。）
完福　金懷玉作。王生事。
神鏡　呂天成作。
繡被　金懷玉作。王忳事。
江流
金縢　喬夢符作。
金臺　樂毅事。
菱花
張叶　古傳奇。

覓蓮　鄒海門作。（劉一春事。）
鑲環　藺相如事。
護龍　馮易亭作。疊陽子事。
蕉帕　（單槎仙作。）
白璧　黃庭儁作。張儀事。
四節　沈練川作。
三晉　胡全菴作。趙簡子事。
東牆
香裘　金懷玉作。江泌事。
鴛簪
五福　徐勉(之)事。
離魂　倩女事。
王煥　古傳奇
南樓

此書誤字纍纍，文又拙劣，然無名氏傳奇彙考、江都黃文暘曲目，多取材於此。蓋著錄戲曲之書，除元鍾醜齋錄鬼簿、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外，以此爲最古矣。內曲品三卷，鬱藍生撰；其新傳奇品五頁，則高奕所續成，此本誤編在中卷之下，下卷之上；卷末之新傳奇品，當入曲品下卷。鬱藍生與陳玉陽、葉桐柏同輩，乃明萬曆間人；奕已入國朝，新傳奇品序中自云『高奕爾音〔三〕甫』，傳奇彙考則云「『奕字太初』」，則『爾音』〔三〕其別字也。光緒戊申冬月，假此本手錄一過，並爲校補數處。海甯王國維書。

鬱藍生曲品三卷，搜羅頗富，評騭亦尙詳細，知其於此道堉有心得，非苟爲雌黃褒貶者。惟詞意淺俚，未能精緻透達，且譌字晦句，層出迭見，或係鈔胥者之誤。海寧王君先爲補校數處，予亦假鈔一過，又爲之改正數十字；尙有未能臆揣者，再待考正。至高奕所續之新傳奇品五頁，則移附於三卷之後。第奕旣爲小敍矣，而其所著之傳奇十四種，又自加評讚，則又何說？亦須考正，以釋其疑。宣統紀元己酉仲夏，吳下陳玉祥三儂識，時館京邸天祿西堂。

曲品二卷，前題『東海鬱藍生譔，琅琊方諸生閱』。傳奇品二卷，署『高奕晉音銓次』，揭陽曾蟄庵參議習經昔見於廠肆，手錄藏之，不知其爲誰氏本也。余按：沐伯明自晉南詞新譜載古今入譜詞曲傳劇總目，有呂棘津神鏡記。下注：『名天成，字勤之，別號鬱藍生，姚江人。著烟鬟閣傳奇十種。』與所序尾題『烟鬟閣』正合。方諸生乃王伯良驥德之別稱。呂序作於明萬曆庚戌，與伯良爲同時人。高奕又字爾音，則已入本朝矣。近海甯王靜庵學部國維譔曲錄，余告以前從曾蟄庵處鈔得此本，因假去校補數處，定爲三卷，以傳奇品爲中卷，而以誤列下卷之上高晉音之新傳奇品爲下卷。鬱藍生自序，明言倣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謝赫畫品例，各著論評，析爲上、下二卷，上卷品作舊傳奇及作新傳奇者，下卷品各傳奇，其未考姓氏者且以傳奇附，其不入格者擯不錄。上、下卷又各系小序，以神、妙、能具上、中、下諸品次之。今仍作二卷，還其舊觀，並以正靜庵之失。高晉音所編古人傳奇總目、新傳奇品，別爲傳奇品二卷，以古人傳奇總目爲上卷，新傳奇品爲下卷，亦庶與序言『但取現在所見聞者記之』之語合焉。晉音傳奇品，取之明人及國初作者，蓋檢笥中所藏傳奇數百種，考其姓氏，細加評定，識以一二語，非有心去取也。故於吳梅村僅取秣陵春一種，而通天台、臨春閣二種未載。余爲補之。至吳石渠之五種，舊知爲綠牡丹、療妬羹、畫中人、情郵記、西園記，今晉音新傳奇品有石渠之花筵賺、鴛鴦棒、倩畫圖、勘皮靴、夢花酣，覈其名義，花筵賺疑卽綠牡丹之一作；以下諸名，兩兩相比，義無不合。或以此爲范文若譔，與靜庵

曲錄直指吾音隸入石渠爲誤，似未知古人一書兩名及兩人共譔一書，疑以傳疑，因兩著姓氏之例，故余一仍其舊，而稍參鄙說於此〔四〇〕。靜庵謂爲吾音續成此品，其說亦非也。吾音復以自著傳奇十四種攙入，且加評語，余友元和陳三儂疑之。余謂：此是國初人習氣，如王丹麓今世說列入己事，言之津津，有似他人稱賞之語，了不爲怪，其於吾音何尤？二書俱無刻本，文詞謇澀，略有譌脫，因稍加諟正，刊之以附余彙刻傳奇後，使海內達者知靜庵曲錄亦有所自更，冀鬱藍生之姓氏漸箸於士大夫之口，故樂爲擁彗遲其遐躅也。宣統二年太歲在庚戌孟夏月朔，貴池劉世珩識於京邸一印一硯廬。

新傳奇品校勘記

〔一〕暖紅室本、吳梅校本均無『新』字。

〔二〕『歌泣』，清河郡本作『哭笑』。

〔三〕『旨』，曲苑本作『音』，誤。

〔四〕『評定』，清河郡本作『品定』。

〔五〕暖紅室本此卷首題『傳奇品卷下』，『彙刻傳奇附刊第三種』。『山陰高奕晉音氏』，『新傳奇品』；『夢鳳樓、暖紅室刊校』。吳梅校本同。曲苑及清河郡本止題『新傳奇品』。

〔六〕『本』，清河郡本及曲苑本均作『種』。

〔七〕清河郡本及曲苑本均作『一本，秣陵春』。

〔八〕『吳江人，即詞隱先生』，清河郡本作『吳江人，詞隱生』；『廿一本』，清河郡本作『十七本』；

〔九〕此行清河郡本空。

〔一〇〕以上兩行，除清河郡本外，均缺。

〔一一〕『劍嘯閣』三字，清河郡本有，它本缺。後『西樓記』等一行，清河郡本空。

〔一二〕『吳縣人』三字，清河郡本缺。

〔一三〕各本俱作『三十二本』，但均著錄三十本。清河郡本作『三十一種』，著錄在洛陽橋下多虎丘山一種；又於永團圓旁有墨筆小註一行，云：『此與李意中緣，爲李笠翁一種曲。』又於意中緣旁註云：『此六十種曲之一。』均似後人所添，疑字句亦有誤。

〔一四〕『墨憨齋』三字，獨清河郡本有。

〔一五〕『撾』字，清河郡本作『鼓』，曲苑本作『歌』。

〔一六〕『綺麗』，清河郡本作『靡麗』。

〔一七〕『十四本』，清河郡本作『十三本』，但目仍列十四種。

〔一八〕清河郡本美人香列在蜃中樓下。

〔一九〕清河郡本小蓬萊在石點頭下。

〔二〇〕『吳縣人』三字，曲苑本缺。

〔二一〕暖紅室本此卷首題(1)『傳奇品卷上』，(2)『彙刻傳奇附刊第三種』，(3)『山陰高奕晉音氏』，(4)『夢鳳樓、暖紅室刊校』，(5)『古人傳奇總目』。吳梅校本無(2)，(4)改題『長洲吳梅校』。曲苑本及清河郡本止題『曲品卷中』『古人傳奇總目』。

〔二二〕凡清河郡本原無，後以朱筆添註者，加〔　〕號以識別。下倣此。

〔一三〕『張靈墟』，從清河郡本。它本均作『張靈虛』。

〔一四〕凡曲苑、清河郡本所無，加（　）號以識別。下倣此。

〔一五〕曲苑、清河郡本作『柯丹丘作』。

〔一六〕『馬瑞蘭』，清河郡本作『馬瑞南』。

〔一七〕曲苑、清河郡兩本均作『山濤』。

〔一八〕同上兩本均作『李益』。

〔一九〕曲苑本作『李白』，清河郡本作『李太白』。

〔二〇〕清河郡本獨無的字，用「　」號來識別。下倣此。

〔二一〕清河郡本作『張、許事』。

〔二二〕同上作『紀太白事』。

〔二三〕同上作『范文正事』。曲苑本無。

〔二四〕同上作『撫三蘇事』。

〔二五〕『張午山』，清河郡本『午』字朱筆改。原及各本均誤作『屏』。

〔二六〕『人』字從清河郡本。它本皆作『民』，誤。

〔二七〕從清河郡本。它本均作『裴航事』。

〔三八〕〔三九〕 按：今各本均不見『爾音』字樣，而作『晉音』，『爾音』當是誤筆。

〔四〇〕 據清河郡本，劉氏此說已完全不能成立。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六

定價 一元二角

編校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北京王府大街六十四號

出版者 中國戲劇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九六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集共十八萬四千字印五千册

白報紙大三十二開九又十六分之三印張


贈书

统一书號：10029·400

定　　價：1.20 元